

逃刑傳

第三集

說 逃 刑 傳 著 羽 香 香



MLJ.
I246.58

12

徐
春
羽
著

小武俠
說

逃

刑

傳

三
集

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



3 2285 9726 0

武俠
長篇

逃刑傳三集目錄

續第八回

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

第九回

走滄州一客首途 入撫衙二賊偷印

第十回

殺貪官使客除奸 誅惡霸英雄結義

第十一回

周大成大鬧金友居 曹小芳夜探禮王府

第十二回

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武俠
長篇

逃刑傳

(第三集)

徐春羽撰

續第八回

汶上縣一令施威

黑風崗雙雄除虎

先由亂石
上下不結

逃刑傳

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溝幫子上面，站着三五個人，手裏都拿着鋼叉鐵斧之類，許宏知道這一定是村裏放哨瞭望的，便急向上面一拱手道，諸位不要動手，在下姓許，便是縣裏派俺來，夾馬溝，幫同捕捉大虫的，不知這裏可不是，夾馬溝，便煩指引這個，上面幾個聽了，慌忙還禮不迭道，原來上差老爺，恕俺等有眼不識之罪，說着用手往身後一指道，這溝的北面，有一條碎石小道，可以走上溝來，這前面非走過三里路遠近，無路上來，請老爺們多繞兩步，便從這後面上來吧，許宏道也好，於是大家又繞道溝的後面，果然有一條碎石小道，不過底下有草，上面有樹，若不是有人說破也就難上得很，大家循路上來，裏面只有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，走路有些不方便，刁鳳便一手扶了索老頭兒，一手挽了賈明，走了上來，到了上面，只見平坦坦一片大地，上面有不少的小房子，這時那幾個人早已走了過來，迎着許宏又是一禮道，爲了俺這村裏事，却連累了諸老爺們吃苦，這時大家離得近，刁鳳一眼望道，咦這不是唐二哥嗎，唐二也一詫異道，原來是刁二爺，怎的也得到此處，自從那天二爺走了之後，俺這裏便出了這個禍害，原

本打算去找二爺幫忙誰知道了崗上，聽說大爺和二爺爲了什麼事，都吃官拿了去了，俺等也曾設坑拿了那畜生幾次，誰知那畜乖覺，幾次被捉，都吃他掙紮走了，還傷幾個人，這兩天來益發的不妙了，許宏道，難道這兩天還有什麼不安靜嗎，唐二點點頭望了許宏一眼，欲說又止住了，許宏道，怎的欲言又不言的，却是爲了何事唐二陪着笑道，原沒什麼，不過這兩天的確又有些增加不安靜了些，許宏見他不肯說，也就不再問了，便叫唐二在前引路，走了又有里許，才看見一片大莊子，唐二向許宏道，前面便是秦樓，等俺進去找他們爲首的去，唐二正待往裏走却從裏邊跑出幾個人來，愁眉苦臉的向唐二道，你怎麼不去看守你自己的地方，跑回則甚，這時他們又正在發脾氣呢，要說早，你這就進去，豈不是自尋霉氣，唐二急忙向那使個眼色道，俺比你理會得，這是縣裏的老爺，來幫俺這裏捕捉大虫的，你自去幹你的，俺要見秦莊主，不知可在裏面，說着向許宏一笑道，老爺們請吧，許宏心裏老大懷疑，便隨唐二進來，却聽背後那大漢隱隱說道，老爺，老爺不來還多活幾天，老爺越來得多，這個村子完得越快些……許宏心裏益發懷疑，只見正面是正房五間，屋裏隱隱有人說話，只聽一個說道，姓秦的你又不是糊塗傻子，俺等雖說奉了堂諭，來替你門捕捉大虫的，但是你也該心裏明白一點，你們與大虫沾親，俺們也不和老虎帶故，你怕大虫，難道俺就不怕大虫，俺們的命就是鹽換來

的。俺這弟兄剛剛和你說了一句玩話，你怎麼便拿什麼老爺壓起俺們來了，他不錯是官的，難道俺們便不是個吏嗎，出的那城圈子恐怕還由不了他哩，又聽一個說道，老大偏你有這些閒話和他講，俺現在決定準備回去報告太爺，就說連來二日，並不會見着虎的蹤跡，全是他們鄰里一片謠言，故意攪擾公堂，淆亂聽聞的，看太爺怎生發落便了，又聽一個說道，二位太爺休得這樣急燥，他們是粗魯人，不會講話，難免有得罪老爺去處，二位有話儘可向老漢講，老漢自有好意報答老爺們……許宏聽到這裏，已然聽出八九，便向唐二道，什麼人在屋裏吵嚷，便煩通知一聲，說俺許某來了，唐二知許宏和他們是一道的，那裏還追慢，急忙進去向那兩個一打橫道，回老爺，縣裏許老爺也來了，……一句未完，臉上早生生的挨了一個嘴巴子，只聽他破口罵道，俺把你們這般賊胚子，俺又不曾吃怕了你，要你這來騙俺，俺還不認得一個這樣狗生的姓許的哩，說着一腿又到，那唐二才待叫喊時候，外面早躡進一個人來，左手一托手腕，用右手一躡，這位老爺連看不曾看清楚就躺在地下，那個剛往前一跳，仗着眼神好，看出打人的是許宏，趕緊把舉起來的那隻手，換了一個地方，落了下來，上前深深就是一安，許宏照定他臉上一看，吓的就是一口，唾道，俺當是什麼了不得的英雄，背地叫罵與俺，原來是你這兩個不值價的奴才，說道這裏，向外面點手叫道，刁二弟進來，也該弟兄出這口惡氣了，

刁鳳應聲進來，兩個一見爬起便要逃跑，早被刁鳳一脚踢翻一個，那個被許宏摔倒的，便躺在地下不肯起來，刁鳳一聲怒叱道，狗奴才俺倒不想在這裏又會遇見你們，你那賤樣子都那裏去了，怎的不施展出來，俺就見不得你這鬼一般的人，說着拳頭便和雨點一般的打將下來，旁邊衆人一時都楞住了，也不知是上前去勸的好，還是不勸好，就在這一耽擱，那兩個早已殺豬般的喊叫起來，到底是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，惟恐其鬧出事來，大家都不便當，便向前攔住道，老二，打兩下出出氣也就是了，難道你還真要命不成，快放起他來好講話，刁鳳把手撒開，心裏依然是怒氣不息，便向許宏道，方才你不是說，「王剝皮」，已然把他們革了嗎，怎的又跑到這裏來害人，許宏陡的想起，知縣確是當着自己革的，怎麼一時又跑到這裏來詭詐，猛的醒悟，道，是了，遂向他兩個道，你們既是奉了縣裏差委來的，那們你可以不可以把你們證件拿出來看看哩，原來這兩個，正是趙泰，王平，在「黑風崗」因為調戲周柱頭的媳婦，被刁鳳把他們趕跑，回去見了王剝皮，就認得不明白事，便和師爺一商量，把刁家兄弟一索拿官裏，在王趙兩個心裏，一則可以弄幾個外水，二則可以出出這口氣，誰知正在興高彩烈之際，半途上却撞出一個許宏來，無緣無故，把一件好事弄壞，偏偏知縣又聽了許宏的話，命刁家兄弟前去打虎贖罪，兩個一想，正要辭差不幹，知縣早把他們兩個革了，兩個本是無惡不作

的人，私下一計議，便商量趁着許宏他們幾個沒到，先去榨一點油水，然後再去想他的法子，於是兩個便計議好了，一同到了秦樓，見了秦文祺，便假充知縣派他們去捉虎的，秦文祺自是好生款待，在酒席之間便向他要怎樣捉虎之策，兩個一路支吾着，一路便暗向秦文祺透過口風去，於是索酒要菜之外，還掖了他們兩個幾兩，這兩個吃出甜頭，第二天便又說許多條件來，那秦文祺外邊既要防禦虎患，裏面又添了兩狼似的心病，反悔自己不該到官裏來求助，越發弄的自己轉不開身，正在不可開交之時，忽然許宏趕到，進門就將刁鳳叫了進來，大打之後，這才問他有什麼憑據，這兩個原是假的，那裏有什麼憑據，剛一支吾，早吃刁鳳一邊一個扇了兩個嘴巴，倒是許宏上前攔住道：「老弟不必如此，既是他說奉了縣官所差，那再好不過，今天夜晚，便叫他兩個隨同大家前去捉虎，他兩個既奉了縣官之命到此替人民除害，這件事當然是不會推辭的了，刁鳳道：都頭這話說的是，這時王趙兩個那還敢有半句支吾，便連連點頭應了，許宏又向秦文祺說明自己來意，秦文祺才知道先來却是假官差，雖然有些着惱，看見許宏已有相當處治，便不好再說什麼，便向許宏說了幾句應酬話，這時外面有人進來說，外面又來了一個姓刁的，許宏知道刁龍到了，便叫他們讓了進去，只見刁龍肩上手裏都是些打獵的用具，見了許宏道：他們敢是來了好一陣了，計劃得怎樣了，許宏道：俺們也正要等你來大家

商量個主意哩，大家坐定，吃過酒飯，天氣差不多便快要黑下來了，大家才商量怎樣埋伏捉拿之法，刁鳳向秦文祺道：俺先向秦莊主說一句，這虎是不是每天出來，秦文祺道：每天必定出來，刁鳳又道每天什麼時候，可有人看見是一個是兩個，什麼顏色皮毛，是大是小，秦文祺道：據他們放哨的人說，每天在戌時前後出現，看只見一個，顏色却不曾看得清楚，據他們看見就是一個，但是在白天看那足跡，却不相一個，大小依稀看見，彷彿像水牛般大小，兀自兇猛的很，刁鳳笑了笑道：那麼他每次出來的時候怎樣進溝，你們怎樣設備，他見了人有點怕的意思沒有，秦文祺道：他來的時候總是先起一陣怪風，然後便直越入溝，俺這裏也無非是撓下陷坑，設下鐵網，偏是那畜生十分乖覺，却從不曾着過一回道兒，見了人便像貓兒聞着腥物一樣，喜還喜歡不迭，那裏還怕人，這畜生端的十分兇猛哩，刁鳳道：既待如是，俺想還須借重你們這裏弟兄相助一二，秦文祺道，你老這說實在太謙了，俺這一村裏的人，那一個不知你老的本事，誰又不盼望你老能夠替俺這個村裏除去大害，如有用着大家時候，祇管吩咐一句，俺敢替衆人答應下來，刁鳳道，如此就好辦了，俺想這事出去俺家弟兄之外，這裏未必有精於此道的，不過因爲久不幹這營生便生疏了，俺也不敢自己托大，這件事讓俺和俺哥哥去做，還要求諸位相助一肩才好，少時等到天交酉正，俺們便四下出發，這裏用兩個地理熟習的

，在前面當一個引導，那裏是虎的來路，那裏是虎的去路，那裏可以藏身，那裏可以防險，這就非求助力不可了，等俺弟兄埋伏既畢，大家便急速退去，聽俺弟兄吹起響哨，大家便多預備纏綁之類，大聲敲動，一齊吶喊，俺弟兄便好安心動手了，如果有人願意看個熱鬧，可以找大樹或是土山後面，藏住身軀，千萬不要出聲，或是移動，不的時候，倘若出了舛錯，俺却救顧不了，話已說明，天也差不多就到時候了，大家就可以預備了，大家齊聲答應，索老頭兒道，像你們這樣擺佈勁兒，俺大概去不成了吧，刁鳳說道，要依俺說時，還是以不去的爲是，一則你老這個年紀，倘若有個一差二錯，就是碰傷了你老一根汗毛，俺也對你老不起……話尙未完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，俺弟兄兩個願意保護他老人家前去，以便撫個羞臉兒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原來正是趙泰王平，刁鳳迎面就啐了一口道，快閉了你那鳥嘴，你大概還覺得是誰在希罕你哩，許宏忙攔住道，二弟不要攔他，待俺來問他一問，不然把這樣一個人還正沒有地方安置，他要去也好，等到回來，再想旁的辦法把他轟去也就是了，真格的，誰替他嘔這氣，說着便向他兩個道：你兩個既是願意隨去，須要死而不怨哪，兩個沒口子的答應了，秦文祺看看時計已然到了，便領了衆人來到莊外，刁鳳便向幾個莊家人道：這虎每天是不是從這裏經過，莊家人答道：是這裏，刁鳳便向刁龍道：哥哥，你我弟兄，一個伏在東，一個伏在西，他們大家便

隨他們自己去隱藏，你我把住道邊，倘若這畜生從南邊過來，是偏着西，俺便在東邊拿刀鏢打，倘若是從北邊偏着東來，哥哥，就拿刀鏢打，他若回頭就跑，你我便在後面平排往前去趕，總之你我兩個分作兩邊，一虛一實，總讓他顧一邊不能顧兩邊，那時或者能夠估據上風，又向衆人說道：你們看熱鬧，最好在俺弟兄的北面，找一個能夠藏身的地方，不然的時候倘或出了差子，俺弟兄却顧不了許多，說着吹動哨角，往前走，大家也都找到自己地方，便一個個都藏好了，秦文禛自回莊去，這時也就是六月初旬天氣，沿着溝幫滿是青草，溝裏還有未乾的雨水，被星光照着，清碧碧的很有一番風味，刁鳳把身上的東西從新又緊了一緊，便慢慢的往溝的西邊走來，只見一片平陽，全無人跡，除却有幾座墳墓，還有些斷碑殘碣，自己便找一塊較大的碣石，把身子藏好，這時天氣已有亥出時分，自己連連跑了兩日，身體未免有些疲倦，坐在地下，原想少微養一養神，再預備和虎廝鬥，誰知剛一合眼，就覺得有一陣狂風吹過，不由得一機靈，用鼻一聞，風中果然有些腥味，心知是那話兒來了，忙把斧頭擎在手內，正待往外張看，只聽在刁龍那邊，胡哨已然吹起，心說難道他那邊也聞見了，自己便也吹動胡哨，應了一聲，就在這一聲胡哨未完的時候，只見遠遠的有兩股綠光從前面直射過來，刁鳳忙把鋼斧一背，身子忙又藏在碣後，偷偷往前面一看，這時那虎距離石碣已近，格外看得明白，約

摸總有水牛般大小，一步一嗅的慢慢的踱了過來，刁鳳看他業已臨近，忙將刀鏢摸出一隻，對准虎跟腿的就是一鏢，那虎却十分乖覺，看見鏢到，吼一聲把身子向前一縱，那鏢從虎背上打了過去，已是空了，刁鳳看了，不由起火，隨手又是一鏢，向虎腹打去，隨着自己一挺身子縱了出來，迎頭就是一斧，那虎猛的把身子往後一挫，足足退下去有六七尺，先聽噹啷一聲，鏢刀落地，一個坐勢，雙足向起一躍，離地足有八尺，竟向刁鳳頭上撲來，刁鳳一斜身，虎足落空，進步在虎尾巴股上就是一斧，那虎向後一蹲，斧子落空砍在地下，急忙再撤回斧子時，那虎早掉過頭去，向刁鳳就是一尾巴抽來，刁鳳噯呀一聲，竟被虎尾抽倒在地，那虎見刁鳳倒在地下，却不急就過來，反而退回去有十幾步，把眼睛瞪得和盞燈相似，嘴裏不住嗚嗚着，一修尾巴在後面把地下石子抽得飛起多高，待了足有一盞茶時，見刁鳳依然不動，方猛的吼了一聲，跳起足有丈數多高，脚一落地尾巴一攪，搶上去向刁鳳胸間就是一爪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那虎爪離刁鳳胸口不到三尺遠近，只聽嗤的一聲，刁鳳雙脚一併，陡的向後一撤，平空裏蹿出一丈，趁虎前爪落空，方一仰項之際，抖手就是一鏢，噶聲着，碰的聲正中虎項，虎一負痛，盡力向前一撲，刁鳳趁這個時候，往前一迎，立手裏鋼斧，當胸就豁，實落落的扎入皮裏，只聽虎一聲慘叫，又跳起五六尺，方才摔倒在地，刁鳳上前看時，那虎已直挺挺

倒在地下，刁鳳還不敢就那樣過去，又把斧頭向前攙兩攙，見那只是不動，方敢過去，到虎身上取那鏢時，已不知落在那裏去了，借着星光一看，這虎躺在地下足有七八尺長，伸一伸舌頭道了聲慚愧道，俺今天若不是弄些狡猾，恐怕這樣時間，許捉不了這個畜生，原來刁鳳平時打虎，全仗手裏斧頭，見面只消三五斧，便可了賬，今天見這虎較平常見的虎又壯又大，見面之後，見他又兇又狠，便不敢使用往日的法子，便用了一個，捨身吃肉，的着兒，才把這虎了結，遂在虎皮上把斧頭抹了兩抹，剛一轉身，只聽西邊溝上一聲慘叫，接着哭喊之聲，成了一片，刁鳳一聽，猛的心頭一動道，不好，方才明明說好，兩邊互相接應，怎麼吹了一聲胡哨之後，始終未見有人過來，俺在這裏廝併了這半天，難道他們便連一點都不知道，這幸虧是了結了那畜生，不的時候，豈不要大吃其苦，却怎的他那邊反倒廝喊起來了，且待俺上前去看個動靜，想到這裏，便提了斧頭，準備好鏢刀，一口氣，從溝東直越溝西，再用耳朵一聽，那聲音益發嘈雜了，哭喊之聲更大，自己急忙兩躡身跑到臨近，只見地上拋着些火把燈燭之類，借着光亮，只見許宏正舉了一把單刀和一隻水牛般的大虎在那遮遮掩掩，看那神氣，已是力盡筋疲，那虎却一步一步往前進步，嘴裏也不住的嗚嗚着吼叫，刁鳳看到這裏，明知事有蹊蹺，趁那虎正往前趕人不顧後面的時候，對定虎尾抖手就是一鏢，正中後跨，那虎知道後面有

人暗算，便捨了許宏，竄出去又轉回來，尾巴一攪，向刁鳳撲來，這時許宏已然看見刁鳳，使喊一聲道：「二爺留心，這東西端的了得，這邊倒有好幾個人吃他的傷了，」刁鳳未及回話，那虎已到，刁鳳往旁邊一縱，那虎前爪落空，趁勢一斧砍向腰裏，恰好那虎往外一滾，吃他躲過，打算進步再加一斧，已是不及，那虎早已滾起，吼一聲，猛向刁鳳就撲，刁鳳把身勢一收，就地便躺，那虎用力太猛，早從刁鳳身上過去，腳踏實地，方一回頭，刁鳳一鏢，早向虎眼打去，那虎正是個回勢，躲閃不及，正中左眼，一聲慘叫，跳起足有兩丈高，跌在地下，一陣亂滾，把地滾了足有三五尺深的大坑，然後方直挺挺的死了，刁鳳才待向前問許宏怎的到此，只聽許宏一聲驚呼道：「二爺，快回身，刁鳳急忙往前一縱，跳出足有五七尺遠近，然後才扭轉身來看時，原來離自己不到兩丈地，又來了一隻黑皮色的虎，嘴裏却血淋淋的啣着一條人腿，竟往自己這邊跑來，又聽許宏在後喊道：「二爺，可了不得，這就是家大爺方才追下去的那隻虎，怎的他傷了人又跑回來了呢，刁鳳一聽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心知刁龍凶多吉少，便忙把左手的斧交給右手，左手從鏢囊裏頭取出三隻刀鏢，趁那虎正往前進，猛的一探身，照定虎眼又是一鏢，這虎十分乖覺，看見鏢已臨近，把嘴裏啣的一隻人腿，撇出好遠，又把身子往旁邊只一閃，噹哪一聲，鏢已落地，刁鳳更不怠慢，看見頭鏢未中，跟手二鏢就照虎腹打去

，看看鏢已臨近，那虎把尾巴只一幌，一個跳躍，鏢又落空，刁鳳一進步，抖手向虎項又是一鏢，跟身近去又是一斧，向虎頭劈下，那虎左爪伏地，右爪屈起，那隻鏢又是噹一聲，跟着腰兒一伏，後腿一蹬，足足退下有十幾步，那斧早已砍空，加之刁鳳用力太猛，險些吃一前栽，正待換步時候，那虎猛的向前一撲，刁鳳未曾防備，斧杆早已挫成兩截。刁鳳見勢不好，急忙雙足一迸，倒退出一丈多遠，然後才抹回身來向北跑去，看前面有一個很大礮石，自己趕緊兩縱身，隱入礮後，那虎追到此地，忽然見不着人，便在那裏狂吼兩聲，正待轉去，只聽空通一響，石礮倒地，從裏面又落出人來，那虎一見大喜，急忙把尾攪了兩攪，一坐屁股，猛的向前撲來，刁鳳見勢不好，急忙向後擰身一縱，跳出有五七步遠，再向正面看時，只見那虎早已把那個撲倒，一面嗚嗚作響，向那人項下就是一口，刁鳳喊聲不好，忽的想起身上帶的藥弩，急忙掏出，對准虎肚打下，那虎只顧撕擰那人，一箭正中腰跨，吼一聲撒下那人，竟奔刁鳳而來，刁鳳手裏一些東西全無，喊一聲不好，抹頭便跑，雖是練過功夫的人，但是因為足足跑了有多半夜了，究竟腳力透軟，再想這虎，明明中了藥弩，却依然這樣兇猛，着實可怕，一看前面恰好是一片樹林，仗着自己的竄越的功夫，或者能夠上樹逃險，想到這裏，便脚下用力，急往前進，看看離樹林也不過還有丈數來地，打算用力一挺身，就可以竄進樹林，誰

知脚上才一用力，便覺腿下一軟，連說不好都沒有功夫，就掉在裏面，那虎收腳不住，也翻身落阱，原來正是鄉裏人預備的捉虎的陷阱。自從設玄陷坑以來，從也未嘗有一個虎落下去，不想刁鳳今天誤觸機關，掉在裏面，幸喜坑裏頗深，坑底又小，刁鳳掉在底下，那虎却橫在上面，原是那虎受毒已深，所以橫在上面，一動也不動，刁鳳一則不知老虎在上面是死是活，二則他一摸坑的四面，全是倒鬚鐵鈎，幸而方才是直着掉下來，不然自己也難免被鈎所傷，坑裏又深，離人又遠，恐怕喊也不會聽見，只好在裏靜候大家找來。許宏看了刁鳳被虎追了下去，心裏十分着急，便提了刀一逕追了下來，正走之間，碰見了三五個大漢，手裏都拿了斧頭鈎鎗之類，許宏便邀了他們，一同趕去，先前還看見刁鳳的影子，這時連個影子也不見了，心裏不由急燥，向那幾個莊家人道，這裏還通什麼去處，莊家人道，這裏已是夾馬溝盡頭處，再往那邊去，便是落鳳灣了，許宏一聽大大吃了一驚，心裏尋思道，難道刁鳳真格犯了地名不成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心裏突突亂跳，正在沒作理會處，只見前面有跑來兩個莊家人，一見許宏齊聲喊道：「大老爺可了不得了，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，八成是完了，」許宏一聽，果不出自己所料，心裏不由慘然下淚，便忙問道：「你是怎生知道，」那家人道：「方才俺們兩個，從那邊經過，不想腿碰着一個東西，打開亮子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原來就是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，動也

不動，躺在地下，是俺再一看時，原來在頸項之上，被虎咬傷一個大洞，皮肉僅僅相連，一條大腿，已然不知去向，流了一地都是血，老爺你看這不是被虎咬傷了嗎？」許宏心裏一想十分難過，這弟兄兩個，全是自己約出，一個受重傷，不知生死，一個已然死於虎口，總怪自己不好，不該多此一舉，不然的時候，這兩個絕不至就弄到這個地步，倒是自己多事害了他們，想到這裏，也就無法，正要同那莊家人去看刁鳳的死尸，只見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道，許老太爺大事不好了，你老同來的那個老爺，掉在陷坑，被大虫壓在上頭了，許宏一聽，不由就是一楞，急忙問道你看的可真，那個莊家人道，小的怎敢說謊，小的看得確是千真萬真，一點也不會錯的，許宏向先前那個人道，你們看的可真嗎，那兩個莊家人道，怎的不真，小的再也不會看錯，許宏道，這到奇了，那裏會有兩個被虎傷了的呢，既是如此說，待俺先看了這有生氣的再說，隨了這幾個人，一同來到坑口，打着亮子往下一看，果然是一條黑虎倒在裏面，再往下細一看時，誰道不是刁鳳窩在下面，便趕緊從莊家人手裏拿過一根棍子來，在那虎身上戳了兩戳，看那虎一動不動，才知那虎已然死了，便把鉤杆放了下去，大家先把那虎搭起，然後許宏才向坑裏喊道，二爺，二爺，俺許宏在這裏，莊家人也幫着喊，半日只不見刁鳳一些生氣，許宏便叫一個莊家人下去，用手摸了一摸，身上依然滾熱，就是氣息有些微了，便招了一個

同伴下去，才把刁鳳從裏面抬了上來，許宏把他臉腿窩好，幫着撇叫，又一時，才聽刁鳳出了聲氣，慢慢的把眼也睜開了，見了許宏道聲慚愧道，都頭難爲你了，俺的哥哥現在什麼地方，請你替俺把他找來，許宏道，你是累過勁了，待俺扶你走幾步，去找大爺便了，說着許宏架着刁鳳左手，兩個莊家人架着刁鳳右手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忽的一個莊家人道，老爺不看前面那塊空場嗎，同你老一路來的那位老爺便死在那裏了，一言未了，只聽刁鳳呀的一聲，平空栽了下去，原來刁鳳聽那莊家人的話，以爲刁龍此時已經被虎害了，因此一急，竟至暈絕過去，許宏跟莊家人赶忙控叫，刁鳳甦醒過來，放聲大哭，許宏急忙攔住道，二爺且慢着急，先到那裏看看再說，刁鳳忍着眼淚，跟隨許宏一同來到那個地方，遠遠的果然看見血肉狼藉在那裏躺着一個人，許宏急忙從莊家人手裏取過一個燈籠來，仔細一照，見那尸身躺在血泊之中，果然頸項之上挨了一口，僅僅有些皮肉相連，但是細看却不是刁龍，刁龍穿的是藍衣裳，這個却是白衣裳，刁龍身體長，足有七尺，這個人不過四尺，刁龍穿的是酒鞋，這個人却穿的是快靴，再一細看，正是那冒充官役的趙泰，渾身血污，若不是認清這衣服，簡直真分辨不出來，許宏既已看清，便回頭向刁鳳道，二爺不要着急了，這個並不是大爺，原來是趙泰被虎傷在此地，刁鳳聽了心裏才放下一塊石頭，又臨近看了一眼，心裏不由慨然，不住的把頭點了幾點，許宏

不知什麼意思，便忙問道，二爺難道對於他還有什麼過不去嗎，刁鳳嘆了一口氣道，都頭那裏知道，這廝雖是死在虎口，却是情屈命不屈，也不知這前生和俺結了什麼冤仇，與俺那樣苦苦作對，方才俺被虎追了下來，好容易找着一塊碣石，正要藏在那裏，誰知那廝意狠心毒，竟把石頭推倒，他以為俺在他的前面，定然被虎所撲，虧了俺跳得快，才得免於虎口，誰想他却替俺死了，你道這豈不是上天不佑嗎，許宏聽了道，原來如此，這廝果然是情屈命不屈了，但是，還有那個王平呢，刁鳳道，那廝還不乘亂逃走了，且不管他，先把來的人齊一齊再說，當時一吹哨子，大家全都聞聲跑來，刁鳳和許宏一點，餘人全在，只見王平，索老頭兒，賈明，刁龍四個，刁鳳道，你們大家放心好了，這虎大概全已喪命，且去把三隻死虎和那受傷的那個趙泰，一併抬進莊裏，俺和許都頭裏面等你們，大家答應，分頭自去，刁鳳向許宏道，怎的這索老頭兒和賈明都不見了，難道這裏面又出了什麼蹊蹺之事，許宏道，且到莊裏再說，當下兩個一同走進莊裏，只見大庭之上，明燭高燒，秦文琪李宗義之外，端端正正坐着三個人，刁鳳一見真是喜出望外，原來正是刁龍賈明索老頭兒三個，一見兩個人進來，便都起身道賀，刁鳳詫異向刁龍道，哥哥原不曾受傷，倒把俺大大吓一跳，刁龍道，二弟，你快謝秦莊主吧，若不是秦莊主捨死救俺，這命早已完了，刁鳳驚問所以，刁龍道，這都是慈心生禍害，那個

萬惡的王平，俺這條命差一點送在他手，只因俺正在尋哨之際，忽聞一陣腥風，忙將胡哨吹起，只聽你那邊應了兩聲，却不見你有什麼動靜，俺隱在石後，等那畜生過去，在他尾後就是一斧，誰知那畜生十分乖覺，不等俺斧到，他便往前一縱，俺一斧已空，正待取勢打鏢，那畜生倒咆哮先到，俺劈頭一斧，那畜生往旁一閃，趁斧頭落空，就勢在斧杆一爪，斧杆便弄折了，俺便向後撤身，往斜岔裏跑去，那畜生却在後面連嘯帶追，俺只急你那時到那裏去了，怎的也不來接應一下，刁鳳道，原來如此，這就難怪了，哥哥怪俺不過來，俺還怪哥哥怎樣不過去哩，那時俺那裏也是出了差子，刁龍道，原來你那裏也遇見大虫了，俺那時被那畜生追得無路，恰好那裏有一棵大樹，便緊跑兩步，縱了上去，誰知才挨着，樹上早有一個人喊道，姓刁的你也有今天嗎，當着俺頭就是一鐵尺，趁那時一躲上面，底下便再逃不過去，只得往上硬撞，腳鉤住樹幹，俺使手一分鐵尺，趁勢往下一送，那厮吃不住勁，便從上面掉了下來，你道這厮是誰，就是那累次要害俺弟兄的那個王平，這時那個黑虎已然趕到，他雖然乖覺，却未曾看清掉下來的是誰，他便上前用爪一蹬他的胸脯，照定那左腿就是一口，竟把一隻左腿咬下來了，一路嗚嗚着跑了，只聽王平一聲慘叫，早已暈了過去，俺才跳下樹來，正要往前再看動靜時，索老哥和賈小哥也慌慌張張的趕到了，一見這樣兇險，便勸俺暫且回莊，再作道理，因此俺回

來了，刁鳳一聽這才明白，又把自己怎樣力除三虎，怎樣遭險，說了一遍，大家都咋舌不已。這時莊人已把三條死老虎和趙泰死屍抬到，內中只不見王平的尸身，大家也不在意，第二日，許宏便帶了刁家兄弟要走，秦文琪還待留住幾天，許宏說起自己之來，原是激於義憤，並不是奉官，倘若知府問了下來，就不好回復上去了，秦文琪又送了許多東西，然後才送他們回去，王剝皮見刁氏兄弟把虎果然除了，心裏也是一驚，便假要留刁氏兄弟在縣裏當份差事，兩個再三辭了，又怕他再來尋事，便商量黑風崗的人一齊都搬到，夾馬溝去住，夾馬溝的人自是十分的歡迎，並把地名改作打虎溝，和許宏仍是不時來往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走滄洲一客首途 入撫衙二賊偷印

左吉丁立和金威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又忙着重新相見過，刁鳳問起許宏，如何會到此處，許宏便把如何惡了府裏，怎樣被監，大家怎樣把他救了出來，如何結識了華二當家，現在如何要到「黑風崗」去，怎的遇見梅花龍，便是雷芳，怎的破了「愁鷹澗」，如何尋覓金威，方到此地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刁鳳聽了點頭道，原來如此，俺只恨那些爲官的，怎的心都是一樣黑，難道作官的人，五臟便和平常的人不一樣，非有了不同的肺腑，然後才可以作官呢。可惜俺已這般年紀，不然的時候，俺却頗願一見皇子和這位華二當

家，現在俺却不奉倍了，諸位如果見着他老二位，便道俺刁鳳這裏問他老二位好哩，許宏道，任地時，俺等也不多坐了，恐怕華大官人和華二官人等急了，因為才聽苗二哥說起，皇子就在這一二日內，便要到別的地方去哩，刁鳳道如此說時，俺也不再挽留諸位，等皇子到了什麼所在，如有用俺刁鳳的時候，俺雖然筋力已竭，當個小使，還可勝任，只求諸位賞俺一信，必定趕到不悞，許宏道，如此益發好了，說完大家辭別出溝，金威見刁鳳已經進去，才把舌頭一伸，作個鬼臉兒道，這個老頭子真厲害，你只看他那眼，就端的有些怕人哩，許宏說道，你果然有些眼力，他兄弟自和俺相識，也有三十年了，那時俺也就像兄弟你們這般大的年紀，打虎已後，從不曾繳過官家一天糧，助過官家一天餉，把個莊子練的和鐵一般的結實，官家幾次奈何不得，地方上又沒有劣跡，所以只好由他，你道他兄弟可厲害不，金威呀了一聲道，俺還忘記問他一句呢，他是銀鈎將軍，還有那金鈎將軍刁龍，你老可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呢，俺雖然提了一個話頭，他却說什麼這件事也和都頭有些關係哩，許宏道，這話提起，也真是使人長氣，那刁龍自從吃了這場官司以後，便萬事心灰，就在刁鳳把大家搬到打虎溝的第三天，他便給刁鳳留了一張字條，託他照看自己女兒，便一聲不響的無踪了；刁鳳雖會三番兩次的在外尋找，那裏尋得一點影子，也只得罷了，後來刁鳳依着他的囑咐，把他姪女給了一個什麼

鏢行的人，至於刁龍却始終也不曾見他回來一趟，金威道，原來如此，實在是無緣得很，大家隨走隨說，一時便到了黑風崗，辛飛早得着了消息，同了幾個莊人，迎了出來，許宏便問王先生可在那裏面，辛飛道，正在和華大官人談話，你們幾位，却多辛苦了，許宏道，不必客套，裏面去談吧，大家來到裏面，華二當家見了金威問道，他上什麼地方去了，怎的倒累大家找你，金威把怎誤入打虎溝，被獲遭擒碰見銀鈎將軍刁鳳的話細說了一遍，華二當家的聽了喜道，這樣英雄，怎的也使俺見他一見才好，華大官人道，你且慢想新朋友，俺們計議計議主子怎樣進京，也好決定一下，因為主子就打算這一兩天裏面，就要起身哩，華二當家道，便請主爺先說一個辦法，然後大家再行斟酌如何，臬十七子道，以後最好不要這樣稱呼才好，因為咱們既是處在一塊，有個不錯，以後用你們幫忙地方甚多，這樣稱呼，咱是應之有愧，況且這次進京，意思是想做出一番事業，一切越能機秘越好，倘若張揚出來，大家都有些不便，並且於辦事上也大有妨礙，以後總宜改過，咱自今天起，便改名王遜，你們儘以兄弟相稱，華大官人在旁一聽這個名字，便把眉毛一縐，向大家道，主爺這話說得極是，你們當應下才好，大家便都一口同聲應了，華大官人又問道，你老既是打算進京，不知內中還含有什麼意思，臬十七子道，衆位；咱承衆位熱心維持，咱便認衆位是咱唯一知己，現在不妨把咱怎樣出來，怎樣打

算回去，大略向衆位伸說一回，你們知道現在的主子嗎，他本排行十四，老皇上駕崩的時候，明明傳天下給皇四子，不想那時只十四子他恰恰在側，他便把四字改作十四，竊取天下，又怕衆皇家兄弟，和他作對，他便想盡辦法，日日差遣血滴子，傷害皇家近族，咱若不是有人透露消息，只怕咱此時早已不在人世了，因此咱才逃走在外，直至今日已然有一年零廿多天了，近來聽說益發不是人君了，黎民多受災苦，咱想此時他已得志忘形，早已把咱忘了，誰知他倒蜜傳四方，搜咱踪跡，必欲得咱才能甘心，咱實在有些氣他不過，才想連合大家，藉衆位的力量，剪除這萬惡兇王，許宏插嘴道，如果打算進京時候，也應作一準備，難道說爺再說出旁的話來，華大官人道，話雖如此，究應問出個方向來，大家也好計議一下再進行，不然海裏摸針，那一點是個準頭呢，現在既是已然明白此去的意思，最好大家便計議計議都是什麼人去，什麼人不去，話猶未了，只聽辛飛說道，俺去，左吉也道，俺去，馬龍，夏斌也道，俺也去，只聽皇十七子道，衆位盛意，咱已敬領，只是咱還有一句要說，却請諸位不必介意，咱此番進京，雖是事屬秘密，但是也怕走露風聲，大家都有不好，咱想就帶他們幾個弟兄一同前去，一來可以遮避人家耳目，二來也可以使他們小弟兄閱歷閱歷，等咱此去一月以後，仍無信息來到，便請衆位不要辭勞苦，進京探咱一探，咱却沒有什麼也可探一探他們小兄弟下落，倘有

危險，也好設法營救他們出來，華二當家道，這却是你老多慮了，你老既願領帶他們出去增進閱歷，那是再好不過，只是他們究屬年歲太小，事故不清，一旦遇見事，恐怕未必能替你老帮忙，依俺的愚見，這金威丁立兩個，武學機警：「都在這般孩子以上，最好把他們也都帶去，或者倒能幫助你老一臂之力，就是遇見一點意外，也可已有個計議，你老看是如何，皇十七子道，如此也好，只是還有一件，小弟兄之中，還有小芳，一個女孩子，途中究屬不便，還是求華二當家把他收下，等俺回來再說吧，華二當家才答一聲說是，只見小芳立起道，二當家且慢答應，華二當家聽了笑道，俺還不曾答應哩，你有什麼話，快些和他老說吧，小芳道，俺也沒有什麼旁的說的，只求他老把俺帶進京去，雖然不幸俺是女的，却尙敢自向不致有多少拖累他老之處……小芳話尙未完，皇十七子早已站起道，小芳你這弱小女子，居然能有這樣志向，實在可敬得很，只是咱此番前去，實係有一種大事在身，倘若一旦事機不密，竟至拖累他們身上，他們究屬是個男子，就是有個三好兩歹的，俺至多不過對不起他們，要是換了你，那就使咱益發不好措置了，假若能夠邀天之幸，此去能全首領，咱必是星夜趕回，那時自有相會之日，你還是在家裏等咱的好，小芳聽了正待說些什麼，只覺後面有人用手一扯自己，回頭一看，正是二侂子苗正義，向自己一擠眼睛，便連忙滿臉推下笑容來道，既是他老這樣說，俺便

不去了，只是他老千萬給俺來封信，好知你老都在什麼地方，幹的什麼事，也好叫俺痛快痛快，皇十七子笑道，這就是了，咱一定短不了會給你來信，於是定規帶的金威，丁立，方天玉，華梁，周大成，五個，當日華二當家的便約合好了辛飛，許宏，苗正義，馬龍，夏斌，左吉，在黑風崗擺了一棹筵席，替他們這一般人餞行，華二當家在酒席上對華梁這般小英雄，一個個都諄諄告誡，教他處處小心謹慎，小英雄們一一應了，辛飛也向金丁兩個說了幾句，「叫他們好生服持的話，當夜無話，第二天，一清早，大家都起，華大官人，華二當家，辛飛，許宏，左吉，苗正義，曹小芳，把皇十七子等送至山口，互道一聲珍重，皇十七子便興致勃勃的帶了五個小英雄，和金威丁立，都扛了行李，慢慢往山下走去，華大官人等直待看不見人影子，方才慢慢走了回來，單說皇十七子對大家道，你們幾個，此次隨咱進京，諸事都要緊慎，那京城乃輦轂之地，倘有舛錯，大家都不便，此事務須記下，再者你我行路之上，爲撫掩他人耳目，第一須要把這稱呼改了，第二咱們還得做出一個什麼樣人，才可以撫住人家耳目，周大成道，俺等可以裝成買賣人嗎，皇十七子還未答言，丁立道，那却不像，出去他老之外，連一個過二十歲的人都沒有，那裏像做生意的，還是再想別的好，尤俊英道，俺倒有個辦法，大家既都是練藝的，何妨使用這賣藝的豈不是好，況且大家身邊又都帶着兵器，就說做別的生意，恐怕也不會

有人信的，不知你老說可用得不，皇十七子道，如此甚好，這樣一來，這稱呼上可有辦法了，你們大家便稱呼咱一聲師父，你們大家便稱呼師兄師弟，豈不更好，大家便一齊答應，有話即長無話即短，這一日來在滄洲，大家找了一座店房住下，吃罷酒飯，皇十七子便把店裏伙計叫來問道，請問一聲，這個地方，什麼所在熱鬧，俺帶了幾個徒弟，打算在這裏立個場子，也賺幾個盤費……話還未完，店裏伙計把頭搖了又搖道，這裏地方雖大，可是沒有一寸地可以能夠擺場子賣藝的，依俺勸你在這裏住一天趁早往北去，省得招出麻煩來，皇十七子驚問道，難道這個地方縣官不准地面上有賣藝的人嗎，店裏伙計道，縣官却不管，俺這是實話，你老趁早帶着徒弟快往北去，免得鬧出事來大家都有不便，皇十七子道，既非縣官爲難，那却爲什麼，不准在這裏賣藝呢，店伙道，既是你老再三動問，俺看你老也是個外鄉人，俺不妨對你老實說，離這縣衙不遠，有一個舊鼓樓大街，那街上住着一個本地人物，姓陳叫陳二太爺……皇十七子道，難道說這個人就沒有真名子嗎，店夥道，你老別忙，聽俺慢慢說來，這個人原名叫裕泰，後來因爲他的名頭太大了大家都稱他叫二太爺，這個人原是京裏一個破落戶旗人，也不知怎樣巴結上了六爺府，六爺，便叫他到這裏管六爺府裏的地畝，他一來的時候，倒還規矩，後來縣官因爲他是六爺府派來的人，便不時的和他應酬應酬，大家見縣裏待他如此，便不時的託他些事，縣

官便一一應了，從此他更張牙舞爪起來，先是還不過僅僅替人說說官司，從中弄幾個錢
用用，倒後來和縣官弄到一起，便無惡不作，什麼栽贓誣控，增捐加稅，搶掠婦女，重利
盤剝，直到現在，便成了現在地方上一個第二知縣了，地方上雖是受盡他們這樣的蹂躪
，却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又和縣官商量了一個主意，凡是外方賣藝的人到此，必須先到他
那裏納下稅章。不然一概不准在這裏擺場子，所以俺勸你老，趁早快離此地，實在是一
點好意，皇十七子聽了怒道，如此說來，這廝豈不成了當地來個惡霸了嗎，店夥聽了急
忙攔住道，你老千萬不要高聲，他的耳目甚多，倘若被他們聽去，那時大家都有不便，皇
十七子道，既然如是，咱却偏要鬥他一鬥，店家且算了飯賬，待咱去會他一會，店夥見了
這個情形，也不敢再行動問，便把飯賬算了，皇十七子帶了幾個徒弟一同走出店房，皇
十七子道：你們大家可曾聽見店家說嗎，那廝便是這樣歹毒，咱們雖是上京有正經事，
可是要見了這個，也不知怎的有些放他不過去，今天咱們故意去找他一些漏縫，那廝果
然如店家所說，咱必本着剪惡安良的意思，把這惡霸除去，替這一方人除害，你等以為
如何，大家還未答言，丁立站起道：就是俺等打算和他過不去，難道就非這樣作不成嗎
，依俺的意思，你老只管把這件事交付俺等，你老只遠遠的瞭望，看着果然不得解決，然
後你老再出頭不遲，皇十七子道：如此也好，只是俺等不過爲是探看他究竟是否像那店

夥所說，此去必須慢慢引鬥他們出來，看個仔細，千萬不要魯莽，誤聽店夥之言，屈枉了好人，這件事必須緊緊記下，丁立道：師父不必囑咐，徒弟自理會得，當下各人把自己手使兵器全都預備好了，然後出了店房，一直便向縣衙門這裏走來，好在離縣衙門前不遠，便是一個廣場。裏面有不少做買賣的，也有幾個走江湖賣把式的，大家看得明白，丁立急忙找了一個空場，把大家的東西和兵器都放在一處，然後自己往中間一站，金威等也都站在一起，這時便有不少的人圍攏道來，丁立就撮了一個羅圈揖道：列位，俺也不會說什麼，人窮路頭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，弟兄幾個走在這裏，缺了盤費，自幼學幾手看莊家的拳棒，不敢說是賣藝，只是在這裏獻醜，求衆位幫個盤纏，練得無論好壞，求衆位多多包涵，俺也不會說江湖話，也不會別樣交代，就請諸位幫忙吧，說着向金威幾個人道，你們幾個誰先來練一趟，請請本地師父，衆人尙未答言，只聽尤俊英道：待俺來先練一趟說着從裏面跳了出來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跳出這個人，至大也就有十二三歲，身體也不過三尺來高，生得瘦小枯乾，簡直不像練把式的神氣，只見往圈子當中一站，向大家就地一揖道：衆位剛才俺師哥也曾交待過了，俺也不再廢話，俺練這一趟拳腳，是俺莊家人看田地的把式，練出來不怕笑掉了衆位大牙，好在俺師兄也曾向衆位說過，俺們也只是求助幾個盤纏而已，衆位只當是一羣要飯的小孩子，求諸位不用說是把

式，你老就可憐可憐俺這一羣無告的人吧，說着把身子往下一座，擰身一縱，跳起足有五六尺高，往下一落，趁勢就是一個旋風脚，跟着往起一進步，打起一套八仙拳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後，只見人跟棉花團一樣，跳起來像是全不着力，落下來毫無聲響，練完悠然收住，仍在原處，面不更色，氣不湧出，就地向大家又是一揖陪笑道，獻醜獻醜，請衆位幫助一下吧，大家才喝得一聲采時，只見從外面跳進一個人來，歪戴着一頂秋帽，手提了一條鞭子向大家喝道，喝什麼烏采，還不快快散去，看熱鬧的人，當時往旁邊一閃，丁立趕緊上前迎住道：原來是老爺，俺異鄉賣藝人這裏給你老行禮，那人把眼皮一翻道：要你見什麼烏禮，俺只問你們這夥人，難道說你們心瞎耳朵也聾了，便不打聽打聽這裏歸什麼人管，竟敢在這裏扯下場子就練，要是懂得事的趁早把這場子收了，是你們的便宜，如若再在這裏耽延，那時不要說俺對你們不起，欺負你們異鄉人了，丁立聽了，毫不動氣的笑道：俺們幾個小孩子，初來貴地，原不知道貴地風俗，不想遇見你老，前來指引俺等，俺等再知情不過，你老既是肯來指引俺等，便請你老把這裏場子規矩向俺等說了，俺等自無不照辦，還求你老指引這個，那人聽了登時臉上露出笑容道：你們倒是個知時務的，既是你們肯這樣說，俺就看不下這個軟棉花勁兒，俺便指引你一條明路，你順着俺的手兒瞧，路南那條大路，拐過去就是一片路南的大紅門，從左邊

住右邊數，第三個大門，那裏住着一個陳二太爺，凡是有來到這裏賣藝的，必須先到那裏見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只要點了頭，那你們就在這裏擺場子，擺個三年五載，也沒有入敢問你們，如果有人出來攪了你們場子，他老人家還要出來替你們出口氣，你們想想這個便宜有多們大，你們就快快去罷，丁立聽了謝道：多承指教，俺這就帶了兄弟們前去，說着叫大家收拾東西，又向看的大衆說道：列位先看旁的吧，等俺見過二太爺再回來伺候衆位吧，剛剛走不幾步。只聽後面的人議論道：可惜這幾個孩子，手裏還真不錯，只怕這一去沒有什麼好處……只聽又一個說道：老二不要瞎說了，留神讓他們聽見，丁立等聽在心裏，也不言語，一直逕向那條大街走去，果然是一排路南大房。都是硃紅大門，一看第三個大門門口，確是與那幾個大門不同，大門兩旁，一邊十二棵龍爪槐，攙繩上還拴着許多牲口，大門道裏，正當中掛着一盞門燈，兩旁放着兩個大門凳，凳上坐着三五個家人，丁立急忙走進一步道：列位，這裏敢是陳府嗎，那幾個人看他這怯頭怯腦的樣子，連站都不站起來，只拉着長音道：不錯這裏就姓陳，你是找廚房王二的吧，還是找馬號李三的，你先往旁邊站一站，等一會兒再叫他們來見你，這個地方你却站不的，倘若二太爺出來，那時不但孩子你。就是俺也担不起，丁立心裏說道，這店家的話八成是對了，他的家丁尙且如此，主子可知，俺今天若不是打算揍他的主子，就憑他

這樣子，現在俺就打發他回去，想到這裏，把火往下壓了一壓，還是向那人笑道，既是陳府那就好極了，煩勞進去通稟一聲，就說俺姓丁的弟兄七個，要參見陳二莊主，那幾個一聽，才覺有些差意，急忙站起身道，哦，原來是要見二太爺的，但不知幾位從什麼地方來，要見俺二太爺有什麼事，可以說知俺們，俺們也好進去回報俺家二太爺，丁立道，俺等來此，並非爲了別事，只因俺弟兄路過貴地，盤纏用盡，打算在這裏立個場子賣藝……話猶未完，只聽幾個一聲喝道，俺道你要見二太爺有什麼正事，原來是一羣走江湖賣把式的臭小子，這樣事也值得這樣大呼小叫真是不知厲害，還不給俺一步一步的滾了下去，丁立依然陪着笑道，還是煩勞他老哥替俺回稟一聲，俺弟兄也得早些攢得川資，實感念你老好處，那幾個聽到這裏，早已十分不耐，都惡狠狠一口同音道，哇，那有功夫和你這樣絮絮叨叨，還不快快與俺走開這裏，說着把手向丁立胸前一推，丁立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只喊一聲慢動手，把步子往後一撤，雙手一剪他的左臂往懷裏一領，用脚一抽，那人躲閃不及，只聽噯呀一聲，摔倒在地，那幾個一見齊聲喊道，好呵，這小潑皮竟敢動起手來了，快來一齊上啊，說着，便都扯了衣裳，齊奔丁立，丁立見事已如此，急忙一縱身，從階沿跳到街當心，幾個惡奴早已趕上，齊喊一聲潑小厮那裏走，且吃一拳去，說着拳脚齊上，丁立喊一聲來得好，於是揮動雙拳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不一

時便都打得乾乾淨淨，金威大家看了丁立如此順手，便全都躲在一旁看熱鬧，這時並大聲叫起好來，此時旁邊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，都在暗誇丁立，年紀不大，居然能夠有這樣本事，旁邊只急得臬十七子出來不得，不出來又不得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門裏有人喊道，什麼人在此攪擾，大家往裏一看，從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年紀已然有七十來歲光景，身高約在七尺，膀闊腰圓，頗像一個外場人物，大家一見急忙退了下來，已不是先前那樣紊亂了，裏面却走出一個人向那人道，沒有什麼事，只因這幾個小孩子，打算要見二太爺，他們說是要在這裏立個場子，練把勢賣藝，俺等想他幾個小孩子，能有什麼本領，因此俺等在這裏和他比試一下，不想這時教師出來了，那人聽了嘔了一聲道，原來如此，想必這幾個小孩子，不是你們對手，一定被你弄倒了，幾個人臉一紅道，實在沒有看出，也是一時大意，反被他給摔倒了，那人又呀了一聲道，嘔，竟有這等事，只知道這幾個小孩子，現在什麼地方，那老者把手向丁立一指道，教師爺你老看，就是他，那人把丁立上下一看，臉上露出喜容道，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既然打算在本地賣藝，怎敢在這裏動手傷人，你到底是打算在這裏來尋事的呀，還是真打算這裏賣藝的，丁立看這人和顏悅色，全不是那幾個豪奴的樣子，心裏先有一半痛快，又聽他這樣說法，分明是有意幫助自己，便滿臉陪着笑道，你老問俺是從山東兗州府來的，俺師兄弟七個，

打聽這京城的師父，不想走在路上，病了一家兄弟。把盤纏完全花淨，是俺弟兄自幼練過幾天看青的拳腳，一路之上，便仗着隨地畫個圈子，練個兩趟拳腳，湊幾個錢吃飯住店，不想今天來到貴處，剛剛拉下場子，有人不讓練，說是在本地打算賣藝，必須先到這裏見了二太爺，然後才能拉場子賣藝，因此俺弟兄幾個，才來到貴府，見了這幾位爺們，煩勞他們通稟一聲，不知什麼言語得罪這幾位，揚拳便打，是俺一時躲得荒疏，這幾位失神摔倒，因此才驚動你老，這一切全是實話，還是求你老替俺回稟二太爺一聲，使俺弟兄能得早把場子立好，還了店賬也好進京，找俺師父，還望你老人家多多可憐俺這異鄉人吧，那老者聽了把頭一點道，這事俺都聽明白了，都怪俺們幾個不是，等俺回稟家主以後，定當責罰他們，只是你們既是說要立把勢場子賣藝，想來你們手裏都很有兩手了，俺却不揣冒昧，打算當面領教領教，如果俺看着實在有個不錯，那時也不必再回稟家主俺便敢做個主意。必使你們把把勢場子立好，俺還替你們幫場子，如果你們沒有什麼特別出奇之處，那時俺便對你們幾個不住。你們怎樣打傷的人，還怎樣挨了打再走，你們有什麼看家的本領，何妨就在當面顯露兩手，也給俺見識見識，說完又向丁立微微笑。這時這幾個小弟兄裏，差不多一口氣都快挽不過來了，恨不得拉出兵刃，就勢大殺一場，只見丁立全不在意的依然笑了笑道，老人家，想俺等不過井窪之水，未有多

大花起，拿你老人家比俺等孝了，怕不已有一倍，豈可與俺等一般見識，還求你老人家，千萬行個方便，使俺等早進城去，得見俺等老師，俺等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好處，還是求你老人家行個方便吧，那老者聽了哈哈一笑道，你這小娃子，真是長了一張利嘴，也能，你既說到京城去找你師父，你且說出你師父是誰，倘若說出是個有名的人物，俺看着你師父的面子，俺便讓了你們，如果你師父也是個無名之輩，那時你等休想再討公道，你師父姓字名誰，快快的講在當面，丁立一聽，心裏不由尋思道，這件事倒有些難了，如果說出俺師父就是王遜，一則江湖上人家不知道，二則一追問起來，也與進京之事不便，倘若說出就是辛遠，又恐怕與他老人家惹事，但是除去這兩個人之外，又應當說誰呢，這件事倒確是有些難了，忽的想起，這兩天所談，大約都是刁家兄弟之事，何妨說出是刁家徒弟既不致辱沒自己，又不致坍了人家場面，豈不是好，想到這裏，便滿臉陪着笑道，你老要是問俺老師，俺老師名頭也不大，不過江湖上略有微名，提起來你老也許知道，俺師父就是山東兗州府汶上縣，打虎溝，銀鈎將軍刁鳳，曾經打虎成名，你老可知道嗎，那老者聽到這裏，哈哈一笑說道，你這小孩子，越說越不靠題了，你說旁的英雄，老漢還有個不知道，惟獨你要提到刁家，老漢是無一不知，無一不曉，你既說是刁鳳的徒弟，俺來問你，刁家裏原有什麼人，現在還有什麼人，刁鳳今年什麼

年紀，他從多大歲數搬到打虎溝。你說給俺聽聽，丁立一聽，心說不好，今天難免出醜，只事已如此，說到那裏算那裏吧，實在說不下去，也就沒有法子了，想到這裏，便滿臉依然陪着笑道，你老想是不信，世界上那裏有冒充人家徒弟的道理，你老聽俺向你老說，俺師父原是親兄弟兩個，俺大師伯名叫金鈞將軍刁龍，俺還有一個師姐名叫玉姑，後來不知爲了什麼事，俺師伯棄家外出，現在只剩下俺師父和俺師姐在家，俺師父是屬雞的，今年六十二歲，搬的時候，還沒有俺小孩子呢，因此俺不知道，俺師父什麼時候搬到打虎溝，不過俺也會聽俺師父說過，俺師父未搬來之先，打虎溝，還叫夾馬溝哩，不知俺說得可是，那老者聽了哈哈一笑道，果然一點不錯，你的確是師姪到了，來，來，來，隨俺到裏邊去吧，丁立聽了，正在茫然不知所以，只聽那老頭子道，你不認識俺吧，俺就是你師父的親哥哥刁龍，來，來，來，隨俺來吧，丁立一聽，這到巧了，人家裏邊尋不遇，倒叫俺糊裏糊塗的碰上了，遂向刁龍道，原來你老就是俺師伯，俺一向沒有見過你老，請你老不要見罪於俺，說着磕下頭去，刁龍急忙扶起，丁立又向那邊一招手道，你們大家快來，見過師伯，大家這時聽得明白，誰也不敢不認這個師伯，便都趕緊跑了過來，齊向刁龍磕頭，刁龍一一扶起，滿臉含着笑容，隨手拉着丁立道，走，走，你們大家把兵器交給他們拿着，都隨俺進來吧，丁立當真把兵器交給了方才那幾

個豪奴，隨着刁龍走了進來，那幾個豪奴不由互相一伸舌頭，心裏尋思道，怪不得手底下這樣俐落呢，原來和俺們這裏教師是一個門裏出來的，剛才這頓打，就算白挨了，不說幾個豪奴互相尋思，再說丁立等跟着刁龍走進大門，只見一進門是一片北房，院子非常寬敞，裏面擺着許多兵器架子，架子上擺着許多明晃晃的刀槍之類，刁龍搶一步，把丁立拉進屋裏，隨着又跟着讓道，來，來，來，你們大家，也跟着進來吧，大家跟着來到屋裏。一看這五間大廳，一邊一間暗間，當中三間敞廳，屋裏收拾得異常整潔，還掛了不少書畫，刁龍剛要讓大家坐下，只聽丁立喊道一聲罪過，早已跪倒在地，大家不由得都吃了一驚，刁龍急忙扶起道，什麼事這樣驚慌，有話只管講就是，丁立道，如此師伯是恕過俺等了，那姪兒便要講了，你老想方才在外面俺一時不合，打傷貴宅這幾位管家，幸得說出俺家師父，才得你老人家認爲師姪，但是那有坐下半天之後，還不會說清俺等幾個姓名誰，豈不是唐突大罪，刁龍聽了哈哈一笑道，原來如此，這又算得了什麼，你現在再爲見過就是，丁立道，如此謝過師伯，遂挨着引薦過，大家才都落坐，刁龍便向丁立問道，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，要到什麼地方去，怎麼說起進京找你師父，難道說你師父現在已然不在山東了嗎，那麼他是什麼時候離的山東，到了北京，住在什麼地方，是他一個人去的，還是同了你那師姐一同去的，俺是急於一聽，丁立一聽，心說

這可罷了俺眼，打算不說，絕計過不去，說要是聽出慌來，這個老頭子豈是好惹的人，那時恐怕難逃是非，如果現在再說實話，只怕已經嫌遲，忽然眉頭一縐，計上心頭，遂向刁龍笑道，師伯問俺的話，恐怕俺一時答應不了那般清楚，第一節俺等此番出來，原不是從俺師父家裏，所以是俺師父一人走的，還是同俺師姐一同走的，俺是全不得知，俺等不過聽人傳說，俺師父現在北京某王府裏充當教師，因此才進的京，俺等聽說這個消息，也不曾再為訪問，便一逕的追下來，俺等雖不知俺師父住在什麼地方，所以才一路打探而來；，丁立話猶未完，只聽刁龍哈哈一笑道，娃娃，你真好大膽，竟敢在老漢面前鬧玄虛，大家不由齊吃一驚，只見丁立依然不慌不忙的滿臉陪着笑道，師伯從何說起，只見刁龍呸的一口啐道，誰是你師伯，還敢在這裏胡言亂語，丁立笑道，世界上旁的可以瞞事，那裏還有冒認師父的道理，師伯你老何必這樣動氣呢，刁龍聽了哈哈笑道，娃娃，俺若不說破你，恐怕你也不肯相認，你想你才既說跟着你師學藝，忽然又說不是從你師父那裏來，別的你還可以瞞哄俺，惟獨這把式行，你須冤俺不得，那裏有從師父正在學藝的人，忽然不在師父的身邊的道理，你想這豈不是前言不搭後語，你究竟是誰家的徒弟，到此則甚，快快說了，俺老漢也須放你們逃命，娃娃，你就快說實話吧，丁立一聽，原來就是這一點破綻，不由又是一笑道，師伯你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練把式

規矩。自是沒有師父徒弟擅自離開的道理，不過這件事却又當別論，忽然一天，俺師父把俺等叫到面前，說俺等離家日子已然不少，叫俺等都各自回家探望一下，准其半月再回來，因此俺等方離開師父，及至半月已過，大家才邀會好了一同回來，誰知走在半途，就遇俺師父村裏的人，說俺師父進京找俺師伯你老來了，叫俺等赶快追趕，誰知走在半路，川資告盡，才打算在這裏賣藝湊錢，不想輾轉遇見你老，現在你老既是如此見疑，俺等情願師父也不找了，把式也不練了，回轉山東，等俺師父去了，正在大家一凝神的時候，只聽外面有人喊道，教師爺和什麼人在這裏說笑，隨着聲音，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這人，身高不過四尺，一顆四楞頭，上頭小，底下大，一張削瘦的臉，兩個圓圓的小母狗眼，斷鼻梁，翻鼻孔，削薄的嘴唇皮，露着幾個尖牙，四外彷彿還長着幾根小鬍子，紙片似的耳朵，全都朝着前，身上穿着一件土黃毛布的褂兒，穿着兩隻青布福字履鞋，滿臉露出一股子討厭勁兒，從外面跑了進來，刁龍一見，急忙向大家引見道，來來來俺給你們見見，這就是本宅的先生，姓朱叫朱不赤，朱先生俺也給你見見，這全是俺的師姪，太家聽着刁龍吩咐，都向朱不赤行了一個禮，朱不赤只把頭點了點道，罷啦，罷啦，真格的教師爺，你一來的時候，你不是說連一個親人都沒有嗎，怎麼今天你會又出了怎麼大的一個師姪呢，說着迷縫着兩隻小母狗眼衝刁龍笑了

一笑，刁龍急忙笑道，俺說的沒有親人難道連個師兄弟都不能有嗎，這是俺師弟的徒弟，難道就不是俺師姪嗎，朱不赤又笑了笑，你老來了這些日子，俺也沒聽過你老說過你師弟是誰，今天要不是你這些師姪來，俺還不知道，你老何妨說給俺聽聽呢，刁龍聽了不耐煩道，俺說有師弟就有師弟，難道還有什麼假話不成，提起俺師弟大概你也有個耳聞，久佔太行山的大刀陳九宮那就是俺的嫡親師弟，朱不赤哈哈一笑道，大刀陳九宮，俺却聽說是有這樣一個人，原來和你是師兄弟呀，失敬了，二太爺還派俺到南莊子有點事，回頭再見吧，說着向刁龍大家一笑，點頭播腦而去，刁龍見他走了，才向大家說道，這個東西，委實可恨，一向只以欺侮鄉里，擾害地方，再不作一些好事，大家都送他一個外號，叫豬不吃，他再壞不過，這裏這個頭腦，又偏肯信他的話，所以他在這裏，實是一個奸壞奴才，金威道帥伯，他既然是這樣的萬惡，爲什麼不把他剪去，刁龍聽了把眉頭一縐道，你們那裏知道，俺自從黑風崗，受了那賊官。王剝皮的惡氣，因此俺才一怒離了打虎溝往冀北而來，原意剪除賊官惡霸，一消心裏惡氣，誰知來到這裏，就聽見路人傳說，此地住着這個潑皮陳裕泰，是個本地的大混混，結交官府殃害黎民，無惡不作，俺當時想把他除去，後來一看，這厮善惡尙未大分，便想就近一探，倘若他仍然是那樣爲非作歹俺再下手除他，正在無可近身之時，恰好俺有一個京城保鏢的朋友，

在街上路遇，問起因何至此，才說出他是在這裏替陳裕泰保鏢，俺便托他引見，也混在他的家裏當了一名護院，前幾天俺那朋友進京替他辦事去了，俺便暫時替他，今天聽得外面噉噉，俺才出去，不想恰巧碰到你們，也是這惡賊當滅，你們且在這裏住個三天五天，趁空便把事辦了，然後再一同進京，去找你們師父俺那兄弟也好一同回家，丁立道，原來如此，但不知你老在這裏已有多少天，可曾看出一些破綻，刁龍道，怎的沒有看出來，大概外間傳說，沒有一句是假，不過這厮雖如此強梁，却還懂得江湖上的義氣，對於俺們這一流人物，都還說得下去，尙無越理之處，丁立才言道，這樣一說，這裏會把式的一定不少了，刁龍道，這裏出去俺那朋友之外，還有一個老把式，就是陳家溝的大把式宋俊宋家海，却是一個老把式，餘外再有也不過就是俺那朋友幾個徒弟和幾個練鄉下把式的哥們了，丁立道，既然如是，何妨就在今晚剪去此賊替這一方除難哩，刁龍道，這件事却不能這樣鹵莽，一則此賊惡跡未着，出去之後本地地方有人不服，二則在他家裏也不好動手，聽說七月十五本地舉行盂蘭大會，那厮每年必到那裏騷擾，并且聽說他還有搶掠人家婦女的舉動，我想不如那天，大家藉看會爲名，暗地前去查看，倘若那厮沒有這種行爲，那就再去查他旁的劣跡，倘若他當時有那種行爲，俺等便大家動手，把他剪去，然後大家一走，你們看是好嗎，大家點頭稱是，刁龍道，還有一件事，俺因

來時，說是家中並無別人，故此說是你們是陳大刀的徒弟，少時見了他們，就依着俺說的說了上去，免得露出馬脚，反爲不美，大家又齊聲答應，刁龍又向大家道，你們且在這裏等俺一等，待俺去看看他們回來了沒有，也好替你們引見一下，說著竟向後面去了，這時大家便吩咐向丁立道。師哥你只這一時嘴頭爽快，倘若這老頭兒把事辦完了之後，要叫我去到京城找他兄弟，那時看你怎樣應付，丁立道，俺怕不知道這些事，不過你要知道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不然眼前就難免出乖露醜，這也是混過一時再說一時，等到將來，難道就不會把許都頭請了出來，丁立話猶未完，只聽華梁說道，丁師哥你就顧了這些，你可忘了俺等真師父了，一經提起大家都想起來了，果然還有個皇十七子現在外面，不知如何，當時華梁便要出去尋找，丁立急忙攔住道，兄弟你先不要慌，方才俺等就說是俺兄弟幾個，如果將實話向那老頭兒一說，眼前這事，就要難辦，憑俺想他老人家比俺等精明萬倍，見俺等近了這個院裏，自會找店休息，今夜大家驚醒一點，定可會見他老人家，那時再向他老人家要個正經主意，你們道這個辦法是不是，大家只好點頭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見刁龍已然從外邊走了進來，一路搖着頭向大家道，偏來不湊巧，剛才俺到裏面，一問他還不會回來，據說是縣裏把他請了去了，一時不得回來，丁立道等等也不要緊，刁龍道，你們不知道，方才俺聽說縣官大概是從府裏才回來，半

路上遇見一面生的京城口音男子，心裏起了疑，便叫人一盤問，也不是怎的說是從身上搜出來什麼東西來，便一索索到官裏去了，那厮也正是爲這事去的哩，大家一聽不由大吃了一驚，丁立看大家神氣，似乎已然有些耐不得了，恐怕當時就要鬧出事來，便急向大家連使眼色，復又向刁龍笑道，這真是不湊巧的很，那只好等他回來再說吧，刁龍吩咐下人開上飯來，大家那還吃得下去，胡亂的把飯吃完，丁立想起必須把大家去到外面，然後才有辦法，想道這裏便向刁龍道，師伯俺看那個主兒，一時不見得就能回來，這樣長天老日的，在家裏真有些悶得很，俺向師伯打聽，這裏可有什麼熱鬧去處，俺打算同着他們出去繞着繞看再回來也就差不多了，你老看可以不，刁龍道，去是可以去，不過在街上務必小心一點，免得到外面鬧出事來，又要多費唇舌，出去這條東西的胡同，你們一直往南邊走，那裏有個城隍廟，裏面却是非常熱鬧，但是千萬小心，不要鬧出事來才好，大家答應，辭了刁龍，走出門來，看看四外沒有什麼人，丁立才向大家道，好險哪，看你們方才那個神氣，大有耐不得的意思，幸虧不曾鬧出來，真是十分的險哪，金威道，你方才不曾聽見嗎，那厮所逢，不正是俺等師父嗎，丁立道，不是師父還有誰，不過你們知道俺們這假師伯，究竟是不是順着俺們這一邊，現在還不得而知，倘若這邊再出些毛病，俺等恐怕連一個也走不脫，那豈不是滾湯潑老鼠，一窩都是死麼，華

梁道，既是師兄聽出是師父遇事，便應從速想辦法才好，丁立道。俺也是這個主意，俺想師父既是被收在縣裏，一時恐不會就解到旁處去，俺想今晚等到睡覺以後，大家一同往縣衙走一遭，當時能夠想出辦法更好，要是當時不能得手，大家回來，再向俺等那假師伯說明原委，求他幫個忙兒，也好拿個主意，你們看是如何，華梁道，好自是好，不過縣衙俺等又不曾去過，夜晚怎能進去，丁立道，這却不妨事，這時俺等便假借遊廟爲名，探清縣衙進路，到了晚間，自要能夠進得去，便不愁沒有法子探監，俺等現在先往廟裏走一遭再說，大家說着，便都向城隍廟而來，確是不遠，一時便到，果然做買做賣男男女女的是不少，大家來到廟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勅建府城隍廟，當間山門沒開，只走旁邊兩個山門，大家正往裏面走時，只見從裏邊走出三個人來，大家一看，出去了立金威之外，大家全是一楞，那幾個人看大家也是一楞，互相一低頭走了過去，丁立看見忙問道，你們敢是相識嗎，華梁道，裏面有兩個，俺看却十分眼熟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，張興霸幾個人道，俺等也是看看面熟，只是一時認他不出，丁立道，大概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見過，一時又忘壞了，說着大家也不介意，便走到裏面，瞎溜了一陣，又走了出來，出了廟門，往西一拐，就是縣衙，大家從西邊往東邊走了一遭，看了一看地勢，記在心裏，又慢慢從東邊走到西邊，這才走回陳家，來到門外，向幾個豪奴一

說要見刁龍，這幾個豪奴方才已然知道是刁龍的師姪，那裏還敢待慢，一面說着他老請，一面報了進去，大家剛剛進了二門，只見刁龍從裏面迎了出來，照定了立當胸就是一把，你好大膽子，丁立笑道，師伯爲何這樣發急，刁龍道，你們不是說就上城隍廟去溜溜嗎，怎的直到這個時候才回來，二太爺都已回來半日了，已然派人問了俺好幾次，問你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，走快快去見去吧，說着不由分說拉了丁立就往裏邊走，來到裏面，只見五間一排的北上房，正中間挑着簾子，刁龍在前，大家在後，進得屋裏，只見太師椅上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，手裏端着一隻水烟袋，一邊站着一個小孩子，刁龍急忙上前道，這就是俺幾個師姪，來快快上前見過莊主，丁立等急忙上前見禮，陳裕泰笑着一擺手道，罷了，坐下吧，孩子你們本是很夠瞧的，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好俺們總得多親近親近，丁立一時摸不着頭腦，以爲是方才在門外戲耍家丁已然被他知道，急忙陪着笑道，俺等初來貴地，不知道這裏規矩，一時冒犯尊顏，千萬你老恕俺小孩子無知，陳裕泰哈哈一笑道，這個是給俺們爺們露臉的事，咱愛你還愛不過來呢，那裏還能怪你，說倒這裏向刁龍笑道，刁師父你這個師姪今年多大了，本事比您我還強哪，八成您橫是不肯露那高的吧，不然俺怎麼老沒瞧見您那特別拿手的呢，刁龍心說，這也是個人有個人的緣，怎麼他才一見面，就這樣喜歡這幾個呢，這却對不住，總要捧你句才

好。遂着笑道。你老說的話。全是誇他們。他們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叫功夫。沒別的總還要求你老抽個空兒指點指點他們。那就是這幾個小孩子的小造化到了。陳裕泰哈哈一笑道。老刁你真是個老江湖。你這幾位師姪。個個都有出奇致勝的本領。翻江倒海的功夫。你還拿這一套話來米湯我。你真是可以的。說真格的你們昨天這件事辦的真叫嚴密呀。連我都給瞞在鼓裏啦。實在不愧你們是能爲出衆。武藝高強。我也活了小半輩子了。還沒眼見過這樣英雄。明天我還請你去聽一天戲。一切全是我的事。誰要是一搖頭。就跟罵我一樣。可是有一節。你們也得把你們怎樣成的名。怎樣得的手。可得一點一點從頭至尾。全都給我說一遍。我也給你們傳傳名。還有一節。我本來就跟那姓張的有點小不對。倘若是能夠借着這個把他給擲一擲窩。那再好沒有啦。這裏頭怎樣來怎樣去。全都交給我一個人啦。別瞧論本事不如你們。要講肚子裏玩一點零碎小玩藝。那你們哥們就不行啦。老刁你說我這話說得痛快不痛快。陳裕泰大馬金刀坐在左面說了一大套。大家全然不知所以。只一個看着臉發楞。陳裕泰笑道。怎麼你們全不言語。咱們雖是初會。可以說是一見如故。難道大家還有什麼疑忌咱的去處嗎。我也不想問別的。只把你們幾位昨天晚上晚什麼時候入的府衙。怎樣盜的知府印信。怎樣寄東留刀。怎樣入的縣衙。怎樣報告知縣老劉。怎樣拿的假王子。快快跟我說一遍。也叫我聽着痛快痛快。大

家一聽，不由大大吃了一驚，刁龍急忙站起問道，你老說的這些話俺全摸不着頭腦，請你老細細向俺說一遍，陳裕泰哈哈一笑道，老刁你這就不對了，咱們都是自己人，什麼話不能說，幹麼還這樣藏藏掖掖，雖然俺對你有些失敬，沒別的等到事完之後，咱必有一份意思，你就痛痛快快說一遍，也叫俺痛快痛快，刁龍道，你老所說俺是確實不知，不如你老痛快說了，叫俺痛快痛快吧，陳裕泰把手向案上一拍勃然怒道，怎的俺再三用言開導你們，怎的全不知趣，真乃自討無味，說到這裏把手向屋裏一招道，來呀，你們把在知府衙門和縣衙門牆上抄來的字據拿來給他們瞧瞧，瞧他們還有什麼推諉沒有了，家人在裏面答應一聲，從屋裏拿出兩張紙條交給陳裕泰，陳裕泰拿了過來，交給刁龍道，你拿去看看，這不是你們辦的，還有什麼人，敢在咱的眼前鬧這些火呼呼的事，刁龍本不認識字，便向丁立道，你們幾個人裏誰認識字，拿去念叨念叨，到底怎麼回事，丁立便向華梁道，老兄弟你拿過來看看，華梁急忙接過看時，只見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的是四句似通非通的詩，字跡也是非常的惡劣，頭一句是，東西南北逞英豪，方算男兒志氣高，德政不修愧循吏，盜去金印警貪僚，再看第二張，上面也寫着幾句是，皇十七子刻藏東街天德店，速拿莫悞，具報人華梁，張興霸，尤俊英，方天玉，周大成等，現住西街陳裕泰家，華梁一看，不由一陣心裏發悶，胸口一陣突突亂跳，嘴裏急忙喊道，怪道

呀，怪道呀，陳裕泰急忙問道，這大概你們沒有什麼說的了把，你們既然肯其做這個事，怎麼到這個時候，反而不敢承認，咱瞧你們倒是有些怪道，刁龍見華梁看了半天，也沒有說什麼，只見一陣一陣臉上變顏變色，便急忙問道，到底是怎麼件事，你道是念出來俺也明白明白，華梁無奈，便念了一遍，當時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不由齊聲叫怪，刁龍道，如此說來是你們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，可是這個皇十七子，是誰，你門怎麼又知道他在這裏，怎麼又知道這裏知府是個貪官呢，還有一樣最奇怪的事，你們昨天出去辦的事，今天才見着我，怎的昨天就說住在俺這裏呢，陳裕泰，哈哈一笑道，真不怪你是姓刁，敢情你是真有點刁，事情都道了這個時候啦，你還衝我裝着玩，你可真是有點沉的住氣，來呀，你們把他二位班頭請進來，和他們見一見面吧，刁龍正在一楞之際，只聽下人答應一聲，不一時外面脚步雜踏，從外面走進兩個班頭，還跟着有十幾個公役打扮模樣的，一直走了進來，兩個班頭見了陳裕泰，急忙上前請安行禮，陳裕泰急忙一欠身道，二位頭兒不用行禮啦，來，來，來，這就是我們這裏刁教師，這就是那幾位寄柬留刀的小英雄，我剛才曾向他們幾位問了一問，誰知他們全然不認，我想也許這位不願意在我這裏說出真情，倒不如煩你們這幾位同這幾位到老爺公堂上把這事詳細說明了，就請二位頭兒辛苦一趟吧，二位頭兒一聽，就知這件事情有些扎手，可是不敢不答

應，便急忙向刁龍一舉手道，教師請了，俺姓鄧名叫叔寶，這位是俺夥計，名叫陶定邊，奉了本縣劉太爺之命，到這裏請盜印的英雄，既是你老至好，便請隨俺等一行，見了知縣，能把差事交待下去，免得我們弟兄幾個腿上吃板子，便感激你老不盡了，說着又是一揖，刁龍急忙還禮道，二位萬萬不可多禮，要說你們二位從老遠來俺就該隨着二位把這件事完了，無奈這件事俺姓刁的毫不知情，實在不能奉陪前去，還望二位頭恕過，說着也是一揖，鄧叔寶尙未答話，只聽那陶定邊說道，大哥你老那有那些話和他們說，俺等是奉命來的，難道還就這樣白白讓他說退了不成，兄弟們上啊，陶定邊剛剛說完這句，只聽身後一聲喊道，這厮如此大胆，似來可惡，師伯閃開，讓俺把他打發回去，刁龍回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張與霸，急忙攔道，不可不可，俺等來慢慢問他，遂笑着向鄧陶兩個道，二位頭兒既是打算叫俺等到縣衙回話，你老也無妨好說，何必這樣着急，俺雖然已上了幾歲年紀，這班孩子却不怎樣懂得事情，倘若一時激出事變，那時雙方都不好……鄧頭兒還未答言，老陶把眼一瞪，哈哈一笑道，姓刁的，快快閉上你那破嘴，就憑這幾個毛孩子還能怎樣，俺今天便拿定了，說着一擺手中鐵尺，跳在當中道，來，來，來，誰敢和俺鬥個三五回合，丁立一看這個樣子，知道善說已是無効，便向金威耳邊小聲說了兩句，金威應聲道，待俺來會會你這不識時務的大把勢，說完這句並不站

屋裏，只用脚尖輕輕一點，早就跳到屋外，陶定邊只好跟了出去，一擺手中鐵尺，喊道這裏也好，來，快快受綁，金威微微一笑道，大把勢就這樣練嗎，俺是個才學乍練，沒有你老那個工夫，俺必須把身上衣裳脫下來，然後才能動手，請大把勢也讓俺一步，說着把身上衣裳解開脫下，四下一找，只見院子正當中攔着一口綠釉太平荷花缸，缸上頭扣着一個車輪般大的磨盤，兩下合攏起來，足有七八百斤，金威看了一看，向老陶笑道，俺是個鄉下人，總是有些不開眼，倘若你我動手，俺要是打敗了，那自不必說，同你當官的回話，衣裳不衣裳，那就不必再談，不過倘要是俺打敗了你，回頭一找，衣裳也沒有了，那可不行，最好俺先把他找個地方保存起來，然後再和大把勢走兩遭，說着又一看那太平缸道，就把他壓在這個缸下吧，說完向前一進步，用左手一扶太平缸沿，右手一伸托住缸底，喊道一聲起，那缸便已離地，右手心一挫，左手離開缸沿，趁勢用右手把衣裳放在地下，然後一推左手右手一托，把缸落平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笑嘻嘻的向老陶道，大把勢請你老進招吧，這時不用說這兩個，就是在場一裏一外的，誰不把舌頭伸出來長長的，還是鄧叔寶是個老手，一看事情要僵，急忙挺身出場，把手向老陶後背一推道，俺就知道這幾位都是英雄，手裏頭都有兩下子，你偏一定要瞧瞧，如何，這手兒練得就叫不含呼，得啦，還是請他幾位跟着咱們辛苦一趟吧，說着向金威一抱拳笑道

，你老這手千筋法，實在練得不軟，沒別的你老就可憐可憐俺等辛苦一總吧，金威假作不知把頭一搖道，俺是怯條子，不懂得你老調坎兒，現在俺衣服是脫了，敬候那位大把勢賞個三着五着，也好叫俺們見識見識，鄧頭兒一聽，心想這就不好辦了，你說不動手吧，小孩是不依不饒，你說要是動手吧，大概齊不是這孩子的對手，況且那邊還有好幾個，谁知道誰都會什麼把勢，到底是久站公門的人，心思來得快，一看今天這個神氣，要不把身分底下去，恐怕是難出這個門兒，一捉摸，忽然計上心來，急忙撇開金威向刁龍一捧拳道，刁老英雄，俺等本是奉命前來，請那盜印的英雄，誰知一時言語間有些冒犯，二則俺看幾位也決不是盜印之人，俺等實在鹵莽，還求老英雄和衆位小英雄，恕過俺等冒失之罪，俺等便去回復太爺，任憑太爺發落，請了，回頭見，說完這話，轉身才待要走，只聽身後有人喊道，鄧都頭，你既不知道誰是盜印賊人，待俺說知與你，大家回頭一看，不由齊吃一驚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殺貪官俠客除奸 誅惡霸英雄結義

大家回頭一看，原來說話的正是華梁，刁龍頭一個向前道，你快說盜印的賊人現在何處，倘若拿着這廝，定要把他挽出他的心肝五臟看一看，倒要看看他有多大，陳裕泰看見

事情已經鬧到這個樣子，知道今天自己難免羞辱，再看鄧陶兩個也是一樣說不出所以然來，遂不得自己出頭，便趕緊搶出一步道，既是說起來這盜印的人有名有姓，那就何妨說將出來，也好叫大家知道知道，華梁微笑道，說出這個人來，俺却不知道，不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人物，俺等雖然和他沒有什麼深交，却是見過幾次面，要講憑能耐本事，大概他還說不上，這個人復姓東方，單名一個德字，不知衆位可有認識這位英雄的，大家一聽，全是一楞，陳裕泰心說，可是要了不得，怎麼這個小孩子這樣精明，他怎的沒有見着人，他就知道這是誰呢，倒是不得不問，想到這裏，便向華梁道，你從什麼地方看出是東方德，華梁笑道，不單俺知道是東方德，而且俺還知道他有個幫手名叫吳七哩，這時刁龍都不覺有些詫異，遂向華梁問道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，華梁道，這不是明明賊人自己留下的名姓嗎，說着指着那首詩道，這首詩名叫貫頂詩，每一句上頭，頭一個字，都是嵌在裏頭，東西南北，取一個東字，方算男兒用一個方字，德政不修，用一個德字，盜去金印，用一個盜字，合在一起便是，東方德盜，四個字，於是刁龍，陳裕泰，丁立，金威，華梁，方天玉，周大成，張興霸，尤俊英都一齊走了出來，好在距離不遠，不一時就到，鄧頭笑着向刁龍道，刁老英雄和衆位都請避屈，暫時在這裏坐一坐，等俺先進去，回稟一聲，然後再請諸位相見，說着又向大家作了一揖，然後轉身自去，這時

陳裕泰已然悄悄走去，這裏只剩下刁龍和一班小弟兄。呆呆的坐在屋裏，丁立一想，從今天早晨賣藝會見刁龍直到現在，始終還不曾向刁龍說清自己這般人的來歷，倘若少時見了知縣，一時問出破綻，恐怕於大家都有不利，不如把這件事從頭至尾，全都說清，免得臨時爲難，想到這裏，便偷偷往外面一看，只看雖然有幾個皂役模樣的人，却離這間房子很遠，便慢慢走了過來，向刁龍道，師伯你老人家千萬要饒過俺等才好，跟着雙膝跪下，刁龍不由一楞道，什麼事，快快請起，丁立道，你老人家當真信俺是你老的師姪嗎，刁龍叱道，難道你們就不是俺兄弟的徒弟，丁立道，俺等實有欺妄你老人家之處，俺等實在不是你老的師姪，不過俺等却認識俺那刁二大爺現在依然好生生的住在山東打虎溝，却未曾離開山東一步，俺此番進京，確是有事，不過不是找俺那刁二大爺，却是送俺真師父進京，刁龍急問道，你那裏又跑出一個師父來，端的姓字名誰，丁立道，方才你老人家不曾聽人說嗎，就是那身藏國寶的皇十七子呀，刁龍道，怎麼這裏又跑出一個皇十七子來，丁立向華梁道，你可把前後後細細向他老人家說一遍吧，華梁便把怎樣認識的皇十七子，怎樣惡了知府，怎樣逃奔出來，以及此次進京之意，都細細說了一遍，刁龍聽了，嘆呀一聲道，不好了，大家急忙驚問所以，刁龍道，你們這幾個娃娃，真是不曉事，既是同了這樣人物進京，就該連夜走去才是，怎麼反到這裏來尋癩惱，又

不該見了這多時，竟不說出一句實話，到了現在，只怕是要關得凶多吉少，丁立道，你老千萬不要着急，俺自有法調理這件事……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聽裏面一疊連聲道，帶，帶，帶，從外面走進幾個官役，向刁龍上下打量道，你就姓刁啊，刁龍道，俺姓刁你待怎的，那幾個道，太爺傳你們說話，你們要小心了，刁龍等隨着他們出了大門來到大堂，只聽一迭連聲喊道，刁龍等帶到，刁龍抬頭往堂上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堂上除去縣官之外，旁邊坐着一個，正是暫時自己的主人陳裕泰，就知這件事有些不好，正在猶疑之際，只聽堂上喊道一聲帶刁龍，刁龍便急忙走了上堂，只見知縣老劉用手一指道，刁龍你是怎樣指示你徒弟夜入府衙，盜去知府印信，印信現在何處，盜印的共有幾個，快快依實說來，免得你的皮肉受苦，說，刁龍這時已然明白這裏是怎一件事，自然不肯承認，因向知縣道，回老爺明察，俺這個徒弟，今天早晨才來，怎能作出此事，小人一概不知，老劉哈哈一笑道，他們個人都把名字寫了出來，難道還有什麼屈賴不成，刁龍道，請大人明察，如果真是俺那徒弟所做，他豈肯把自己名字寫上替自己招禍，這分明是暗中有人陷害小人們，老劉道，既是你說你徒弟今天才來，怎的便會有人陷害你們，再說你可知道陷害你們的那一個，快說，刁龍道，那小人一時却說不清。老劉大怒道，胆大的刁龍，來到本縣堂上，還敢這樣狡展，來，看過大刑，兩旁堂役正在喝喊堂

威之時，只聽堂下有人喊道一聲冤枉從下面跑上一人，堂役急忙上前攔住，老劉急忙往
下看時，原來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，便趕緊向下問道，你這漢子，姓名是誰，有什麼
冤枉，因何攪鬧本縣公堂，講，只聽那少年道，小人名叫丁立，原籍山東汶上縣，只聽
說師父刁龍，現在此處，因此小人們弟兄八個，來到此處，尋訪師父，不想來到此地，
天氣已晚，又不知俺那師父住處，便落在街東天德店內，聞得人言，滄州知府，行爲貪
劣，因此小人便約會一家師兄，夜入府衙，盜去知府印信，牆上的字，是俺師兄所寫，
小人一概不知，今天早晨遇見熟人，才打聽出俺家師父住處，便去投奔那裏，不想俺那
師兄竟自拐印逃走，小人們原要稟明師父，還不曾說得清楚，便吃太爺傳訊到來，小人
師父實不知情，此事全係小人與俺師兄所爲，千萬請求太爺不要爲難俺那師父才好，大
家不由齊吃一驚，心說這件事那裏能夠這樣輕完，只怕今天難逃公道，又聽知縣道：既
是你等盜印之後，就當逃走，怎的寄東留字告發皇十七子，却是所因什麼原故呢，丁立
道：這件事小人完全不知，這全是俺那師兄所爲，知縣道：那麼你師兄現在什麼地方，
你可知道，丁立道：自從盜印回店，小人就不曾見着他，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不過
小可想，此地他是人地生疏，也沒有什麼去處，說不定也就是住在店裏，知縣道：說了
半天，你的師兄他叫什麼名字呢，丁立道：他復姓東方，單名一個德字，大家聽到這裏

，方才明白丁立這番用心，又聽知縣道：那樣說來，這些事他們都不知道，僅有你和你們師兄他知道的詳細，不過本縣既然見不着你的師兄，便免不了要問你，你說這些事全是你師兄所作，可能找出什麼憑據嗎，丁立道：太爺不會看見俺師兄留下那首詩嗎，每一句頭一個字裏暗嵌着是東方德盜，難道還算不得憑據嗎，知縣聽了，拿起那張紙條又看了一看，才點頭道：果然不錯，不過你師兄既然把印盜走，又何必留下名姓，丁立道：俺這個就不知了，知縣道：這且放下不問，本縣只問你現在這印在什麼地方放着，快快獻上來，然後本縣去見知府，把你們罪名開脫不問，也就便宜你們了，丁立道：實在感謝太爺，只是這顆印，却不在小人手裏了，知縣道：現在什麼地方，丁立道：俺師兄自從把印盜得到手裏，他就不曾把印交到小人手裏，半路上他說他要小解，誰知他從那裏便私自走了，一總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知縣發焦道：如此說來，這顆印是不在這裏了，但不知你師兄此處可有什朋友，或是親戚，在這裏住，丁立道：一向不曾聽說他有什麼親友在這裏住，知縣道：那麼你可有什麼法子把印可以找回來嗎，丁立道：太爺如果把小人放了出去，小人們願意在三天之內，把俺師兄東方德和印一併送到太爺堂上請罪，不知太爺可肯釋放小人們出去，知縣聽到這裏，不住的眼看着陳裕泰，只見陳裕泰微微一笑，低聲向知縣道：這件事却無不可，不過老父母不要把他們全都放出去，

免得東西一頭不着，知縣點頭會意，便向丁立道：「既是如此說時，本縣便准你同着你三個師弟和本縣兩個班頭一同前去，餘者均留在本衙內，俟等三天之後，尋着你那師兄，取印歸還之後，再放你們一同回去。」丁立知道再說無益，便向知縣請求，願帶華梁，金威，周大成三人一同前去，知縣答應，丁立便向刁龍道：「師父徒弟作事不明，連累你老，你老千萬不要發燥，請你老暫時受屈，早晚徒弟還和你老相見，說完帶了華梁三個連同原辦鄧陶兩個一同下堂去了，知縣看丁立已去，便向刁龍道：「這件事雖然沒有你的事，不過在事情尚未辦明之前，你等暫不能先走，必須等事情辦了個水落石出，本縣自當放你們回去，這時却免不了要屈尊你們幾個，來呀，把他們幾個暫時寄在班房，不要過分難爲他們，知縣說完退堂，刁龍等自隨差人們走下堂去不提，且說丁立等隨着陶鄧兩個走出縣衙門，丁立向鄧叔寶一笑道，鄧都頭俺等雖是奉了縣太爺之命，前去找俺師兄，不過此地俺等係初次到這裏，人生路不熟，一切都要二位都頭指教才好，鄧叔寶道：「這件事雖是太爺請諸位帮忙，其實還是俺等地面之事，大家不要客氣，最好大家能把這事辦完才好，一路說着一路走，忽的華梁嘆的一聲道，師兄和二位都頭，快看前面來的是誰，大家抬頭看時，原來有兩個人，正靠自己這邊走來，忽然間而又向回走去，華梁知道丁立不認識東方德，便忙向丁立道：「俺看前面走的正是東方師哥，你我快快趕上前

去，說着大家急急趕去，誰知拐過這條街，却是一個三岔路口，再找那兩個人，已然是蹤跡不見，丁立向華梁道：你方才果然看清楚是東方師哥嗎，華梁道：那一點都不會錯，丁立道：那就不用忙了，大概今天夜晚可以訪個水落石出，此時可以先找一個地方吃些飯食，也好有力氣辦事，鄧叔寶道：這話對，先找一個小飯舖吃點什麼，就着也好休息休息，恰好眼前就是一個茶樓，字號是滿春樓，裏面帶賣酒飯，於是鄧叔寶在先，丁立陶定邊在後，一同走上樓來，大家找了靠樓窗的一間雅座坐下，吃茶之際，丁立向鄧叔寶道：鄧都頭俺向你老打聽一下，這裏出去向陳二太爺這樣人物外，不知此處還有這樣幾家，鄧叔寶道：此處像他老人家那樣門戶，並沒有兩三家，不知小壯士問這是什麼意思，丁立道：既然沒有，也就不必談了，俺再向你問一句，這裏可有什麼素行不法的人在這裏住嗎，鄧叔寶道：這句話雖然不知你是什麼意思，不過俺想你這所問的話，一定以爲是本地任有不法的人，窩藏土棍流氓，你們那師兄必定藏在那裏，你是這個意思不是，丁立道：俺不過是問一問，也好尋訪尋訪，鄧叔寶道，這裏却是實在沒有這類人物，只好再想別的辦法吧，陶定邊忽然向鄧叔寶道：這件事這樣說起來俺倒覺着有些眉目了，鄧叔寶道：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眉目呢，陶定邊道：這話在昨天快黑的時候，俺奉命到西鄉去查一個案子，回來時候，路過藤蘿莊，在一個酒舖裏吃飯，聽得兩個喝酒

的說閒話，他們說起小白樓小閻王家裏的事……鄧叔寶道那個小閻王，是不是那坐地大虫孫發，陶定邊道：不是他還有那個，鄧叔寶道：他與這件事怎麼又會發生關係呢，陶定邊道：你聽俺向你說，只聽一個說，老兄弟，這件事可不是我攔你高興，這話你自可向我說，可千萬別跟他們提，現在他們風是風火是火，要和那姓陳的較量下子，你趁早不用多話，倘若他們一反想，反而鬧得不合是，這件事我也瞧開了，實在弄得沒結果眼的時候，咱們趁早回北京也挨不了餓也受不了凍，別跟着担這個險，老兄弟你說是不是，又聽一個說道：大哥你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差，不過我這個人你不知道，咱們是好朋友薦來的，別管怎麼樣，總得對得起朋友，憑姓吳的什麼東西，他也敢跟咱們頭裏要譜兒，這話我可不該說，你瞧這兩天，這個勁兒味兒的誰受得了哇，今個這不是大哥您說到這裏了嗎，我也不管他們啦，我想明天一清早，趕回北京，我在這裏，實在瞧不下去這些個，這也不是咱們哥們假充高眼的話，只要咱們哥們前脚一走，我就敢保他跟着塌架子，不就是他小閻王嗎，准保連泥判官他都當不上了……兄弟你小點聲兒，雖然咱們哥們誰也不怕，可是倘或被人家聽見了，究屬有些不便，說到這裏，就聽不見人聲兒了，俺也就回來了，當時俺也就不會注意，現在這樣一提起來，不是前後都像有些關係嗎，丁立道：這樣說起來，却是有眉目了，只不知小白樓離此多遠，二位都頭可以陪俺前去一

趙不，陶定邊道：去是沒有什麼不可以去，不過在未去之先，必須預備齊全，要知小閻王在此地也是一號，不要把他看輕，到臨時鬧得措手不及，吃了他們的虧才好，要依俺拙見時，最好能在今晚，就到小白樓夜訪小閻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這樣一回事，如果二位都頭怕到了那裏出險，最好俺等到了那裏，取個暗勢，不必出頭露面，自要把消息探清，便趕快回來，然後再想他法，不知二位都頭以爲如何，陶定邊道：既如此說時，俺到有個計較在此，離此不遠地名關塘堡，那裏住着俺一個好友，名叫朱大庭，從前也是一個吃江湖飯的，後來洗手不幹了，就在關塘堡西裏，種了一點地，度着老年，從前和俺很有個不差，俺知道他和小閻王一般人素來相識，並且小閻王對於他很有有一番敬意，俺想那東方德倘若盜印投奔那裏，托出朱大庭一說，定然可以有個面子，只要他們能夠把東方德和印現了出來，俺等也可不必管他什麼閻王小鬼，不知你們幾位意下如何，丁立道，既是都頭肯其這樣幫忙，自是再好沒有，不過俺等和姓朱的素未謀面，便求人家幫忙，恐怕這件事有些不妥吧，陶定邊道，這件事却毫無妨碍，那朱大庭一則也是交朋友的人，二則這件事要和他一說，大小他還要生一點氣，這件事無論衝那一方面，他也不能不管，不過所慮的就是東方德沒有在小白樓，那就沒有辦法了鄧叔寶道，事已然到這裏了，只好是走一步說一步吧，現在天已不早，最好趕快先到關塘堡，把這件事向朱

總得臬上去爲臬，丁立道，不然大家都一齊上去，淨候你老去叫門如何，陶定邊道，也好，於是丁立在前，大家在後，都一齊走上坡來，平平整整的連一塊小石頭都沒有，大家都好笑陶定邊活見鬼，陶定邊自己也覺不是意思，便向大家道，諸位在這裏等一等，待俺去找他出來，大家便站在那裏等著，陶定邊便慢慢的走了過去，來到門前，輕輕把門拍了兩下，只聽裏面有人答應，跟着出來把門開了，陶定邊癡神一看，原來正是自己所要找的朱大廷，不由喜出望外道，朱大哥是我來找你老討教一點事情，黑天半夜的驚動你老，實在不安得很，朱大廷道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兄弟你，走吧，裏面去說話去吧，陶定邊道，俺那邊還有幾個朋友哩，朱大廷道，什麼人，快快讓過來，陶定邊道，倒是自己朋友，不過黑天半夜恐有些不便吧，朱大廷道，老弟這話你都說透了，你的朋友，就是俺的朋友，何妨請進來談談呢，陶定邊道，如此益發不安了，便向那邊把手一招道，喂請諸位到這邊來，陶定邊一一引見過了，朱大廷便把大家都讓了進去，坐下之後，陶定邊便大略着把來意說明，朱大廷聽了，把頭只不住搖道，這件事恐其有些難辦，俺和那坐地大蟲孫慶，雖然相識，却從來不曾共過事，況且現在這件事，比不得細微末節，倘若這件事他完全知情，恐怕這件事是徒勞往返，甚至於鬧出許多麻煩，依俺看，這却不是俺推辭，恐怕俺去也辦不出所以然來，陶定邊道，話雖是這樣說，不過你老要

知道，這件事究竟是不是他們手下所爲，這印信是不是果然落在這裏，現在並不明白，最好還是請你老辛苦一趟，到那裏看看，探一探虛實，俺等便好着手，這個論來你老一定不會推辭了，朱大廷道，果然只爲探聽虛實，那說不得只好替衆位走一遭，最好列位也隨俺前去，就在他那村外等候，倘若真個落在那裏，諸位也好就地想法，大家答應，便一同從朱大廷家裏出來，這時已有二更多天，道路漆黑，大家都有點不辨方向，只隨着朱大廷走，原來離着這裏並不很遠，一看前面是一片大樹林，朱大廷道，諸位請看，過去這片樹林，就是小白樓了，諸位出了樹林，就請止步，待俺一人過去看看，諸位就在這裏等俺好了，大家答應之間，已然過了樹林，朱大廷向大家道了聲少候，直奔那邊村落而去，大家便在這裏閒談坐等，看看已然三更打過了，依然不見朱大廷轉來，大家不由互相啾咕，陶定邊道，怎的還不回來，難道是出了什麼差子不成，不過朱大廷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，一些烏合之衆，恐怕不見得能奈他何，但是怎的這半天還不見轉來呢，鄧叔寶道，也許是被他們留住，不放出來，因此就攔住了，也是有的，金威道，這件事依俺看時，不須仍在此地等候，何妨大家一同進去看看如何，丁立道，這件事却鹵莽不得，總還是等一等好，大家無法，於是又在那裏等了又有半個更次，依然不見朱大廷轉來。大家發耐不得，便各自收拾自己兵器，一同護進村來，說來却是怪事。大家都

已然到了村裏，却仍然一個人未遇，一看路北是一個大紅莊門，裏面隱約猶有燈光，陶定邊悄悄的道，諸位看，這個大門，一定就是坐地大蟲家裏了，你我大家，不可齊從這裏進去，恐妨他人暗算，最好找一個僻靜地方所在，從牆上過去，於是陶定邊在前，大家家在後，一直夠奔莊門西頭牆下，恰好那裏有一個小土坡子，陶定邊便向前一指道，從這裏進去最好，不過可有一樣，大家進去之後，最好不要再和俺走一起，免得被人家撞上，多有不便，大家齊聲悄悄的答應，一齊上了土坡，往裏瞧看，只見裏面有的地方漆黑，有的地方還有燈亮，陶定邊道聲留神，自己一縱上了牆頭，復又往下一跳，第二個就是丁立，也是往牆上一縱，才待往底下一跳時，只聽陶定邊在底下嘆咚一聲，哎唷一聲像是摔倒在地，便急忙一提氣，復又收回兩腿，再往下一看，陶定邊已然站了起來，便也一縱身跳了下去，大家都都跟着一同來在裏面，丁立向陶定邊道，陶爺你老方才可是沒有看穩嗎。俺看你老似乎是摔了下子似的，陶定邊嘖了一聲道，今天真是有點邪了，不知怎的三次都是腿一軟，差一點沒有摔壞了，真是有些怪異，丁立道，你老再走留一點神就好了，陶定邊道，先不要說那些，俺還是來商量商量目下吧，你們看這院裏雖有燈光，却不會聽得有人言語，恐怕其中出了什麼舛錯，大家各自務必留神才好，衆人一想，果然聽不見一點語聲，便都點頭稱是，丁立道，俺却有個主意在此，俺願意第一

個打頭進去，不要一齊前，等俺到了裏面，看出沒有什麼危險，俺便從裏邊扔出一塊石頭子來，然後大家再跟蹤前進，如果俺進去多時，仍然不見動靜，諸位就另想別法，從旁處進去，搭救俺出險地，大家全都答應，丁立便把腰帶緊了一緊，把兵器按了一按，才奔裏面那屏風而來，踢着腳兒轉過屏風門探頭一看，把丁立大大吓了一跳，一看裏方正廳五間，全都是明燈亮燭，照得和白天一樣，最怪的是裏面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，急忙縮轉身軀，來到外面，急向大眾把手一招，衆人急忙跑了過來，丁立把裏邊情形一說，大家也是一楞，金威道，依俺說，這件事也可明明白白的從旁邊打了進去，俺想憑着你我兄弟本領和二位都頭又都是奉命出來查案子的，怕他什麼，就是鬧出事來，俺想也不要緊，豈不省却這樣做賊似的，再吃他們用詭計算了，那更是丟個老大的人，大家一想，這話說得也是，陶定邊道，既是如此說來，且待俺上前去通知他們，果然陶定邊在前，大家在後，一直走進屏風門，陶定邊一順手中鐵尺，高聲喊道，坐地大蟲孫慶聽者，俺陶定邊，奉了縣裏太爺之命，前來捉你到案候質，你若是識時務，快快出來隨俺等到縣裏去回話，如若遲延，免不起俺就對你不住了，陶定邊嚷完之後，依然不見一點動靜，陶定邊道，難道都死絕了不成，諸位隨俺來，說着大踏步，幌進屋裏，再仔細看棹上擺了全份杯筷酒菜，像是個還沒有吃完的樣子，只是裏面依然連個人影子都沒有，

衆人不由一陣發楞，陶定邊道，難道說是遇見鬼了，怎的連個人影子都不見呢，鄧叔寶道，這件事情我倒明白八九了。陶定邊道，你明白什麼，鄧叔寶道，這件事俺想一定是朱大廷素與孫慶有個不錯，雖然明著是答應俺等前來探訪，暗中恐怕自己向這方露了消息。所以大家才都逃跑，你想這話是不是，陶定邊道，不能，不能，朱大廷雖然是曾經做綠林生意，不過此人頗俠氣，絕不肯隨和他們這班匪類。恐怕其中還有別情，大家正在思想之際，猛的聽華梁喊道，列位抬頭看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在正樑上貼着一個紅紙條兒，隱隱約約的上頭似乎是有字，只是看不清上頭是寫的是什麼字，鄧叔寶道，且把棹子拖攏來，上去撕下來看看，丁立微微笑道，這還用拖什麼桌子，待俺來，說到這裏，把衣襟一掖，蹲下身去，就地一擰雙腳一蹬，平空起去，足有丈數多高，不上不下，恰恰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，大家見了，不由齊喝一聲采。丁立已然雙腳落地，華梁接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，立威華梁，速去萬花塘，印保可得手，搭救你師王，華梁看罷，不由連喊怪道，丁立道，上面寫的什麼，何妨念給大家聽聽，華梁道，這字帖之上，叫俺趕快奔萬花堂。誰知萬花堂在什麼地方，陶定邊道，萬花堂，俺倒聽說過，就在這孫慶家裏，既是這上面是這樣寫着，俺等便去看看，雖然不知萬花堂在什麼地方，無妨進去滿找一回，難道還有找不出嗎。丁立道，現在也只好如此，於是陶定邊在前，丁

立等在後，一直勾奔後面，一看果然有一座花園，四面全是虎皮短牆，裏面確是燈光未息，陶定邊道，這裏差不多就是了吧，這次待俺進去看看，諸位在這裏等等吧，丁立道，且慢，這次待俺和你老一同進去如何，陶定邊道，那是再好不過，如此丁壯士請吧，於是丁立陶定邊兩個一前一後，伏身而起，早已跳入園中，只見一溜北房，共是七大間，裏面燈光大亮，却依然不見一個人影兒，借着燈光一看，在正中間這間大廳的迎面懸着一塊匾，上面寫着三個大字，陶定邊認得是萬花堂，便悄悄向丁立道，這裏就是萬花堂，怎的依然看不見一個人，丁立道，且把他們招呼進來再做計較，說着復又跳了出去，向大家說明，大家道，既然是萬花堂在這裏，總要進去看看才好，於是大家都跳進園來鄧叔寶道，這屋裏你們可曾進去過，丁立道，這個却還不會，鄧叔寶道，可曾從後窗戶探望裏面，丁立道，這個也不會，鄧叔寶道，今天這件事却十分蹊蹺，總要特別留神，不然今天難免在這裏出乖露醜，陶定邊笑道，你又拿出那高眼來了，今天這件事，據俺看全算不了一回，不過是孫慶今天不易捕獲到案，這其中一定是他聽見俺等說話，他們知道不敵，便暗自後面跑了，這裏頭那裏還會出什麼乖露什麼醜，且待俺到裏面看看是怎樣一件事再說，說着一邁步竟自走進屋裏，鄧叔寶才待去扯他已是來不及了，只見他才一邁進門坎，撲咚一聲，早已摔倒在地，門外衆人，急忙扯出兵刃，才待往裏面

一闖時，只見他早已翻身爬起，向大家一招手道，你們快來，他們都在這裏了，華梁等來到裏面一看，不單是東方德，吳七，吉二，馮利幾個在內，地下還躺下一大堆，一個也不認得，再仔細一看，連那個幫着自己前來打探消息的那位朱大廷，也都倒在地下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周大成哎呀一聲道，原來是他也來了，華梁忙問道，你說誰來了，周大成道，俺並沒有說誰來了，不過大家知道這些人怎樣被獲遭擒的嗎，大家齊說不知，周大成道，你們仔細看看他們這些人身上，可有什麼綁的繩子，還是有些什麼東西嗎，大家仔細再一看時，原來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綑綁，只是每人都在小腿上釘着一根極細的針，華梁這時已然有幾分明白，便問周大成道，師兄，依俺看時他們都是中了毒藥暗器了，但不知道俺說的是不是，周大成道，一點也不錯，是受了毒藥暗器了，這時大家都回過味來了，才明白怎樣這些人一點沒有綑綁就會起不來，鄧叔寶道，這一點也不錯是被毒器所傷，不過不知道這種毒器叫什麼名字，打上之後能夠多少時候致命，可還有什麼解救沒有，周大成道，這種東西，名叫見血封喉梅花針，是純鋼所造，用毒藥喂好，打上之後，子不見午，午不見子，一定準死，如果這時把針一拔，針眼受風，當時就死，解藥一定有，不過這種解藥，不是打毒藥暗器的人，不會有這種東西，鄧叔寶道，這樣說來，這幾個人一定必死了，一時那裏去找會打毒藥暗器的人呢，華梁一笑道，這

倒不難，用手一指周大成道，只俺這位哥哥就會，鄧叔寶一聽，趕緊就是一揖道，恁地時便請小壯士快快把他們解救過來，也好訊問他們這印信的下落，周大成道，這件事却忙不得，大家先把他細好再說，不然一經解救過來，就又要多費手脚了，大家點頭稱是，於是大家動手，把地下諸人，一齊細好，一數整整十五個，丁立問陶定邊道，陶爺你老這位朋友，怎麼樣，也要把他細上嗎，華梁道，這件事據俺看起來，似不和他有什麼相干。依俺的意思不用細綁，先用藥把他救了過來，即或他有個什麼不願意，或是變卦，也不要緊，難道你我這些人還怕他跑了嗎，大家點頭稱是，這時已有人把涼水取到，周大成用水把藥化開，給朱大廷沖了下去，才取出針來，又替他上好藥，不到三五分鐘，只聽朱大廷肚裏一陣骨碌碌亂響，跟着翻身爬起一聲喊道，好賊子，敢暗算你家老太爺，俺與你勢不兩立，睜眼一看大家，不由詫異道，你們怎麼也都進來，陶定邊道，只因大家在外邊久候多時，仍然不見你老出去，大家放心不下，才跟踪進來，不想你老果然困在此地，朱大廷把手一拍道，幸得你們進來，不然俺命休矣，陶定邊道：「這話是怎樣一件事？」朱大廷道：「咳！也是俺太以自恃心想這一羣草包，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，誰知便着了他們道兒？俺方才一進來，便會見了孫慶，他見俺到來，却還以理相待，俺便問起這盜印的賊人，是否落在此地，他竟一一認了，便勸俺喝幾鍾酒，等俺把

酒喝完，他便同俺去捉拿盜印之人，誰知俺還未曾動身，便從俺對面來了一種暗器，俺雖然知道，只是已然躲之不及，竟自被他釘上肩頭，俺覺得一麻，就知道不好，一定是受了毒藥暗器了，以後是怎樣？俺便全不知道了！」這時周大成已然挨次把這些人全都救了，不一時全都醒來，一看自己已然全都被綁，便都閉目不語。華梁從那邊走過來道：「東方德：你不要閉眼睛，俺有話要問你。」東方德把眼睛一睜，看見華梁笑嘻嘻的站在自己面前，不由咬牙憤恨道：「姓華的：俺和你是前世結下了對頭，今生今世不能殺你，來世來生也必要尋你雪恨，也是俺一時不愼，誤中你等奸計，以致被獲遭擒，你等是個英雄，就應此時一刀將俺殺去，結個鬼緣，下世也好見面，你要打算拿俺到官討功，俺東方德不會罵人，姓華的你就算不了英雄好漢，更不許你在俺面前這樣絮絮叨叨。」說完又把眼睛閉上，丁立一看華梁是一點台階也沒有，便急忙走了過來，把華梁一推道：「兄弟躲開，等俺來看看這位朋友，華梁往後一撤身，丁立便走上前去，向東方德道：「朋友：請你和俺說幾句話好嗎？東方德復又把眼睜開，便向丁立道：「姓丁的：俺看一路之上，就是你精明強幹，俺頗願意和你交一交，現在你既是要問俺話，俺却不攔你說，不過你要說些英雄話，不要說些骯髒話，你要不說英雄話，那就請你不要來囉嗦，任憑你們發落好了。」丁立道：「俺雖不是英雄，却會說英雄話，你和姓華的

結仇，雖然沒有俺姓丁的在內，不過也會聽得他說過：至於這件事是非曲直，俺都完全不管，不過俺想你既然愛聽英雄話，自然也是個英雄，不過既是英雄，就應當正大光明，作出些磊落之事，既和姓華的有仇，就應找到他的家裏，明槍亮刀，大殺大砍，他的力量弱，被你殺了砍了，死而無怨，你的力量不及他，許你再練再來找他，那才是英雄所爲，大丈夫所作，怎麼明着你怕了人家，却暗中給人家栽贓作證，朋友：你還說你愛聽英雄話，你却怎的不作英雄事呵？」東方德聽了一笑道：「俺這話俺還覺可聽，不過你只說對了一半，那一半你却沒有知道，俺和姓華的原無深仇，但是俺却爲他把事情丟下，俺一路追蹤前來，原是打算看看你們到底所作所爲，是不是英雄的路子，後來才知道你們果然尚不失爲正人一流，所以俺才一路悄悄的跟來此地，要不然的時候，你們還想活到現在嗎？至於俺此次入府盜印，以及寄柬留刀，一則讓你們看看，俺東方德也不是一點本事沒有的人，二則是受了姓吉的和姓馮的再三苦勸，才做出此事，俺原想難爲你們三兩天，然後俺再把東西送回去，至於跟你們在一起的那個姓王的他究竟是個什麼樣人，俺就不信他是教拳棒的先生，所以俺才叫他去吃兩天苦，俺來到這裏，原是吳七同俺來的，不想反倒連累他們。」丁立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你老果是英雄，俺先替俺師弟向你老謝過，說着迎面就是一揖，跟着過來就把東方德的綁繩解了。陶定邊一見，急忙

上前向丁立道：「丁爺：這件事他可是個首犯，要是放了他，這件事可就不好辦了！」丁立哈哈一笑道：「都頭你老雖然久在公門，却是於人情上不大熟習，東方爺是英雄，豈肯逃走？你老只管萬安吧了！」這時華梁也趕緊過來，向東方德一揖到地道：「只爲俺姓華的，却連累了都頭，現在無事，俺這裏先向都頭拜過！」東方德也急忙還禮道：「這個俺一向有限不識正人，反勞公子這樣，真是愧死人了。」丁立道：「好了，現在都已和好了，沒別的，就請東方爺把盜的印信，交給俺等帶回完案，絕不致連累你老！」東方德道：「這就不對了。既是承你們看得起拿俺當個英雄，就應當把俺送官完案，如果這樣一辦，俺還成個什麼英雄了？」丁立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益見得你老是個英雄了，既然如此，你我事不宜遲，就赶快勾奔縣衙，交印完案，也好救出俺家老師。一華梁聽到這裏急忙上前攔住道：「且慢！這件事據俺看時不是這樣辦法，俺等出來之時，便曾說起，東方爺是俺等師兄弟，說法出來只管找印，不能拿人，現在既已有了下落，並且俺等已向東方爺賠罪，如今再叫東方爺跟着投案打官司，那就不是意思了，依俺打算，最好請東方爺把印交付俺等，俺等回去見知縣銷案，就說是東方爺已逃避，請縣官不要深究。那知縣願意在得回印信，見了印信自然也就沒有話說，俺等保出師父，大家也好走路，還有一節。就是吉二，馮利，他等雖然以小人之心對待俺等，俺等也不願意與

他等結怨，當着衆位，把他等抖擻一放，任憑自去謀生，至於本地莊主，俺等並不知道他等聲名如何，好歹也不與俺等相干，更不可鬧到縣衙，現在也可以放他們起來，不過有一樣，俺却要問問貴莊既是這大的聲勢，怎麼俺等進來半天，却沒有看見一個下人？」孫慶躺在地下喊道：「這件事連俺都有些摸不清哩！俺這莊裏多了沒有，連莊家人帶練把式的，差不多也有個一百五十多號人，不知怎的一個不見？」丁立道：「這些話都可以暫時不談，方才俺華師弟的言語，大概東方爺也都聽明白了，這件事不管怎樣，總求東方爺行個方便吧！」東方德長嘆一聲道：「咳！你們諸位特英雄了，既是承情不叫俺到案打官司，俺還有什麼說的，就請諸位把他們放開吧！」華梁親自動手，把大家放開，大家站起來，臉上都有些不似意思。這時東方德把手向腰裏一摸，嚶呀一聲道：「不好！這顆印明明放在俺的腰裏，怎的不見了？」大家一聽不由齊吃一驚！陶定邊道：「這一定是你攔忘了地方，最好再仔細想一下，是不是放在別的地方了！」東方德道：「俺自從得了印信，始終未曾去身，怎會放在別處？不過這件事俺一時也說不清，怎的這印信便會不見？」丁立道：「俺來再問一句，方才衆位中毒器的時候，什麼人在先，什麼人在後，當時是個什麼情形？你老可以告訴俺一遍嗎？」東方德道：「當時情形，是俺等正在飲酒之際，却聽得房簷一響，孫莊主才跳出去一看，就被毒器所傷，第二個

就是俺了，也是將將走到門口，便被毒器傷在左腿上了，只覺得腿上一麻，便倒在地，以後的情形，俺就不知道了。」丁立聽了點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遂走向馮利跟前道：「這位就是馮爺吧？先前你老和姓華的怎樣結的怨，俺不知道，如今話已說過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！請你老把印信拿了出來，交給姓華的投案打官司，絕不使你老爲一點難，受一點委屈，這件事包在俺的身上，便請你老行個方便吧！」馮利聽了連連搖頭道：「丁爺你老這話說的太罵人，想俺姓馮的累次和姓華的爲難，現在人家不但不念舊恨，反救俺毒藥之傷，又肯開脫俺不使俺到當堂打官司，俺就土牛木馬，也應當知道感激，怎肯藏起印信，和衆位爲難。再者：如果俺把印信既已弄到手內，焉能不遠走高飛，反呆在這裏之理。這件事俺是實在不知，求你老再問旁人吧！」丁立一聽，實在不像是他所爲，也就沒了辦法。東方德道：「丁爺：俺大胆叫你一聲老兄弟，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再問了，好在這件事是俺所爲，大家都已深知，就請衆位隨俺到陞縣衙，見了知縣大人，俺願一人領罪，救出令師便了。」丁立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只好是見了縣太爺再說吧！」於是便向衆人都道了一聲「得罪」，請同往縣衙裏去一蹣，大家此時，別無話說，只好是低了頭跟着一同走了出來，這時天氣已經快亮，東方似乎已然略現白色，丁立向陶定邊道：「都頭：這件事還是有些不妥貼，你我大家，全都奔往縣衙，這裏連一個人都沒

有，也不像一回事，這裏總要留下一兩個人才好！」陶定邊道：「這件事說得却是，便是俺華小爺在這裏略候一時吧。」丁立道：「也好。」這時大家全都一齊走出門外，剛剛出了大門，只聽陶定邊一聲怪叫，平空的便跌了下去，這回丁立眼快，早看見台階下蹲着一人，自己依然不露聲色，假作去扶救陶定邊，却平空飛起一脚，喊一聲「着」，竟把那人踢倒。丁立才待一上步踩住，那人就地一滾，已然躲過那一腳，趁勢雙腳一挺，早已平空躍起；丁立才要往前追時，只聽身後有人喊：「丁立不可莽撞！」丁立一聽說話聲音好熟，急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正是王先生更名王遜的臬十七子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忙上前行禮道：「你老人家怎的也來到這裏？」這時大家也都聽出是王先生，便個個跑到跟前行禮，驚問怎樣得到這裏，王先生道：「這話一時說不完，最好大家都上裏邊去再說吧！」遂又向那邊一招道：「喂！你們也都過來吧！」只聽黑影裏有人答應，騰騰跑過好幾個來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正是張與霸，方天玉，尤俊英，餘外還有兩個，除去鄧陶兩個不認得，大家全都認得，一個苗正義苗二侉子，一個是自己師兄弟曹小芳，大家益發一楞。當時大家在一楞之下，復又步進院來，一直到裏面，華梁才要向前問苗二侉子，怎樣到來，王先生却攔住道：「這裏沒有工夫細談一切，此處不出一個時辰，便會有人到這裏來搜捕，最好是找一個僻靜地方去談一談。」丁立道：「地方却有，恐

怕不大方便，便是離這裏不遠關塘堡朱老英雄家。」王先生才要問時，朱大廷急忙答道：「那有什麼不可以，不過恐怕家人招待不週罷了。」丁立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大家可免去這一切客套，既是朱老英雄，不以俺等冒昧爲嫌，便請趁早頭前引路。」陶定邊道：「你老在前頭走，千萬要留神，不要也像俺一樣，連摔直摔才好。」丁立道：「你老只管放心吧，俺保險以後決不會有這樣事了。說着向苗二侉子一笑。於是朱大廷在前，衆人在後，出了小白樓直奔關塘堡。朱大廷上前叫門，裏面出來一個婆子把門開了，向大廷道：「你老怎麼深更半夜出去，直到怎樣晚才回來？叫人家等了這半天。」朱大廷道：「那裏有這些話說！」那婆子道：「不是呵，你老才走不多時，便來一個老人家，打聽你老人家，俺說你老出去不在家，他說少時便回，一定要到裏面去等，直到現在還沒有走呢。」朱大廷聽了詫異道：「俺那裏有這樣一個老朋友？又怎的會深更半夜來到我家等我？待俺進去看看他是誰？」大家隨着朱大廷走了進去，朱大廷來到裏面一看，果然坐着一個老頭子，年紀似乎比自己還大，却是從未識面，正待過去請問姓氏，只見丁立笑道：「咦！你老人家怎麼倒先來到這裏的呢？」未只聽那個老頭子把手向苗二侉子一指道：「這事你們從頭至尾都去問他吧！」丁立便來問苗二侉子，苗二侉子笑道：「你們大家都坐下，聽俺從頭慢慢的向諸位說。」大家便真個坐了，苗二侉子道：「這件事提

起來太長了，還是從頭說起吧；自從你們大家分排定了，跟隨王先生進京之後，俺這姪女便一定要跟了來，是俺當時把他攔住，等到你們動身之後，俺等便一路跟踪下來，路上便碰見了吳七爺，吉二爺，東方爺，馮爺四位，他們跟在你們背後，俺和小芳便跟在他們背後，一路之上，他們未肯動手傷害你們，俺等便也不肯傷害他們，小芳便隨東方爺他們去了。在店裏聽小芳說起東方爺偷印得手，又是怎樣到知縣衙門。寄柬留刀，俺才帶定小芳跟隨東方爺下來，路上聽見吳七爺說是勾奔小白樓孫家寨，俺又和小芳趕回城裏，這時大家已然到了縣衙，俺聽說尋找東方爺，看出貫頂詩，俺心裏十分痛快，便命小芳跟隨衆位一路，俺便逕奔小白樓，果然這時大家正在談論盜印之事，俺正思忖怎樣下手之際，小芳已然趕到，說是衆位已然請出朱爺來暗訪此事，後來朱爺進來之後，還未提起此事，大家便要暗算朱爺，是俺和小芳商定，俺蹲在房簷上，做出聲音，引衆出去看，却叫小芳蹲在房角下打梅花藥針，微俸衆位未曾看出，俺等才因之得手。」丁立道：「二叔真格做得神出鬼沒，只是他們這些家人，都往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苗二侉子笑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俺自會慢慢的說到這裏，俺和小芳既把衆位用藥針打了之後，俺便和小芳復入縣城……」華梁聽到這裏，急忙向苗二侉子道：「你老這次進縣城，俺却明白了，一定是還知府印信去了。苗二侉子把手一拍笑道：「真個被你一句說着，俺

本來預備到後頭賣扣子的，沒想到在這裏被你一句說破，只好便宜你這個扣子吧，俺本打算把印信送回，救出你家先生，大家走路，也就散了，誰知俺和小芳行經縣衙，入內一探，正趕上那官兒和陳裕泰兩個在一起談話，聽他們所說，那官兒却和知府有些不和……」刁龍急接過說道：「不錯，他兩個一向不和，後來便怎樣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俺聽他們的意思，如果你等把印找回，他只說並無下落，便可以壞了那個知府，並且打算把你們一網打盡，俺聽到這裏，便想下去殺了那狗官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王先生急忙用手一肘苗二侂子，苗二侂子道：「怎麼？你老還怕這二位都頭聽了難堪嗎？俺一路之上，早已認識了他們二位，俺若不看他二位老英雄時，說句斗胆的話，恐怕他二位也和那位知縣大老爺升天好久了！」王先生聽到這裏驚道：「難道你真格做出來了不成？」苗二侂子哈哈一笑道：「你老是真不知道，還是假不知道？俺若不將他做翻時，你老幾位難道就平平安安出來了？」這時鄧陶二個，臉上顏色，便是七月天氣陰晴不定，青一陣，黃一陣，紅一陣，好不懊惱，只是眼睜睜處在這種情勢下，那裏還敢說什麼，只好是楞在那裏聽苗二侂子說。苗二侂子又道：「當時小芳把俺攔住，說是不如先還印，然後殺他兩個，再救大家，俺想他說得有理，便依着他的主意，到了府衙，把印送回，然後又到縣衙，借重小芳的藥針，賞了他們一人一針，一則有毒，二則又都是致命傷，恐

怕也就不會幸免了，然後俺又和小芳去到監裏，救出衆位。」丁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老又大鬧了一次監獄了，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却不曾，這却是俺用的一個計策，俺拿針打傷那官兒時候，房內正好無人，俺便在他桌上，順手扯了一根堂籤，到了外班房，就說是那官兒傳他們到後堂問話，他們也是大意，便把他們幾位交給了俺，好在這時正在半夜，剛剛轉過大堂，俺便向他們幾位說清來歷，這才從牆上跑了出來，俺那時已知衆位這裏必定要審問究竟，俺才請刁老哥先到朱翁家等，俺等才投奔小白樓，這就是這始末根由了。這時朱大廷才知道方才那個老者就是刁龍，又急忙上前行過禮，王先生道：「這件事却怪苗二弟做的大意了一點，那縣官和陳裕泰，固然有取死之道，不過不必我們去殺他，至不濟他也是國家一個命官，殺官豈不情同造反，這件事如今倒有些難以措置了！」苗二侉子笑道：「到底是你老和俺不同，俺就知道殺奸除惡，心裏痛快，誰管他什麼官不官，不錯，俺現在已經把他殺了，俺却全沒有往心裏去一點，你老只管進你老的京，這裏有什麼樣事，都有俺料理，這個也就沒有什麼難措置的了罷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話却不是這樣說法，咱說的全是好話，固然，像這種睡官，亦可以把他殺了爲民間除患，不過你要知道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用眼一看鄧陶兩位。苗二侉子把頭一點道：「俺明白了，你老的意思一定以爲這二位是差應役，如今聽說他們頂頭上司，被俺等就

這樣糊裏糊塗殺了，他等定不會和俺等罷休，這有何難？待俺當時想個法兒，也就解了。說着用手往背後一扯，咻的聲早把雙鉤扯出一隻向鄧陶二個把手一招道：「二位都頭，恕俺姓苗的斗膽了！」王先生一看，益發的不是事了，俺急忙搶上一步，攔住苗二侔子道：「二弟你打算怎麼樣？」這時大家都趕過來攔住。苗二侔子哈哈向大家一笑道：「諸位攔俺怎的？俺實有意結識這二都頭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二弟：你當真要這樣一來，那就不夠英雄所爲了。」苗二侔子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夠英雄！嘔！原來諸位錯會了意思了，只因俺看二位都頭，言談動作，都不愧爲人中豪傑，實是俺們一流人物，在那官兒手下，也是事非得已，如今那官兒已死，俺等行動，也全都被二位看透，俺想他二位這時回去，也非易事，況且跟在那種人手下，還能夠幹出什麼大事？反不如同俺等一同進京一行，大家作個好朋友。因此俺舉鉤過來，和他二位商議，倘若二位有不相信時，俺願滴血爲誓，不料反致諸位動疑。」說着自己挽起左臂，用右手鉤尖只一撩，當時鮮血便下來了，鄧陶二個，聽了這一套話，心裏本來就十分同情，如今又能這一舉動，那裏還會說出不願意來，急忙向前一進步，雙雙跪倒，齊稱苗二英雄，俺等一向不識英雄，今天方識尊顏，如果不以俺二人先前所做爲太壞，敢高攀一句，就請你老謔俺兩個做個兄弟吧！」苗二侔子笑道：「如何？果然是個英雄，俺也願意收你們二位做個兄弟，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旁邊有人喊道：「怎麼要拜把子，請苗二爺把俺也算上，俺和你老認識還在先呢！」要知說話者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周大成大鬧金友居 曹小芳夜探禮王府

大家回頭一看，原來說話的，正是東方德，苗二侉子道：「怎麼你也打算交俺等嗎？那再好沒有的了！來，來，便請過來序個齒吧！」東方德道：「既承二爺不棄，俺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；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裏既沒有外人，但講何妨？」東方德道：「俺這朋友吳七，雖然本事不見高強，也還去得，人却十分端正，從不肯作出一些苟且之事，現在俺願意請二爺多交一個朋友，便連俺這朋友也算在其內如何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是東方爺這樣說他，想來他一定是個好的，就請過來一同行個禮吧！」東方德大喜，便忙招呼吳七過來，同向苗二侉子拜了，又向鄧陶二個互相拜了，大家又都過來賀喜。苗二侉子道：「現在這些事都解決了，還是來談正事吧！」遂向馮利吉二道：「要依着俺們結拜規矩，像你們二個這樣小人，就應了去替世上除害，無奈華小官人，不肯作出這樣不義氣的事。就請二位速離此地，至於以後，二位是打算報恩報怨？全憑二位自己天良，俺也不願再說什麼，二位請便吧！」吉二道：「苗二爺：俺只因一

時不明，受了旁人蠱惑，以致落得如今。俺是追悔不及，現在蒙華小官人不念已往，放俺逃走，無奈這時，俺已是無家可歸之人，還求二爺替俺美言一句，俺願跟隨諸位英雄，路上伺候個茶水，也免得俺漂流在外。」說到這裏早已拜了下去。苗二侉子道：「快起來！你既是肯這樣改過自新，原不難把你收下，不過俺等此番上路，並非尋常，一路之上，多了你這樣一個人，却多有不便，最好現在你暫尋別路，等將來華小官人，回到山東，依然把你找了回來，絕不致把你漂流在外，這件事俺願担保，你看好嗎？」吉二還要囉唆，旁邊馮利用手一扯他道：「這件事你還沒有聽明白嗎？既是苗二爺說出此時代你不便，一定不會有錯，你就依實的去另尋別路吧！」說着拉了吉二自去。苗二侉子道：「俺看姓吉的這條命，終久是要送在姓馮的手裏。」大家也跟着嘆惜一陣。苗二侉子又向坐地大蟲孫慶道：「這回事却攪得你不輕，實在是得罪得很！現在事情已然至此，再說什麼也是無益，你趁此時快快同衆兄弟走吧！不過，千萬不要再回小白樓，要緊！要緊！」孫慶道：「苗爺的話，俺已然聽得明白，只是不知爲什麼回小白樓不得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俺說回去不得，使回去不得，待俺說個理你聽，你想想知縣被殺，這時早已有人知道，難道還不尋找都頭，大家都知道都頭已上小白樓，大家必去小白樓，到了那裏，連個人影兒都不見，豈不生疑？你等這時回去，豈不是自投羅網？倘若再開

出些旁的差子來，俺等越發的對諸位不過，所以不得不向諸位申說一下。」孫慶一想，這話說得極是，便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向吳七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七哥：俺姓孫的這份家業全交你了。」吳七道：「兄弟：這件事委實是哥哥害了你，連這時哥哥也沒有法子，可以報答你，兄弟你走吧！哥哥日後自有對得起你的那一天。」孫慶說了一個好，才待同大家走去，苗二侉子急忙喊道：「且慢；俺還忘了一件大事哩！」孫慶等復又站住，苗二侉子道：「不是你等這樣一耽擱，俺倒忘了一樁大事，孫莊主，你可知道你家的下人，現在都在什麼地方嗎？」孫慶道：「這件事不但不知，而且還頗以爲奇怪哩！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件事說出來，一些也不奇怪，是俺同小芳進莊的時候，就想到莊裏莊了一定是多的，倘若聲張起來，一定多有不便，因此俺和小芳商議，在前邊用藥針打傷了一個莊丁，把他扛到前邊樹林裏，又用解藥把他救醒，問出他莊裏有多少人，他們一夥有多少人，問清之後，俺便向他說出俺等來歷，當時俺便告訴他去告知他們同夥，趁早散去，不然俺便要用藥針將他等全都扎死，並且俺又告訴他，這回事完全不與他主人相干，你們主人也是被牽連在內。你等如果有衛護你家人之意，可以把你家人內眷誑出，送到你家人或親或友的家裏，最好將家中細軟東西運去更好！等到事定，快快去找你家莊主，不然的時候，恐怕你家人鬧個家產盡絕。你可以想想，你們在最近有什麼

親戚或朋友，快快去找，一定可以見到孫莊主，請吧！」孫慶聽了大是感謝道：「苗二爺你這番好意思，俺着實感激不過，容俺且自去尋找他們，改日再謝吧！」說着代了手下一般人自去不提。苗二爺道：「好了！現在也沒有外人了，待俺把心曲說知諸位，俺等這般人，除去鄧陶兩個兄弟外，只怕連東方兄弟也不見得全然知道俺等這次進京的意思，現在無妨再細說一遍。」遂把王先生的來歷，和這番進京的意思，又細細說了一遍，鄧陶兩個才知道王先生就是皇十七子，大家不由起敬。苗二爺道：「這件事既然說知諸位，趁着今日天氣不壞，就可以動身進京了，不過俺還有幾句話說，那京城之內，乃葦穀之地，比不得別處好混，此番進京，大家必須嚴守行藏，免得叫別人起疑，最好大家到了京裏，不要全住在一起，可以分別居住，倘若有了什麼事故，然後再集攏一起，商量主意，切不可走漏一點風聲，大家必須記下。」丁立直：「既是二叔這樣說時，又何必非到北京再分着住呢？從今天起，大家就「分道揚鏢」如何？」苗二爺道：「那益發好不過，借着也可以熟練熟練。當下由苗二爺子分派，華梁，張興霸，丁立，方天玉，跟着王先生在一起。尤俊英，東方德，吳七，陶定邊，鄧叔寶算一起，周大成，金威，刁字尚未說完，刁龍便急忙擺手道：「不要算上俺，俺是不奉陪的。」苗二爺子道：「你老這是爲了什麼？」刁龍道：「並不是因爲什麼，俺現在極打算回去一趟，去

看看家裏，王爺這裏有了這許多位英雄，諒來是不會有舛錯的了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是刁老英雄一定願意回去一趟，俺等也不能十分挽留，不過你老到家之後，倘若沒有事故，你老人與致如果還好時，便請再到京裏去找俺等一趟。」刁龍點頭道：「好吧！如果俺家老二肯其出來走着時，俺也須同他一道去趟京城哩！」於是刁龍別了衆人自去回家不提。苗二侉子這才告訴大家一同起身，朱大廷把大家直送出滄州邊境，才自轉去，這裏苗二侉子一班人，一路上便真格大家離開，見了面全做不識，平平安安直到了天津，依着王先生便連夜要趕進京去，華梁再三相攔，說是既然到了天津，就不怕了，暫住天津安歇一宵，第二天再趕，王先生也就應了，華梁住在店裏，覺得十分無味，便代了幾個錢出店閑溜着，見街上不少人手裏都拿着金銀紙錠，擁擠不動，華梁便找了一個人向他打聽，街上怎的這樣熱鬧？那人一聽向華梁一笑道：「聽你老這話，不像上車們衛裏來過！怎麼連咱這娘娘宮都沒聽見說過嗎，你老？今天是四月二十八，咱這裏娘娘宮開放廟會，咱這裏的人，差不多都要到廟裏隨喜，因為這個，今天比每天熱鬧。」華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承教，承教！只是俺不知這娘娘宮離這裏多遠？你老可以同俺閑逛一遭嗎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娘娘宮，你老順着俺手去看，從這裏往西，拐過這條胡同，再往南一轉，就可以看見廟門了。那裏極好認，門前有雕子旗杆，廟門外柵欄牌坊，再說上頭

有三個字，是娘娘宮。咱不然陪你老去一趟，原不要緊，今天咱老妹子回家，咱得回去吃貼餠餠熬魚，咱可不能同你老夫了，再見吧你老！」說完向華梁把頭一點，竟自去了。華梁一想，今天已然走不成，何妨到這娘娘宮去看一看呢？也都知道些天津風土人情，想到這裏，遂依着那人指示的途徑，一直往西走去，走到盡頭，往南一拐，果然有一座大廟場，這時天氣尚早，逛廟的人還不致十分擁擠，華梁來到裏面一看，果然是建築輝宏，十分壯麗。一直走到後面，只見一片空場上，還擺着許多茶座，上面蓋着蓆棚，頗有些鄉下風味，裏面的人看見華梁，急忙出來招呼道：「爺台你老裏邊喝碗水吧？這裏眼亮，得瞧得看呵！你老往裏請吧！」華梁一看裏面也還乾淨，便不由的走了進去，裏面的小茶博士，急忙拿過擇子來，把桌凳揮了，一路沏着茶，一路向華梁道：「你老吃了嗎？要是沒吃，咱們這裏隔壁就是酒飯館，給你老隨便叫點麼的……」華梁道：「你老用，俺已經吃過飯了。」小茶博士道：「那你老就喝水吧！」說着又往日影一看道：「也不早了，大概燈會也快來了，」華梁聽了也不在意，那小茶博士，便又招呼旁人去了。華梁一壁喝着茶，一壁往四下一看，果然就在這座茶棚以後，還有幾家賣飯的棚子。裏面刀勺亂響，頗有一種特別氣象，華梁一想，人真是有些說不定，誰會想到今天坐在這裏吃飯呢？這番若不是自己認了那樣一個先生，豈能有今天這番事業？此去必須拿定腳

步，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情，也不枉學藝一場，剛剛想到這裏，只聽大殿前面，一陣人聲大亂，鑼鼓齊鳴，一班茶座，全都站起往外就走，華梁不由把好奇心引起，忙問小茶博士，前面怎的這樣熱鬧？小茶博士道：「小爺台：你老大大概是初到這裏，不會熟習，這裏風俗，方才咱不是向你老說過嗎？這就是那燈會到了，你老要願意趁個熱鬧時，也無妨到前邊去看看，然後再來喝茶。」華梁道：「他們可還到後邊來嗎？」小茶博士道：「他們在娘娘殿上獻完了燈，還要到這後面來練藝，倒是還可瞧，就是咱這茶棚子，也仗着這個時候賺幾個哩！」華梁聽到練藝心裏十分高興，便問小茶博士道：「既然後邊好看，俺就不往前邊去了，你再去泡一點茶來俺用。」小茶博士答應去了，華梁一壁吃茶，一壁聽前面鐘鼓齊鳴，罄聲叮噠，又是人聲，果然是熱鬧非常，又待了一會兒，聲音便沉靜下去，鐘鼓也不打了，人的聲音也清靜了，剛要叫小茶博士問他是怎樣緣故，猛然就聽得三聲砲響，鐘鼓復鳴，小茶博士猛的一聲怪喊道：「諸位留神自己的零碎兒！」再一聽旁邊的茶棚酒管，也是照樣喊了起來，華梁方一詫異時，只見前面已如潮水一般，擁進許多男男女女來，只一轉眼，十幾座茶棚已然人滿坐滿，還有一張桌子上，拚了許多人的，還有許多人都在外面往裏頭探頭，華梁方知小茶博士的話不假，再往外面看時，只見幾個穿着號坎的官人，手裏都提了五七尺長的皮梢鞭子，口裏吆喝着轟趕閒人

，又見一個身體高胖的一個漢子，上身穿了一件紅綢子衫兒，露着兩根短臂，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，頭上挽着空心髻兒，耳邊頭巍巍插了一朶野茶花兒，赤着兩個腳，一馬當先的往前邊一跑，口裏喊道：「鹹水沽城隍獻娘娘燈廿盞。」再往後面一看，一平排着十個稍長大漢，全都把髮辮分在兩邊，中間還留着海髮，臉上全都擦了一臉怪粉，嘴唇上還塗了不少胭脂，一個個都光着腳，穿着一件紅綢子褲兒，最奇怪的是每一個人右胳膊上全都挽了一張燈，這個燈並不是用手提着，只在那二棒兒上鑽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窟窿，那燈是一種牛角泡子，四面還掛了些紅紅綠綠的穗子，約摸也有三五斤重，在頂梁上有一個小銀鉤子，鉤在那肉上窟窿裏，那肉墜下去都有三五寸長，他却依然是莊誠滿臉，全不見半點痛苦之狀。華梁正在看得稱奇，只見這十個一過去，後面跟着又上十個年青少婦，個個都披散着頭髮，身上穿着紅衣褲，個個都露出雪白的胳膊，上面也是照樣兒掛着牛角燈，臉上是一點痛苦的樣子都沒有。華梁不由暗暗稱奇，只見前面那個大漢，把手裏拜匣，向大家打個照面道：「咱是鹹水沽十八間房村裏獻燈的，請諸位體念虔誠！」大家便真個喊了一個震天的采聲。采聲未絕，只聽後面又有人喊道：「這喝什麼鳥采，且看咱這楊柳青的燈，獻得可比你等大樣！」華梁往後一看，只見一平排廿個少年，個個面白脣紅，全是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，一色兒穿的都是淡青衣裳，脚下全穿着撒尖

魚鱗灑鞋，左右兩個胳膊，每一個上面全都掛了一個牛角泡子，也彷彿像先前那樣大，不過在大泡子底，下又墜子有一串小牛角泡子，合計起來，要比方才那個牛角泡子，總要重上一倍的樣子，並且他們拿法也跟方才不同，方才他們是手根往下墜着，這却完全是往上揚着，這個力量又要比先前的吃力一倍。再往後面看時，益發一楞，原來後面一排排站着廿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身上也全都穿着一色淡青衣裳，雪白的兩根藕棒似的胳膊，也全都穿着牛角泡子，並且每人頂上都扛了一架五七斤重的長枷，嘴裏都喊着佛號。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，赤着背，光着脚，挽着髻，舉着手，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，單腿向前一趨，口裏喊道：「楊柳青十八間獻燈八十盞，娘娘體念虔誠！」兩旁看熱鬧的人，早已一個震天采聲喊起，便如同一個焦雷相似。這時先來的那個大漢，早已蹙足轉身來，向後面那個漢子道：「對面的朋友：且道個『萬兒』來！」那漢子道：「你問咱是楊柳青，十八間房九條龍李天王手下大老半邊山錢永錢七，對面的老外，也道個『萬兒』來！」那大漢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咱道是誰？原來是李盟主手下的錢老外。兄弟咱姓江，咱是鹹水沽么家店神力托天么老壽么火辦子手下大老外小重腫江柱，既然你老是李盟主手下的老外，這話就好講了！這個燈會，歷年都是歸俺鹹水沽掌頭一面鑼，今年輪咱老檔子，無論如何，今天還要把這點小面子成全了兄弟，咱日後自當到貴地去登門叩謝！咱是黑

黃兩道雖然不同，原流總是一家，千萬不要駁了咱這小面子！」錢永聽了微微笑道：「老道門子。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每年都是像你們鹹水沽居先，不過今年形勢有些不同，每年間天王都沒有話，不准咱們兄弟到這裏來傷和氣，因此一直不敢得罪盟主，今年咱臨走之時，咱天王使吩咐咱到這裏看事行事，倘若能夠把燈鏢取回，掌了頭鏢，俺家天王還要賞咱呢！因此咱今年才想出這「雙燈獻聖」的這點意思來，如果有人把咱這着兒蓋過，咱便請他掌頭鏢，扛燈鏢，如若不然，咱楊柳青今年就要有些對不起諸位盟主，要斗胆占先一年了！老道門子你老的話，却要恕咱斗胆不從了。」江柱聽了一聲怪叫道：「嘖！原來大老外是奉了命來掌燈的，這就是了。如果大老外肯賞一個小面子，使兄弟今天還擎着頭燈回去，兄弟日後自當報答大老外這番盛意，如果大老外今天一定要獻藝掌燈，兄弟這裏是毫無準備，情願甘拜下風，把頭燈讓大老外掌回。」錢永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原來大老外還打算讓在下當衆獻醜嗎？咱也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，咱天王既然讓咱到這裏來掌燈獻藝，就是沒有你老外的吩咐，咱也要當衆獻醜，現在話已說到這裏，咱爽得把話說開，今年獻燈的也着實不少，其中也難免藏着好體面本事，趁着今天這個機會，可以大家抖露抖露，誰有特別的本事看家的玩藝，都不妨露上一露，誰的玩得俊，誰的玩得高，誰就掌領頭燈，這裏不分大小，不分誰有名，誰沒名，當場不認父

，舉手不留情，自問沒有什麼出奇可看的，也不必在這裏獻醜，話已說完，那位願意頭一位掌領頭燈？」話剛剛說到這裏，只聽江柱一聲叫道：「什麼人敢到這裏來討野火吃？真乃胆大無禮！」錢永急忙順着人羣裏看去，原來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，站在那裏，向自己這邊幾個女的，不住上下打量，心裏不由也有些生氣，只是那個小孩子，不便就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，只得忍着氣，含着笑道：「小朋友：這裏站不住，倘若咱等獻藝無眼，碰傷了你什麼地方，大家都有些不便！」在錢永自以爲這番話說得再和靄不過。誰知那個小孩子，把眼皮翻了一翻，冷冷的說道：「什麼？練把勢的碰到人身上，這話俺倒是初次聽見，這個是官家的地，憑你是誰，須沒有讓我挪動方寸的力量。」說完依然站在那裏紋絲不動。錢永見這小孩子楞不買這筆賬，這氣不由又往上一擡，便把手向那小孩子指道：「你這小孩子，怎的不懂好話！不錯，這是官地，難道這人也是官人嗎？要你這兩隻小眼賊在這裏亂尋一陣，……」話猶未完，那小孩子益發大笑起來道：「你這人也配出來當個什麼頭腦，可不要羞死人？你想你們是出來練藝的，還講什麼怕人看，要怕人看時，就應老實些躲在家裏，不該到外頭來出這個醜。現在你既把她們同到這個地方來，給大家開心，怎的你倒怕人看起來了？俺偏要多看幾看，你便當怎樣」說着，果然把雙眼不住的向那幾個女子身上溜，錢永這時已是怒不可遏，一聲怪喊道：「

只咱就不讓你看，你待怎的？」說着向那小孩子當胸就是一掌，那小孩子把身子一閃，一掌便空，那小孩子抬起右手，一幌左手，喊道一聲着，兩個裏早倒了一個。江柱一看，錢永已然吃了虧，便動了他們道中義氣，便喊一聲「休走！且吃咱一拳去！」說着當胸一拳早到，那小孩子喊道一聲「來得好」！只把單臂向下一搪，迎面一指，江柱躲閃不及，只覺心口一痛，四肢一麻，喊道一聲不好三幌兩幌，倒在地上，這時兩邊燈客，見有人攪了場子，打了他們頭目，便一個個怒從心上起，齊把燈勾摘下，扔在地上，停住了佛號，一個個麼拳擦掌，吶聲喊，圍了上來，那個小孩子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真乃無禮，爾等竟要以多為勝，來來來！待俺把你們都打發回去。」說着才待挺身上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聲喊嚷未完之際，從上人羣裏面，又擠出一個小孩子來，把雙手從兩人當中把手一分喊道：「周大哥：不可胡來。」原來華梁從先就看出來攪燈滋事的是周大成，看他迎面一掌錢永便倒，就知道他又在用梅花針打人，急切中又趕不過去，再看時江柱也吃他用梅花針打倒了，又看他要用梅花針傷羣，便用足氣力，從人堆裏擠了過來，用手拉開周大成，才救了衆人，周大成見是華梁不由笑道：「咦！你怎麼也來了，快來幫俺打發他們這一羣回去！」華梁忙攔道：「師兄不可鹵莽，論理說，師兄原不該攪鬧人家會場，況且你我臨來之時，師父也曾說過，一路之上，不得多事，現在師哥你

又用梅花針把人傷了，倘若師父得知，恐你要吃罪不起，依俺勸時，快快替他們上了解藥，你我快快走去，不要在這裏鬧出事來吧！」周大成道：「你總是這樣婆婆氣，你方才不曾見他們這羣人的神氣嗎？一句和氣話都不會說，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，可還裝得下他們麼？這種人要不給他點厲害，他也不知道世上還有比他們高的人，趁着今天沒事，何妨拿他們消遣消遣，老弟何妨也來跟着開開心呢？」華梁道：「這事萬萬不可齒莽，倘若被師父追了下來，那時你我弟兄須吃罪不起！」周大成道：「如果你怕事時，你可以快快離開這裏，免得被俺拖連在內，師父那裏，除去你說壞話時候，恐怕有人叫他不知道。」華梁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既是師哥願意在這裏獻藝成名，俺不敢管，至於師父那裏，俺也絕對不會去說，師兄請放寬心，俺只在這裏不動，師哥總可以放心了。」說着往後一撤身，復又退回那座茶棚，周大成見了，把大指一伸道：「這才是俺的好師弟哩！且待俺來打發他們回去。」說着向大眾喊道：「你們大家聽着，俺想這獻燈之事，不過是一番虔誠之意，誰先來誰就掌頭燈，誰後到就讓人家掌頭燈，原無爭奪之理，現在你們不惜拿自己的生命，做這種無謂的爭執，並敢口出狂言，像俺這樣一個小孩子，才一交手，他們已然不是對手，比俺高的還不知有多少，難道你們還惹得起嗎？依俺良言相勸，快些把他抬回，不准再行滋事，倘若不聽俺的言語，恐怕你們找不出便宜去

。一言未了，只聽後邊有人喊道：「何處狂徒，胆敢無禮取鬧攪咱這清淨佛地。」周大成一聽，原來是個女子聲音，急忙往後一看，果然是年青女子，年紀不過也就在十七八歲，一條紅綢手帕罩在頭上，迎面繫了三個大蝴蝶扣兒，身上也穿着一身紅綢子褲褂兒，手裏提了一條軟棒，直奔自己而來，臨近一看，長得十分美貌，周大成跟隨王先生雖然日子不多，却是長聽王先生說過，凡是走江湖闖綠林走黑道的朋友，就怕遇見僧尼出家人，或是老婦少女，或是老翁小孩子，都要特別留神，不可輕敵，今天一看這個女子，竟敢在自己打倒兩個之後，毫無懼怯的趕了過來，就知道一定是個勁敵，急忙把身上十三節鞭緊了一緊，走上一大步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怎麼鬧來鬧去，又出了女將軍了，女將軍請了，俺姓周，不錯便是俺打倒他們二位，怎麼姑娘也要來替他們掙臉嗎？依俺勸時，還是不要多事的爲是，倘若一時失手，你是一個女子，一則不是樣子，二則俺和你一個女子較量，也要被人家恥笑，你快快走開吧！」那女子聽了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輕俏話兒，休走！且吃俺一棒去。」說時一棒迎頭打下，周大成往旁邊一閃道：「就是要動手你說出個名子來，難道說就這樣亂打一陣嗎？」那女子聽了把棒一收道：「難道還有什麼不敢告訴你嗎？你且站穩了，咱姓張，便是這靜海縣所管張家店人，咱叫張靈姑，咱今天是奉了咱爹爹之命，到此獻燈求福，不想遇見你在這裏，攪鬧廟場，又

打傷獻燈同道，咱倒要看看你是什麼人物，你可聽明白了？快快受命。」這時華梁早看出這個女子手底下不善！正待過去知會大成，不可輕敵時，只見那張靈姑，早已和大成動起手來，不二招，大成便又使出梅花針，那知張靈姑的棒臨頭打到，急忙往外一閃，方待轉身按針時，只見張靈姑棒已撤回，不容大成緩手，一棒又從脚下兜來，急忙往起一縱身，意思是打算跳過去，誰知張靈姑來得更靈活，見大成雙腳往上一跳，急忙不等他落下來，趁勢往下一兜，大成不會防備，兜個正着，兜住腳跟，往懷裏一帶，大成喊聲不好，腳一起，平空倒了下去。兩旁的人，喊了一個震天采。大成正在打算起來，張靈姑早跳過去喊道：「那裏走？且吃咱一棒去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張靈姑一棒打下的時候，只見人羣裏擠出一個人來，喊道一聲且慢！早把靈姑的棒兒格住。張靈姑一看也是一個小孩子，便忙把棒兒撤回問道：「你又是什麼人？敢來攔阻咱！」華梁道：「俺姓華，適才被姑娘打倒的，就是俺的師兄，方才多有冒犯，還求恕過俺師兄年輕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……」華梁話猶未完，這時周大成早又從地下縱起，一抖十三節鞭，一聲喊道：「師弟閃開，那裏有這些話和他絮絮叨叨，叫他且吃咱三五鞭去！」說着抖開亮銀鞭，沒頭沒臉的打了下來，那張靈姑一見喊道一聲好，真乃不知死的小娃子，待咱今天把他雙腿砸折！」說着一抖手裏軟棒，也使一着一勢的還起手來。華梁急忙喊道：

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就在這時候，只見人羣裏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，只把雙手向兩下裏一格，張靈姑和周大成往後便倒，華梁一看來人不由大喜，原來來者正是苗二侉子。周大成一看苗二侉子趕到，不由心裏一楞，急忙收住兵器，只聽苗二侉子喊道：「大成：你這不知長進的奴才，怎的一時不見，便走到這裏來惹出這樣的事？」又向張靈姑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怒過這小孩子無知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待俺帶他回去，一定要嚴重責罰於他。」張靈姑見苗二侉子服住周大成，就知苗二侉子是一號英雄，便不敢怠慢不理，便急忙答道：「你老說話太謙了，只是這位兄弟不該欺侮咱這裏沒人，咱才敢斗胆冒犯，既是你老出頭來管這回閒事，咱還有什麼不願意嗎？只是有一節，這位兄弟用暗器打傷了兩位朋友，現在昏迷不醒，還求你老施救則個，俺願担保他們絕不敢和你無禮！」苗二侉子聽了向大成啐了一口道：「俺和你師父怎樣和你說的，叫你不要用毒器隨意傷人，你怎的偏要用這毒器傷人？還不快快取出藥來？」當下周大成聽了，也不敢再說什麼，便急忙取出解藥，又向茶館裏討了一碗水，把藥化了，給錢永江柱兩個送了下去，真是靈藥，不到一碗茶的時候，只聽江錢兩個肚子裏一陣咕嚕亂響，業已蘇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見旁邊無數的人，一時也摸不清頭腦，張靈姑急忙上前道：「二位老外受驚了！」江錢兩個認得是張靈姑，便急問道：「姑娘打從什麼地方來？怎生救的咱兩個？」張

靈姑道：「只因咱奉了咱爹爹之命，到此獻燈求福，剛剛來到這裏，便見二位失手，咱便和這位小兄弟動手，原來這位小兄弟，和這位老師父是一路來的，這位老師父，便把這事解了，又拿藥救了二位老外，二位老外，快快謝過這位老英雄吧！」江錢兩個，方才明白，便急向苗二侉子行禮，二侉子也急忙還禮道：「二位：千萬不要見怪，小徒無知，一時冒犯，現在二位打算怎樣責罰於他，俺自當叫他領責！」江錢兩個道：「都怪咱兩個出言無狀，怎怪得小英雄，老師父不見怪，咱就感激無盡了！」苗二侉子急向周大成叱道：「還不快過來謝過二位。」周大成過來，委委屈屈向錢永兩個行了一禮道：「求二位恕咱無知。」江錢兩個才待謙遜，張靈姑早已不服道：「二位老外快不要囉唆了，咱看今天這燈也可以不獻了，不如就請這老師父和這小兄弟，齊到咱門子裏去坐一坐，不知二位老外以為如何？」江錢兩個，正覺得今天不好下場，聽了自是歡喜，便不住的點頭道：「當依姑娘之命。」張靈姑大喜，却見苗二侉子把手一搖道：「且慢，承幾位好意，俺本當遵命到寨賠罪，只因此時有要事就要進京一遭，大約至遲十天內，就可完事，那時俺自當謁誠拜訪，今天却要恕俺不能奉陪了！」張靈姑道：「咱確是誠意請老師父到咱那裏一談，如果不是真有要事，還是請到咱寨中一叙。」苗二侉子正色道：「俺姓苗的從不曾怕過什麼人，從不曾打過半句謊語，貴寨俺雖然未曾去過，想來也不

是什麼龍潭虎穴，難道俺還怕了不成？……」江錢兩個正要答話，張靈姑一笑攔住道：「老英雄的話，咱已聽得明白，咱便等老英雄十天吧！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便才是，俺十天之後，定當到貴寨拜訪。」說完互相道聲請便，自各代領自己人走去，看熱鬧的人也便一闕而散，路上苗二侉子便問周大成，怎的會到此處，周大成道：「只因方才在店裏，一時悶氣不過，聽得店裏人說，這裏娘娘宮十分熱鬧，便走到這裏，意欲開心散悶。來到這裏，就在那會友居裏吃茶。不想恰遇江錢兩個，在那裏胡吹亂謗，因此一時忍耐不住，便和他厮鬥起來，不是先生趕到，恐怕還有危險。」苗二侉子聽了正色道：「王先生時常背地和俺說，這些師兄弟裏，只有你將來沒有歸宿，俺還常和他搬槓，不想你果然是這等玩皮，你不見大家都在這裏，怎的單是你來？」周大成把嘴一撇道：「那華師弟還不是來了，不過師父不曾看見罷了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怎麼他也來了嗎？怎的俺却不曾見呢？」周大成道：「方才不是還在場的嗎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現在他在什麼地方？」周大成道：「誰知道他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你總喜歡這樣瞎造，誰又曾見着他來？總之你不是什麼有出息的就是了。」周大成聽了也不敢聲。只好一路上聽着苗二侉子數落走回店去。第二天，苗二侉子接着王先生暗中通知，清晨便由天津動身，一直勾奔北京。到了北京，王先生大家會了面，便商量住處，依

着苗二侉子，還是大家分着住店，王先生却以為北京比不得天津，大班裏弟兄們是多的，倘若被人家看出破綻，於大家進行上却有不利，再者大家分散各處，一旦有事，呼應不靈，忽然想出從前在北京時候，曾經交過一個朋友，倒是個血性漢子，便向苗二侉子暗地一商量，苗二侉子道：「即是有這樣朋友，何妨前去找他一趟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找是要找，不過這個人性情，與常人不同，如果要是直接去找他，帶了這許多人，恐怕他倒要不收，依着俺的意思，最好今天大家先往店裏找個宿處，明天一清早，咱們再去兩個人找他，總要想出主意，不要讓他拒絕收留才好！」苗二侉子道：「如此也好，那麼俺等先想今天主意再講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咱從前從裏頭走出來的時候，住在打磨廠一個三元店裏，那店裏面也還干淨，並且後面還有一個單院子，也還和乎我們居住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有這樣適當的住處，那就再好沒有了，現在天氣雖然不晚，最好還是事不宜遲，總是儘先佈置好了的好。」於是王先生便領了這一班人，一直勾奔三元店，來到店裏，只見幾個店夥都在門前瞻望，彷彿是在等什麼人的樣子，忽的看見王先生這一班人，急忙跑過來問道：「這位大爺可是姓苗嗎？」王先生忙向後面一指道：「咱不姓苗，這位姓苗。」那個伙計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您就是苗二爺，您快往裏請吧！」苗二侉子急忙問道：「你怎麼認識俺？俺和你那裏見過？怨俺眼拙，一時却想不起了。」那夥

計道：「您就不用問啦，反正就是我不認得您，也有人認得您，您就放心往裏請吧。」苗二侉子這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好同了大家，一同跟了進去。夥計們也沒有等王先生們問，一直便引大家到了後院那所獨房裏，打上臉水，泡上茶來，極其殷勤週到。苗二侉子幾次叫過來問他，那夥計只是笑而不言。苗二侉子心裏雖然十分疑惑，却仍然裝做沒事一樣，一時夥計又開上飯來，席面也非常豐盛，苗二侉子向王先生一笑道：「管他是誰，俺等先吃飽了再說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面哈哈一笑，有人從外面昂然直入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却不相識，只見那人把手向大家一舉道：「列位英雄，恕咱簡慢無禮了。」王先生急忙站起向那人一舉手道：「這位朋友，還未請教您尊姓大名，倒先來叨禮，實在是對不起！」那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您不認識我，我倒認識您，從昨天天津衛送下信來說，是您同着諸位已來北京，並且暗中有人跟隨您幾位，今天聽見您說要住三元店，人家就送來了信，所以我才告訴店裏夥計，給您預備屋子，在下我名叫韓方就是本地人。」王先生忙問道：「嘔！您原來是韓大哥，久仰久仰，但不知您天津這位朋友，怎麼稱呼？」韓方道：「就是七十二沽坐大寨頭一位，張當家的小姐張靈姑。」王先生正在猶疑之際，只聽苗二侉子把手一拍道：「嘔！原來是她！」王先生急問道：「你怎麼和他相熟？」苗二侉子便把在天津衛娘娘宮怎樣看人家獻燈練藝，怎樣得識張靈姑，從

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王先生這才明白，當下王先生向韓方道：「多蒙款待，實在感激得緊，但不知張姑娘幾時可到北京？」韓方道：「聽他們來人說，大約今天不來，明天一定就到，並且叫我們跟衆位說，無論用什麼東西，或是有用人的時候，請衆位自管說話，不准稍有簡慢，就請諸位安心在這店裏住下，等張靈姑到了之後，再去辦正事不晚，我還有些閒事，不能久陪衆位，等會再見。」說着便走了出去，這裏王先生和苗二侉子大家便計議此事，王先生便向苗二侉子道：「張靈姑這人你究竟看他是什麼路數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據我看時，大概也就是江湖朋友一流吧？」王先生道：「他怎麼知道這樣詳細？而且又打算得這樣週到，就是你和張靈姑在天津衛見過面，也不過是個初次，並談不到什麼交情，況且他又怎樣能夠看出咱們的行跡呢？這事倒不可不留神！」苗二侉子點頭道：「你老這話說得也是，依俺想今天晚上便可以着手進行此番進京的大事，管他什麼張靈姑不張靈姑則甚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話說的是，我想也是事不宜遲，最好今天就出去打探個動靜再說，您看如何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那是再好沒有，只是這些人都是怎樣分派，請你老說一句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今天之去，不過爲刺探的性質，萬不可以去人太多，最好找一個善于走高處的去探聽一下，只要知道裏頭一點情形，就趕快回來告訴我，千萬不可招出人，追了下來，那時就多有不便了。」王先生話猶未完，

大家全都站起，一口同聲說是願去。王先生笑道：「方才的話，難道你們沒有聽明嗎？這一個暗探的事，那能去那樣多的人！」苗二侉子急站起道：「這樣事不是這樣辦法，當然照你老這話一說，誰又好意思不去？其實只要你老看着他們誰行，就照直的分派誰去就行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說時也好。」便向大家看了一看道：「丁立，曹小芳！」丁曹急忙站起道：「伺候先生，」王先生道：「方才的話大概你們也聽見了，今天並不是叫你們到宮裏去，只是讓你們到一趨禮王府，那禮王府有一座花園，他們議事便都在那裏，你們到了那裏，千萬要特別留神，因為慶王府裏那個主兒時常來，裏面戒備極嚴，千萬不要中了人家毒手。」丁立小芳兩個急忙應了。王先生又從身上取出一張地圖，把禮王府的方向路綫，全都向丁曹兩個說明白了。」丁曹兩個又細細看了，然後大家才張羅吃飯，吃飯已畢，便一同送丁曹兩個出來，這時天已定更，街上行人，已見稀少，王先生等把丁曹兩個，一直送到禮王府的後牆外，道聲鄭重，各自回店，單說丁曹兩個，丁立見大家去了，便向小芳說道：「曹姑娘：俺是頭次來到北京，一切全不熟習，還是曹姑娘看今天怎樣辦好吧？」小芳道：「丁大哥怎的說起客氣話來？大哥是頭次進京，難道俺便不是頭次進京，好在有師父給的地圖在，俺等便按着地圖所畫，一步步走了進去，總會找着那花園所在，只要找着花園，以後的事自是易辦，大哥道俺這話說的

是嗎？」丁立道：「曹姑娘這話說的都是，只是若真格便那樣走了進去，恐怕不是什麼易事吧？一則王府裏面太大，俺等是頭一次來，二則他等既是常在這裏商議要事，當然不能沒有一點防備，俺等就這樣進去，不要說是不易找到，就是找到，恐怕也不易下手，依俺之見，俺二人不可一路進去，最好是曹姑娘從前邊進去，俺從後面進去，倘若能夠找到花園，便好設法偷聽，探聽明白，便急速出園，速回三元店，把詳情報告師父，倘若能夠把此事辦妥，才不負師父待俺等厚意，不知曹姑娘以爲如何？」小芳道：「這話甚是！事不宜遲，就此分途進去吧。」丁立道：「依這個圖勢看起來，花園靠府牆，是從後邊爲近，曹姑娘就從後邊進去吧！」當時小芳答應，各自收拾停妥，互道一聲小心，舉手而別。且說丁立，繞到前面，正待找個地處，往牆裏頭縱的時候，忽的尋思道：「且慢，想俺丁立，自從跟隨大衆離家，一路之上王先生和苗師父都另眼看待，就拿今天這件事說：師兄弟甚多，單派俺和小芳兩個，可見得他們二位老人家，實在是和俺不錯，俺雖是和小芳同來，這場功勞，必須俺自己把他得到手裏，也好對得起他二位老人家。」想到這裏，正在一喜之際，忽的又一尋思道：「不對！想那小芳原是一個小孩，此番被派，不過是叫他幫俺之意，倘若俺便真格自走一條路，如果小芳一時有失，那時俺怎對得住他，況且師父此番不派別人，單單派他，其中也定有緣故，俺若只顧貪

功，把他陷在裏面，那還了得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通身汗下，便急忙把靴子蹬了一蹬，腰帶緊了一緊，捫了捫腰裏竹節鞭，拋了前門，直往後牆跑來，來到後牆一看，那裏還有小芳的影子，心裏這一急實非小可，便掏出飛抓，抓住了旁邊一顆槐樹，縱身上去，往裏面一看，遠遠的有些燈光，再定神一看，原來自己站的這個地方，正是一個廚房，裏面燈光雖然不亮，却還依稀聽得有人說話，正要跳了下來，只聽耳旁嗖的一聲，一個東西射到，急忙暗喊一聲不好，閃身往旁邊一躲，那東西便落在地下，聽了一聽，並不見有什麼聲響，便忙忙從樹上縱了下來，又細細向四下看了一看，依然看不見個人影兒，復又低下頭去，用手把方才落在腳下的東西撿起一看，原來並不是什麼暗器，只是一個布包，裏面有兩個大個兒銅錢，心裏不由一陣狐疑道：「這才真是怪事，要說沒有人，當然不會有這東西，要說是有人，為什麼只打下這輕輕飄飄這樣一個東西，一時真是想不出所以然來，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聽遠遠更鑼，已然打了三更，陡的想起，小芳這時早已進去，便顧不得再盤算什麼，慢慢來到牆外，輕輕往裏面一縱，早已越過牆頭，原來旁邊有土房三間，外面糊的全是白紙，裏面依稀似有燈光，便躡足潛踪來到窗外一站，只聽裏面有勺勺聲音，原來不是廚房，却彷彿像個存花的屋子一樣，只聽裏面一個人道：「今天也不是有什麼事，怎麼這個時候還沒傳車哪？」只聽又一個人道：「什麼事呀，

剛才小三從頭裏來，你沒聽說嗎？剛才正說要傳車啦，也不是怎麼着，聽說緒經樓拿住賊啦，還是一個女的，你說他這胆子，真可以吧！」丁立聽到這裏，腳下一軟，險些不會摔了下去，明知小芳，業已遭了暗算，便不由得自己罵自己道：「怎的作事這般慫，小芳明明是個女孩子，怎能叫他獨自去涉險？要自己跟來則甚！總之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今天無論如何，救不了小芳，自己絕對不可回去。」想到這裏，正待闖進那間屋子，問明了路徑，進去搭救曹小芳，只聽從背後有一個人，哼唧唧從那邊走來，忙往下一伏身，扒在地下，只見那人已到臨近，嘴裏喊道：「孟把式：二張在這裏不在？裏頭那裏找了他好幾回了。」又聽屋裏說道：「誰呀！是三福子嗎？張頭兒沒在這裏，這裏就是我跟二祥子，有什麼事嗎？找張頭。」只聽院子裏這個人道：「怎麼着？他沒在這裏呀？我找了好幾個地方啦，你沒聽說嗎？剛才緒經樓拿住一個女賊，主子說叫張頭把他帶在停雲閣慢慢問一問，他這裏沒一會兒，也不是又鑽到那裏去了？」屋裏那人道：「他沒上這裏來，您到裏邊來坐坐吧？」院子裏那人道：「不行，我還得趕緊走告訴主子去，回見吧！」說着扭轉身復又往東走去，丁立一聽，心裏十分高興，便急忙縱起身來，跟隨那人後面，一直往前邊走去，忽然前面一座樹林，樹林過去，一道紅牆，過去紅牆，有一個小橋，走過小橋，是一個月亮門，進了月亮門，原來是一所絕大花園

，只見裏面燈燭輝煌，差不多和白天一樣，便趕緊止住脚步，恰好旁邊有一顆大桂樹，趕緊藏在後面，只見那人緊走幾步，上了一個亭子，那亭子上坐了幾個穿袍子馬褂的爺們，一見那人便站起問道：「三福子：張頭兒都來了，你上什麼地方去啦？」只見那人把頭一點，向那幾個爺們一陣啾咕，那幾個爺們，也把頭點了一點，復又走進路北一座大廳裏面去了，不一時，又從裏面走了出來，向那人們道：「主子知道了。」那個便急忙退下，又聽那幾個爺們喊道：「主子爺現在在東大廳問女賊，告訴大家特別留神一點。」丁立一聽，忙道一聲不好，這一定是小芳被獲遭擒了，自己到是應當怎樣好呢？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只聽四外一陣喊嚷，四外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，丁立正要找一個藏身之地，只聽身後喊道：「胆大奸細，竟敢偷入王府，休得逃走，且吃咱一傢伙去！」說着一刀早已從頭上砍下，丁立喊道一聲不好，急忙往旁邊一躲，讓過一刀，忙用手裏竹節鞭，往旁邊一擋，進手就是一鞭，那人不曾防備丁立身手這樣爽利，一鞭正中腰間，一個吃不住勁，早已倒退下有三五步，只聽大家又是一陣喊嚷圍住，當時圍得水洩不通，丁立一看，知道今天是凶多吉少。便忙把手裏竹節鞭一順，大聲喊道：「你們那個不怕死的只管進前來找死！」這時大家雖能團團圍住，却沒一個上前和丁立交手，只見那邊大廳門一開，裏邊出來了幾個穿長袍馬褂的人，看見丁立這個樣子，全都把頭

點了一點，回頭向身後幾個人，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，只見一個穿灰色大衫的漢子，向着那幾個人請了一個安，走向自己這邊來。大家見他來了，齊都往後一讓，那人走進圈子向丁立一看道：「這個小朋友，你是從什麼地方來？到此是爲了什麼事？如果要是缺了盤費，你可以向我說，我必給你想個辦法，請你把傢伙擱下，咱們可以商量商量。」丁立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往下說了，咱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，還會上了你這個圈套，你若是真交朋友，你也不用問俺是什麼人，你只放俺走去，如果不然，且吃俺一鞭去。」說着一鞭當頭打下，那人見了，並不躲閃，看看那鞭已然臨近頭頂，只見他往裏面一進身，那鞭已然當不住勁，他左手一支，右手進身照丁立胸前輕輕就是一掌，丁立喊聲不好，已是躲閃不及，只覺胸頭一悶，兩脇一漲，眼睛一黑，倒退五六步，收不住脚，竟自騎在地下，及至甦醒過來，已然不是方才那個所在，睜眼一看，自己已然被綁在大廳裏，上邊有一個硬木床，床上面坐着一個，年約四十來歲的人，旁邊還站着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，看了一眼，知道自己已然吃人捉住，便低了頭，不再言語，却聽床上那個人道：「你們問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到這來有什麼事情？讓他慢慢的說，不准難爲他，咱倒怪喜歡他的。」只聽旁邊噓了一聲，便有一個人拍着自己肩頭道：「小朋友：你睜開眼，我要跟你談談。」丁立睜眼一看，原來正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那個

人，便向那人道，「你有什么話，你自管說吧。」那人笑道，「小朋友，你既來到這裏，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？」丁立聽了假裝一搖頭道：「那俺有什麼不知，左不過是個大財主吧？」那人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，「一點都不錯，真被你看着了，是個大財主家，不過你到這裏可幹什麼來了呢？」丁立道：「俺不過路過此處，缺乏盤費，打算從這裏暫借幾個，難道還有什麼旁的嗎？」那人聽了又向丁立一笑道：「小朋友：不要看你年歲不大，你嘴裏鋼真不軟哪！據我看你也像個正門子出身，學的也是英雄藝業，怎的不敢說出你的真實行徑呢？真是可惜的很！」丁立聽了把頭一搖道：「俺不懂得什麼叫英雄，俺只是缺了盤費，打算從這裏借幾個，既然不幸，被你們拿住，你們是願意送俺打官司，或是還有別的法子處治於俺，便任憑你們尊便吧！一人不由把臉色一變道：「你這孩子：我瞧你年青青的必不敢到這裏來，所以才跟我家主子爺說了一說，給你求了一個人情，你究竟被誰指使？到這裏來幹什麼？你可以快快說了，我還想你是個小孩子，必定想主義開脫你，怎麼你倒這樣和俺爲難起來了？你不是裝傻充楞嗎？聽我告訴你；這裏就是慶王府，我就是這裏一個護院的，我姓毛，單名一個泰字，人送匪號叫鐵掌賽達摩，你瞧見了沒有？上邊那位，就是府裏的王爺，你既說你是小爺，我也不便給你辯白了，我這就給你見王爺去。」說完真個就向床上坐着那人深深一安，也不知他說

了幾句什麼，只聽那床上那人向毛泰道：「既然他不認，也就不必問他了，先把他擱在西邊，剛才不是拿住一個女賊嗎？再把那個弄上來問他一問。」兩旁答應一聲，向外面去了。丁立暗道一聲不好，這要是小芳見了我，一定會現出真像，此時已然無法，只好聽其自然，待了不大功夫，只聽外面喊道：「帶進來！」丁立偷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進來的雖然也是女子，却不是曹小芳。只見這個女子，長的約摸也有二十來歲，長得却十分好看，穿着一身絳紫色的綢子褲褂，頭上蒙了一塊二藍色的帕子，腳下穿了一雙小皮靴，臉無一點懼怕的顏色，手兒倒背着已然被細，床上那人見了便着向那毛泰道：「你問問他是幹什麼的，咱瞧他長得怪俊的，昨天福晉還說要找人在府裏伺候伺候，你去問他，他如果願意，你可以到那裏面去問一問福晉……」那人話猶未完，只見那女子把眉毛一縐，眼睛一睜道：「呸！我把你們這班殺不盡的胡奴，把你家姑娘，當作什麼樣人，竟敢向你家姑娘這樣無禮，我生雖不能食你這般胡奴之肉，死後也當奪你之魂，如果你等再敢胡言亂語，莫怪你們姑娘破口罵你。」那人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小丫頭：休得這樣無禮，你想你乃是一個婦女之輩，夜靜更深，竟敢身入王府，你想要把你送到衙門裏去，還能夠有你們的便宜嗎？我看你年紀輕輕，不肯這樣辦你，怎的倒這樣口出不遜的罵起人來了！依我看你還是把氣往下順一順，再細細想一想的好。」那女

子聽了又是吓的一聲道：「胡奴！諒你也不知道你家姑娘是誰，我告訴你吧！你家姑娘就是黃河南北青蓮寨第一寨的張靈姑……」那人聽了，還不會怎樣，旁邊那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，早已變顏變色，一齊走到那人面前，唧咕了幾句，那人點了一點頭，便把手一擺道：「先把他代下去！」丁立這時才知道他就是張靈姑，正在尋思之際，只聽床上那人問道：「這時候有什麼時候了？」旁邊人答道：「這時大概快寅時了。」床上那人道：「你們暫時把這小孩子代下去，等天亮了把他交給張二，再慢慢去問他。」說完後從床上下來，轉入一個屏風後頭去了。當下有人把丁立從地下扶起。由兩個人把他抬到後面一個空屋子裏面，那幾個穿灰色衣服的齊向丁立道：「你這小孩子真是有些不通事務，既是王爺那樣愛你，你就該說出實話，王爺看在你年紀小，絕不能加罪給你，碰巧了還許提拔提拔你呢！怎麼你倒一句話不說，就是這麼渾渾沉沉的哪，倘若把你交給張二，可不比我們哥兒幾個，他是有名的懶驢愁，恐怕不容三言五語，你這要皮肉受苦，依我們好言相勸，趁早對我們哥幾個，把實話說一說，我們必能給你往好裏一說，保你吃不了苦，你瞧怎麼樣？」丁立聽了，依然不作一聲，那個毛泰早已立起身來，向那幾個人道：「哥幾個歇歇吧！沒那麼大工夫跟他費話，等會兒張二來了，不怕他不說，真格的，大慶子那裏，你們這兩天都是誰去了？」只聽一個矮墩墩的人道：「得啦，老毛：

總算您是幹這個就結啦，大慶子那裏除了您，別人誰還敢去呀？」毛泰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得啦，二那子：你冤我幹什麼？誰不知道就是你跑得勤哪？」二那子剛要分辯，就聽院裏有人一笑道：「什麼人？跑到咱們這個塌塌裏幹什麼來啦？」毛泰一聽，急忙答話道：「張二哥嗎？你快來吧！是我們哥幾個等了您半天啦。一再聽外面，忽然嗵嗵一聲，再聽不見一點旁的聲氣，毛泰急問道：「張二哥怎麼啦？八成又喝大發了吧？」說着一掀簾子往外一探身，只聽嗵的一聲響，接着又是嗵咚一聲，毛泰整個從屋裏摔到外邊，那子慶子幾個一聽，知道外頭有了夜行人，撲的一聲，先把桌上蠟燈吹滅，這時天氣有些快亮，窗戶上略現白色，似乎看見一個人影兒一晃，那子急忙向慶子一啾咕，大家先把毛泰從門口地下，拉死狗似的拉了進來，然後慶子來在窗台底下一蹲，嘴裏罵道：「什麼無名小輩，胆敢擾亂王府，真乃狂妄無知，等我捨掇個落，我一定要將他捉住送交王爺發落。」原來慶子那子這幾個人本領全都不弱，不過人家打他們一個不防備，他們未免就吃點苦，那子一看毛泰還沒有說話，就被人家弄倒，知道這一定被暗器所傷，如果大家一齊出去，恐怕也未必能躲得過，後來一看這間屋子有後窗戶，便向慶子一啾咕，叫他在前邊窗台那裏喊罵，自己和大家把後窗戶推開，從窗上翻了出去，來到房上一看，影影的看見地下躺着一個，細一打量身個，正是醉鬼張二，知道他也是中了暗器，

再往四下一看，却不見半個人影子，正在略一尋思之際，只見正廳樓上忽然一陣火光四起，不知什麼地方走了水，那子大喊一聲不好，也顧不得再找仔細，告訴慶子一句話，便飛也似的齊往正廳跑去，這時屋裏大慶子，喊了半天，以為他們一定到了前面，聽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忽然心裏一想，喊道一聲不好，他們這般小子，可真說得下去，把我攔在這裏當橫，他們都跑了。想到這裏，趕緊從窗根底下爬起，慢慢走到後窗戶，用手一推，跨腿支住，再往下一跳，忽然覺得腳下一滋，彷彿有人在自己腿灣子那裏一點，腿一軟往前一栽，一時吃不住勁，直沖出去有三五步遠，正想回身之際，只見迎面有人往自己當胸一掌，急忙一縮身，不想背後喊道一聲着，就覺自己背上刺的一痛，四肢一麻，當時摔倒在地昏迷過去。這時院裏連聲擊掌，兩個人早到房門，又是輕輕把掌一擊，屋裏丁立聽了，便急忙答話道：「俺丁立現在屋裏，那一位到此？請進屋裏把俺解開，這屋裏現在沒有人了。」兩個人從後窗跳入，前面那個，一掙火筒，照見丁立捆在地下，急忙過去把繩子挑了，這時丁立已經看出，前面拿火筒的，正是曹小芳，後頭也是一個女的，正是那同時被擒的張靈姑，心裏正在納罕之際，已見小芳把手向張靈姑一招道：「姐姐：俺來和你們引見一下，這是俺師兄丁立，這是店東所說的張靈姑姑娘。」丁立急忙見過，小芳道：「這裏不可久待，少時他們便要回來的，到外邊再走着說吧！」說

着頭前引路，甩滅火筒，跳出窗外，後面丁立張靈姑也跟着跳了出去，再看正廳火勢已經下去，小芳急忙一拉張靈姑道：「快隨俺來，他們就要來了！」丁立跟張靈姑同小芳急忙跳出這個院子，就聽前邊一陣亂嚷，小芳道：「我們快走吧！不要二次涉險。」三個人尋出路徑，看前邊一帶短牆，知道已到府牆的外牆，大家便都從裏邊跳了出去，小芳道：「這時天氣已然大亮了，我們這樣打扮，恐其不大方便。」還是趕快回店才是，不知道可肯隨俺同去嗎？」張靈姑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還說什麼呢？就跟你們先到店裏去再說吧！」丁立向小芳道：「今天這件事可以說是勞而無功。」小芳笑道：「這倒不見得，不過今天若沒有張靈姑和師哥，那就真要勞而無功了。」丁立道：「真是的，俺還忘了問你是怎樣進去的？怎的會知道俺在前邊失手，倒會救俺出去呢？」小芳道：「所以說今天全仗張姑娘和師兄纔造成這場功勞哩。俺和師兄分手之後，原想找後牆，然後再從後牆進去，後來一想，倘若繞到後邊，豈不多走好遠，所以沒到後牆，我便想到牆上往裏邊去望一望，恰好旁邊有個廂樓，俺便縱上去往裏面一看，原來靠牆是一道小河，河那邊却有燈光，俺便從那裏跳了下去，幸喜並沒有人看見，不過俺却過不去河，只好沿着河沿慢慢往前邊走，正好不遠有個板橋，俺心裏當時大喜，便往橋邊走去，實指望平安過橋，誰知剛剛到了橋邊，就聽那裏有人說話，俺心幾乎不曾跳出來，只聽一

你說道：「這狗頭師爺出的主義，却讓咱們哥們跑這裏堵這麼個地方，這小子行事有損，將來反正好不了！」却又聽一個人說：「狗軍師這兩天紅得厲害，大概裏頭有意要重用他，所以他才這樣吃香，反正這兩天許有點事，不然怎麼會這麼吃緊呢？好在咱們幹一樣不幹二樣，落得舒服會兒，且比他們在裏頭一天提心吊胆的強得多，回頭你先在這裏看我上裏邊去把酒弄來，我今天煮了一隻小雞子，八成也爛了，咱們哥倆在這裏一喝，一聊這個大天，我瞧倒是樂子。」只聽那個又說：「什麼樂子不樂子的，誰讓吃這碗飯呢？這就叫作沒法子，回頭你要去，可是快點回來，不然就剩我一個人，要是真有點什麼事，那我可有點玩不轉，不然你趁這陣天還早哪，你先走一趟，回來再聊好不好？」只聽那個人道：「這也可以，其實不要緊，如果有了動靜，你旁邊不是有鑼嗎？你一篩鑼，裏頭不是就知道了嗎？我這就去，你先在這裏釘一釘吧。」俺就聽得有一個過橋去了，俺一尋思，雖然是剩了一個人，他身旁却放着一面鑼，倘若叫他看見，一時聲張起來，豈不把俺的正事耽誤了？忽然一急，想出一個道理來，俺等那人去遠，俺便從身上取出藥針，藏在手裏，伏在地下慢慢往前，那橋並不怎樣長大，雖然那厮，似乎沒有聽見，且喜已吃俺一針釘在他的肩上，俺便跑過去，把那厮拖過橋這邊，放在一個草堆裏頭，俺又把他的鑼。輕輕放在水裏，旁邊還有兩把刀，也被俺提來扔在水裏，俺剛

剛過橋，取酒的那個已經回轉。那時俺却吃驚不淺，便趕緊縱將過去，也是那厮不會防備，也吃俺一針打個正着，俺便也把他抱到草堆裏，還有些零碎的東西，俺也把他弄清，然後俺才向這裏邊去來，雖然地圖在俺身邊，又不敢用火種去照，只好慢慢往前走去，誰知天假其便，他們今天作事都不在花園，都在什麼緒經樓，」丁立急問道：「這件事，你却怎樣知道這般詳細哩？」小芳道：「所以說是俺時星高照哩，俺原不知道，這裏就是什麼緒經樓，不過因為俺走得尋不出路徑，看見前面有個角門，並沒有人守着，俺便掩身而入，誰知剛剛走進角門，就聽見那邊有人說：「二福子：你還不快點去把着，倘若趁着這個工夫，要是溜進一個人來，你瞧你該吃不了兜着走啦。」又聽一個人笑道：「你不用盡給我念叨這些個，真要是有人進來，你也照樣玩不轉，說是說，我還真得瞧瞧去。」說着便真個走了過來，你們說是巧不巧？他們就在這個會躲開一會兒！俺見他已走了過來，俺便偷偷從牆邊溜了過去，一看裏面一片大房，這裏面却是燈燭輝煌，十分明亮，俺不敢直走過去，便順着牆往前邊繞，前面有的是大牛角宮燈，一看正面掛着一匾額，上面寫着是緒經樓，只見裏面來往的人非常多。俺看那樣子，像有很大的事似的，俺便拿定主義，先不尋那什麼花園子，且在這裏聽聽再說，誰知剛剛湊巧，竟被俺無心撞着，總也是有些天意在內。俺正在尋思怎樣入內之時，只聽一時雲板大響

，便有好些像老公般的人，打着宮燈，引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爺們來，後來聽他們爺呀爺的叫，想必是那位什麼慶王了，這時大家都把這位爺們擁了進去，大概也許是他們一時忘記，外面竟自連一個人都沒有留，俺一時得了這個機會，便冒着險縱上了台階，幸喜那窗子上層，都糊着有紗。看得屋裏是碧清的，俺借着亮光往上面一看，只見上面一根很粗的樑頭，上面頗可容身，俺便輕輕縱了上去，上頭還真極是寬闊，而且得看，只見屋裏原來還坐着一位爺們，那位慶王却站在一邊，大概床上坐的那位，就是裏邊那位了，俺這時原想打進一根針去，了結了他，後來一想，今天之來，原是奉了師父之命，到此暗探的，並不知道師父的意思，究竟怎樣，倘若一旦冒昧，把事作錯，那時恐怕是勞而無功了，因為有這一層，所以俺便忍住了。這時却見那個王向那床上的人道：「這兩天不知裏面可還安靜嗎？」只見床上那人把眉頭一皺道：「咳！總怪咱們作事不狠，倘若在那時，就把他們一網打盡，這時豈不少了多少麻煩，現在他們在外頭，雖然是沒有什麼舉動，究竟心裏總有些不安穩，昨天聽見雲氏兄弟說：「山東兗州有人來說，大概那十七的現在那裏。」昨天我派那雲氏兄弟，去到兗州辦理，你看這事情怎能叫人放得下心哩！你們這兩天，可想出一個辦法嗎？」那王正待回答之際，只聽一陣噪雜，從外面跑進幾個穿灰色長袍的爺們，見了慶王報告，說是在東花園捉住奸細，俺這一嚇，

，慶王說是把那人帶來時候，那爺們說捉住是女的，俺心裏方才落平下去。這時那王也不知向床上那人說了些什麼，只見床上那人把頭點了一點，那王便吩咐那幾個爺們，把捉住的女奸細帶上來，那幾個爺們答應了未往外走時，也不知這時的師兄你却來了，又不知怎的會被他們看見，忽的大家散開，那時俺到吃了一驚，以為他們是張見了俺呢，後來才看出你在牆外那裏藏着，俺又幾乎不會喊出聲來。及至後來師兄打倒了一個，俺方心裏一喜，誰知那姓毛的，竟自那般兇，師兄竟自吃了他的虧，後來看師兄和他們一意廝要，俺又幾乎不會笑出來；後來他們又把張姑娘帶上來，才知道張姑娘是張靈姑，俺原想等一時再下去救你們二位，只因一時尋不出下去的途徑，俺便從那根房樑挪到第二根樑上，誰知這時竟會使俺發現了秘密！」丁立道：「難道他們又說了什麼？被你聽見了麼。」小芳道：「豈止是淨聽他們說呢？並且還看見了希奇的事哩！原來那屏風之後，並不是門，却是一個很大的寶座，俺看那人到了後邊，便向那慶王道：「我想五月初五咱們還是在這裏說一說吧！這裏比花園那邊還機密些，」說完這話，只見人們把寶座一抬，原來底下竟是一個隧道，那人竟帶了些老公似的人們從那裏走了，你看這個可以算得一件機密嗎？」丁立道：「這果然可算得機密，只不知你後來怎樣下來，又是怎樣來救俺二人出險？」小芳道：「提起這話，益發是我們有些造化！」丁立道：「怎

的，你又遇見什麼機會？」小芳道：「俺心要從旁邊找個所在下去，誰知不消俺急得，他們早已把人全都撤去，剎時間那個院子，寂靜得一個人都沒有了，俺真是出乎意料，便從上面跟了下來，說句不怕張姑娘吃惱的話，俺本意只想趁功夫把俺師兄救了，誰知鬼使神差追下來的却是張姑娘，大概他們也是把張姑娘看小了，所以才派了兩個人追隨着張姑娘，俺便不等他們到了屋裏，俺便用針把他們兩個打倒，才救得了張姑娘，是俺對張姑娘把話說清，多承張姑娘幫助俺才得救了師兄，如果不是走錯，救了張姑娘，恐怕到這裏也未必便能這樣得手，你道這不是有天意在內嗎？」丁立道：「果然是好機緣都被你遇着了！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三元店，苗二侉子等已然都起來在院子裏說話了，見了小芳，個個臉上都露出喜色，苗二侉子急忙過來問道：「你們竟會平平安安的回來了。」又向張姑娘一看道：「怎麼張姑娘你也來了？」于是向大家一指引，大家才知道這是張靈姑。苗二侉子急忙向丁立道：「你們是怎樣進去的？可會得着什麼消息？」丁立道要細細申說，只見王先生過來攔住道：「你們先不要說這些不要緊的，咱只問你們會見着周大成嗎？」丁立聽了一楞道：「什麼！他也去了嗎？」王先生道：「他不去，咱說這些幹什麼？」苗二侉子忽的把手一拍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！俺等快快搬出這地方再作道理！」不知因了何事；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當下王先生驚問所以，苗二侉子道：「方才你們不曾見嗎？大成那張字帖？」丁立忙問道：「什麼字帖？」王先生從懷裏把字帖掏出，遞給丁立，丁立接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是：「字稟二位恩師，徒兒此時已去慶王府，倘能有所成功，即時趕回面稟，周大成。」丁立看了，也是一縐眉道：「這個樣子，的確他是去了，只是怎的會未曾看見他呢？」又向苗二子侉道：「就照這個字帖兒看，大成也不過背着你老二位，私探王府，爲什麼要搬家躲避？你老可以說說嗎？」苗二侉子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雖然遇事精明，這件事你却未曾看透，大成這個孩子，雖然年紀不大，閱歷不深，自己却是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前天走天津衛，就是他私自出去鬧事，不然怎的會認識張姑娘，昨天俺看王先生派了你們之後，先時他臉上還有一些不願意之色，後來你們兩個走了之後，他依然是談笑自若，俺還以爲他真個想開了，便不會留他的神，誰知他竟自半夜裏跑出去了，不是王先生看見字條，大家還不知他上那裏去了呢？你們想京城裏面，比不得旁處，地面非常之大，他又不知慶王府在什麼地方，況且就是到了那裏，裏面能人是多的，就憑他一個，那能找出便宜來？倘吃人家捉住，用刑法一收拾他，他可能吃得住？他一定會

說出俺等住處，那時豈不是滾湯潑老鼠，一窩都是死麼？」丁立還未曾答言，只見東方德把手一拍道：「俺也想起來了，還是快快搬了的好，還是快快搬了的好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你們只曉得搬，我們究竟搬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正是招待大家的那個大漢韓光，張靈姑見了，便向他喊道：「韓光：你可是有什麼事情嗎？」韓光見了，急忙過來行禮道：「原來姑娘已然到了，我方才從街上來，却看見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昨天和衆位在一起的那位小朋友，今天騎了一匹大白馬，同着許多在官應役的爺們，一齊從這裏過，往提督衙門去了，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出去的，因為我是姑娘之命到這裏伺候衆位的，我故此趕了回來，報告大家知道。」苗二侉子聽了，急忙向王先生道：「這一定是大成昨天誤入什麼地方，被人捉住，今天解往提督衙門，俺想大家還是先走的爲是，倘若不然，他們要到了這裏，雖然不見得就將俺等怎樣？究屬有些不便，依俺說時趁着大家尙不曾受甚玄虛，趁早走了的好！」王先生急的把手一拍道：「我倒想起一個去處來了，你們衆位，就和俺走一遭吧！」於是叫過店家，告訴明白，倘若我等去後，有人到這裏訊問時，你便說他們全回山東去了，」店家答應，大家忙把東西收拾齊全，跟着王先生走了出來，剛剛拐出胡同，只見前面塵土飛揚，有十幾匹馬從前邊跑了下來，苗二侉子急忙把大家衣裳

一拉，全都貼牆站着，只見四五個做公的打扮，全都騎着馬，隨着周大成一齊進了胡同，苗二侉子急向王先生道：「俺等可以快快走了，於是大家隨着王先生一直走了下去，出了永定門，走過了岔路，苗二侉子便向王先生道：「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？你可以說一下嗎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昨天我不是就向大家說過嗎？我有一個很靠得住的朋友，就住在這邊大紅門，我想此時除去找他，更沒有可找的人，不知你們以為怎樣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既有這樣去處，那還說什麼？只不知道這個人可是我們道中人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豈止是我道中人，並且可以說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便快去再說吧！」路卜韓光向張靈姑道：「不知昨天姑娘到那裏是怎麼一個情形？」張靈姑便把昨天晚上怎麼進去，怎麼出來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韓光聽了向小芳看了一看道：「這位姑娘，真可以說胆大心細，武藝出羣了，那慶王府能人極多，像那個姓毛的，不過捏頭一個小教習，然而要不是憑着藥針打得準，恐怕三位打他一個也未必能夠得手，聽說裏面本事最大的要算一個南邊人姓什麼計？叫什麼萬年，幸虧這次沒有遇見他，倘或要是他的話，恐怕就比這毒針利害，也未便能收效……」剛剛說到這裏，只聽王先生一聲長嘆道：「倘若周大成有個三好兩歹，怎樣對得起他的父母家裏人？」韓光又向張靈姑道：「不知怎的反倒走到咱的頭裏？這要不是老佛爺保佑，鬧出點事來，咱

怎樣回去告訴老當家的？」張靈姑聽了臉上一紅道：「這件事都要怪我貪功，晚上大家在店說話的時候，我就在那裏頭窗戶上聽着，後來聽了你們只派了丁立和曹姑娘兩個，那時我心裏就有些痛快，雖然他二人就敢深入險地，豈不是白白的把他倆命斷送？我想趁他們還未曾走之先，我先到慶王府走一遭，倘若能夠先探些消息來，便可以攔着他們，不再容他們去，如果不會見着他們，在那裏出了什麼險事，我也可以幫他們一幫，不致讓他們吃虧，誰知事情偏偏相反，我到那裏剛剛走到那邊花園，一看裏面黑洞洞的連一點燈亮都沒有，那時我要不下去就對了，也是我一時大意，打算從那裏打穿過去，誰知他們裏面早有埋伏，在輕輕往下一跳，就吃他們用軟網把我兜住，這要不是曹姑娘趕來救了我，那才真正要羞死人哩！」正說話間，只聽王先生說道：「我們今天投奔這裏，已是山窮水盡，倘若我所找的人，他要是不在家便當如何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如果他不回家的時候，那時俺等便先找個地方度過今天，明天再想辦法就是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只好是這樣辦吧！」說話之時，大家穿過了一個樹林，忽然從林子裏跳出一個人來，往前邊一撞，大家不會防備，鄧叔寶竟被他撞出有十幾步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這人身高在七尺開外，漆黑的一張面皮，赤着個膀子，露出一身漆黑的肉，底下穿了一件山東老串的單袴，光着腳穿了兩隻搬尖酒鞋，手裏拿了一個蒲扇，年紀也就在三

十上下歲的樣子。苗二佬子見了，暗暗道了一聲好個精壯漢子，這時鄧叔寶已然從地下起來，惡狠狠向那漢子道：「你這厮怎的這般無禮！難道你這厮連一低頭走路抬頭看人，都不懂得麼，你怎的便把俺撞了一交？」那漢子聽了哈哈笑道：「你這才說得怪，你說我沒有低頭走道兒抬頭看人，那麼你就不是人？你怎麼會撞到我的身上呢？既是你被人撞倒，你就該一聲不語，爬起來各走各的路，你向我說理幹麼？難道還要讓我給你賠個不是是怎麼着？要依我說，你還是趁早走了強的多，不然恐怕這個地方，你許討不出便宜來！」鄧叔寶那裏還忍得住，便喊一聲道：「你這黑厮，真乃無禮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當胸就是一拳，那漢子見了也不躲閃，只喊道一聲好，身子一偏，叔寶一拳打空，因為用力太猛，連着自己身子都擺了一擺，那漢子身手更是來得快，輕輕的捱過手來，只往那叔寶腕子上一點，那叔寶登時覺得混身一麻，四肢無力，當時摔倒在地，那漢子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憑你這樣本事，也敢到這個地方來找便宜，你真是瞧得我們一點不值了！」說完又是一個冷笑，這時怒惱陶定邊，狂喊一聲道：「黑奴怎敢傷俺弟兄，你走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一拳當頭打到，那漢子一見，喊到一聲來得好，那漢子哈哈一笑道：「不要說是你，像你們這一羣恐怕也未必找得出便宜去，」陶定邊一聲狂喊道：「黑厮休得拿大話欺人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一拳當胸打到，那漢子往旁邊一

閃，左手往起一托陶定邊右手，進步一拳，打在脇上，陶定邊站不住腳，倒退五六步栽倒在地，那漢子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呦！沒捧着麼？快快起來吧！我說你不行，你一定要試試，你瞧怎麼樣？」苗二侉子和王先生這時已然看出這個漢子，不是等閒之人，並且不是和自己這班人真是爲難，正待前去和他講理，只見吳七早已托斧出去，往當場一站，高聲喊道：「黑小子，你休得張狂且來和俺比試再說！」那漢子見了把手一拍道：「怪不得昨天老郝給我相面，說俺要走運了，今天果然走運了，打來打去，倒打出這樣個大小子來！大小子，如果你要不上別處去，請你跟我走到我們家，叫咱爸爸瞧瞧你，你瞧好不好？」吳七一聽，呸的一聲道：「黑小子你休得滿嘴胡說，且吃俺一斧去！」說着就是一斧砍下，那漢一見，往旁邊一閃道：「怎麼？玩來玩去倒玩出傢伙來了？我要是一動傢伙，就算輸給你了。」說着一轉身讓過斧頭，輕輕把斧柄攏住，吳七雖然力大，却禁不住他這一揪，再想從他手裏奪出，怎樣用力，也休想動他分毫，那漢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小子你倒是用勁兒呀，咱們這不是玩哪嗎？」說着哈哈又是一笑，吳七這時掙得臉紅頸子粗，心裏有氣，嘴裏說不出，只一個勁兒往回扯，苗二侉子剛要進前說話，誰知旁邊小芳早已氣憤不過，就趁兩個正在用力回扯時，便喊叫一聲著，隨着把手一揚，一根藥針早已打出，苗二侉子和王先生喊使不得，但是藥針已然打了出去，就

在這一剎那間，只見從樹林子裏頭嗖的聲縱出一人，橫身一脚。照定那大漢踢去，那大漢本來和吳七正在拚命向後奪那把斧頭，並不會看見有人用藥針打他，更不會防備後面會有人踢他，這一腳端個正着，一時吃力不住，身形往後一閃，退出足有十幾步，就在他身形一幌的時候，那根藥針恰恰打到，至多不差三五分遠近，便會打中面門，苗二佬子和王先生大家見了，不由齊聲喝了一個采，那漢子還以為替他喝倒采，便不由得大怒，睜眼一看，吳七早已拉了斧頭跑回，在那邊擦汗，再往旁邊一看，就在自己旁邊，站了一個小矮子，大約至多不到三尺高，寬下裏彷彿也有二尺多，留着長髮，一臉淤泥！身上穿着一身布褲褂兒，脚下穿着兩隻酒鞋，背上背着一個小黃包袱，一把雨傘，滋着雪白的牙，向着他笑，他那裏認得這是什麼人？便把眼睛一瞪道：「你這個地裏丁，放着好生路不走，却怎的踢了我一脚，想是你活着不耐煩了。來吧，待我來成全成全你！」說着往前一探身，向那矮子就是一掃掌腿，那矮子見了微微一笑，往起一縱身，那漢子腿便掃空，矮子往前進步照定大漢站住的那隻腿上，輕輕又是一掃，那大漢便咕咚一聲，便像倒了半座山嶺相似，那矮子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道：「這不算，這不算，起來再比！」大家不由喝了一聲好，誰知那漢子便躺在地下罵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好兒，回頭我叫你們一個都不用活！」那矮子向他點手道：「你倒是起來呀，俺洛子不會打睡了地下。」

的人！」那大漢在地下喊道：「想不到我今天會壞在你這麼捨命不捨財的老西兒手裏！」那矮子道：「洛子捨財不捨財，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倒是站起來呀！」那大漢在地下躺道：「我不能起來，你要是打算和我過不去，我就在這裏等你！」那矮子道：「你因為什麼不起來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幹麼起來？我起來也幹不過你，還是躺下還是你乾脆就着在地下打吧！那矮子聽了，不由哈哈一笑，苗二侉子等也跟着笑。那矮子笑道：「你只管起來。洛子也不和你打了。」那大漢聽了才從地下爬了起來楞楞的站在那裏，那矮子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因為什麼大清早晨和這一般在這裏打架？你要說得有理，洛子就放你過去，碰巧還許幫你一個忙兒，要是你沒有理呀，你就怪不得洛子，就要打發你回去！」那大漢道：「你要問我姓李，我叫李大勇，人家送給一個小外號叫今世無窮，今天是我師父讓我出去買點東西，不想走在這裏，碰見了他們，他們自不小心，摔倒在地，却攔了我，不依不饒，這就是實話，你幫我個忙兒，咱們打個熱鬧的吧？」那矮子又問道：「你師父叫什麼？」李大勇道：「你問我師父幹什麼？這個我可不能告訴你。」矮子道：「你告訴我，我好幫你打他們。」李大勇道：「因我師父告訴我，不許告訴別人，倘若背着老人家說了，他要知道了，我就活不了啦！」矮子道：「你只管告訴我，洛子不向你師父去說，你師父怎能知道？你只管向洛子說好了。」李大勇又

想一想道：「你可不許跟我師父說，也不許跟別人說，你還得幫着我打他們，」矮子道：「全都依你，你就快說吧！」李大勇道：「我師父他也沒有說出他是什麼地方人，我就知道他外號叫鐵臂老龍神，李大勇話猶未完，只見那矮子忽的把臉上一變道：「你師父臉上可是有一個金錢大的疤痕？」李大勇把手一拍道：「對呀！你怎麼知道？敢情你也認得他呀？得啦，你幫着我打他們吧！」那矮子把臉色又一變道：「好！你先帶洛子去找你師父，回頭真幫你打他們，你瞧怎麼樣？」王先生把苗二倖子一拉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他們所說的鐵臂老龍神，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個朋友，看他這個神氣，似乎是合他有仇一樣，既然被我們遇見，我們便應幫他才是，只是有什麼法子？可以把他們從中攔住？」苗二倖子把眉頭一縐忽然一笑道：「有了！」這時那李大勇道：「你要不幫我，你就走你的吧！我也不能領你去找我師父。」那矮子一聽，忽的把眼一瞪，一陣冷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不領我去嗎？那洛子就要對你不住，找不着你那師父，先拿你試試手也是好的！」說着，劈面就是一掌，苗二倖子和王先生齊喊一聲不好！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只聽樹林子一聲狂喊慢動手，跟着由裏面跳出一個人來，快得彷彿像個飛鳥一般，聲到人到，竟到中間把李大勇和那矮子分開有個十來多步！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這人身高足有七尺，細腰窄背，穿了一身藍綢子褲褂，通紅臉堂，在左額角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的

紅袍，鬚髮全白，看那神氣，約有七十左右，手裏拿了一個蒲扇，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，王先生看了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喂！你們看見了沒有？這個就是方才那個大漢子的師父，也就是我要領你們去找的那個鐵臂老龍神，等我過去招呼他一下。」苗二侉子急忙攔住道：「你老先慢着，人家那裏話還沒有說完哩！」王先生一看，那個矮子可不是正在和那老頭子說話，聽那個矮子道：「姓婁的，今天洛子既然遇見了你洛子就要報當年一掌之仇，你如果怕死在洛子手下，你就當着大家，跪在地下向洛子磕三個響頭，洛子念其你這樣年紀，饒你不死，如果不然，你就要和洛子較量較量，姓婁的你就快來領死吧！」說着往前一進步，迎面就是一掌，只見那老頭兒，果然身手不弱，輕輕往旁邊一閃，那一掌便打在空中，雙拳一抱，笑着向矮子道：「黨老弟：你怎麼還是這樣大的氣性，俺現在老了，不能動手了，就是老弟一掌把俺打傷，也顯不出老弟你的本事來了，如果肯其念俺年老，放俺師徒過去，俺一定擇個日子，去向老弟陪禮！老弟：你就瞧俺一個年老糊塗吧！」那矮子道：「姓婁的；你不要以老賣老，洛子不買你這本老賬！且吃這一拳去！」說着一掌當胸又到，苗二侉子急向王先生道：「你看他們已然動起手來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時就是要攔，恐怕也來不及了，且看看他們究竟怎樣再說吧！」這時只見那矮子一掌已劈面向那老頭兒打去，老頭兒也不閃躲，看見掌到面門，輕輕的把

一頭偏，矮子一掌便空，急忙收回掌來，往旁邊一掃，進步一個穿掌，直往老頭兒胸前打來，掌已臨近，只見老頭兒把胸口往裏面一縮，矮子用力過猛，身子往前一欠，身形兩幌，纔得站住。老頭兒微微一笑道：「俺已讓你三招，你也可以收了吧！」矮子把眼一睜，陡的往起一跳，足有七八尺高，一聲狂喊道：「誰要你讓，你有什麼只管使出來，今天不是你，就是我！」說着，身形往下一矮，兩個拳頭便像雨點一般往前面打來，老頭兒只是一味躲閃閃絕不還招，那矮子却只是有進無退，約摸着打了足有半個時辰，大家再看，那個矮子力氣已然不似先前那樣狂猛，老頭兒却仍然臉色不紅，氣息不喘，王先生向苗二侉子道：「你看這才是真工夫哩！」這時那李大勇忽的一聲喊道：「小矮子你別不害羞了，我師父讓你這老半天，你還這樣一個勁兒沒結沒完，難道你跳起來，誰就怕了你嗎？」話猶未完只見那矮子就着往下一落的時候，竟從身後撤下那根破傘，趁勢就往前一擠，那根傘竟根立了起來，原來那根傘竟是鐵的，使的和風車一般，直往那老頭兒下三路攻來，老頭兒見了把眉毛一縷道：「姓黨的，你怎的還是這樣億賴，與俺這老邁無能的下此毒手，這就休怪俺要對你不起了！」一邊說着，一邊往後讓，却從腰裏取出一根不足一尺的烟袋來，隨手隨勢的招架着他那根破傘，有了工夫，還要點那矮子腰裏一下子，戳那矮子腿上一下子，功夫一大，只見那矮子兩鬢汗流，眼睛瞪

得有飽子那樣大，脚下步數，也透出亂無次序，苗二侉子向王先生道：「你看這矮子，大概要離輪不遠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那還用說，要不是那位妻老英雄讓着他，只怕他這時早已輪給人家了。」正說着只見那矮子往裏邊一進身轉過傘柄，對定老頭兒胸前就扎，只見老頭兒輕輕一閃，早已走在那矮子身後，就勢用煙袋鍋兒往外一兜，矮子那傘，便鉤在老頭兒烟袋上，休想再動得分毫。那矮子見弄不出自己兵器，不由仰天一聲狂喊，撒手扔了手裏傘柄，往後一退身，把眉毛一擰，一陣冷笑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姓婁的，總算你的時氣好，不該命喪洛子之手，想我洛子自從十二歲闖蕩江湖，從不曾丟人現眼，却不想兩次都現在你的手裏，今天既是戰你不過，將來這仇，恐怕也要報不成了，不如成全了你吧！」說着一彎腰從身上掏出一根鋒薄雪亮的手叉子來，對定咽喉便刺，那老頭兒要待喊聲使不得時已是不及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忽的從老頭兒身後飛來一枝袖箭，不偏不歪，正正打在那矮子拿叉子那個手上，矮子覺得手背一麻，拿叉子那手，就吃不住勁一鬆手，叉子掉在地下，大家不由齊聲喝了一個采，王先生知道是小芳所打，便回頭向小芳道：「你快跟我過去，看看怎麼樣吧！」這時那老頭兒也看見王先生，便咧了一聲道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我早就來了，您手裏脚下可真可以呀！」老頭兒把頭一搖道：「別笑話人啦，這還算是功夫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我本打算造府相

撥，却不想在此地相遇，不知你到這裏來作什麼？」老頭兒微微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都是爲了這個孩子，才招出這些來！不瞞你說，自從那年俺與你分別之後，就有朋友給俺荐了這個徒弟，俺原想不收留，朋友再三說好話，俺不得已才把他收下，誰知這個孩子，天真爛漫，什麼都不懂，好容易交了他幾手功夫，叫他出外不要招事，誰知他今天偏又多事，倘若不是你們相助，豈不又使俺多層罪過？」王先生當時向苗二倅子引見道：「這位是苗正義，這位就是我向愆常提的那位鐵臂老龍神婁廷玉妻老英雄。」當下二人見過，王先生又替大家一一見過，婁廷玉道：「俺一向也曾聽王爺對俺說過，打算到外省去訪幾位朋友，這才多少天的事，竟會引了這些人來，足見有志者事竟成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位山西朋友，我看他武藝也還說得下去，只不知怎樣當年結仇？」婁廷玉道：「說起結仇，真是不值一笑，當年俺在山西路上，也曾走過幾年鏢，仗着朋友們關照，却不會出過醜，有一天也是合該出事，俺因同了一位朋友到河南少林寺去訪鐵杖長老，有一隻鏢，俺便派了一個徒弟二十名夥計押了下去，誰知這個徒弟，年紀太輕，不按鏢行規矩，走到大同府就把一隻鏢失去，這位劫鏢的朋友就是這位朋友了，這位朋友，那時在山西一帶，大大有名，他姓黨，他叫天羅傘黨明，黨德太，所有吃鏢行飯的人，都要向他遞個帖兒，他確是夠得上一個朋友，凡是投過帖的鏢行，從不會在他管的地面裏

失過事，後來俺聽見這個信息，便連夜趕到大同府去見他，誰知他閉門不見，却叫人傳出話來，打算要回鏢銀，除非把他打倒，俺想「強龍不壓地頭蛇」，況且自己又是吃這碗飯，何必傷他，再者他又是一個了不得的脚色，結識了他也方便些，於是俺又託出朋友來去和他說，誰知他竟執定前議，俺那時也是百十號人的一個頭目，就是自己再能忍一些，恐怕旁人也不會答應，這才告訴他的日子，定期比試高下！」二人見面之後，便當着大家說明，兩人比試，誰都不許旁人動手，如果他要是把俺打敗，俺便撕了鏢旗砸了鏢車，從此不再吃這碗鏢行飯，他要是被俺打敗，從此收了他的局面，退還俺的鏢車，償還俺的鏢銀，並且還要到俺的家裏，給俺磕頭，拜俺爲師，說完之後，兩下裏擊了掌，這才開始動手，不是向老弟說句大話，那時俺實不會把他姓黨的放在心裏，誰知道一動手之後，才知道他手裏實在可以，那時俺便用盡全份力量和他對付，後來把兩旁看的人，差不多全瞧愣了，俺那時一想，俺若不拿出看家本領，恐怕時間一長，還許敗在他手，幸虧俺和鐵杖禪師學過救命三掌，這時實在被迫無耐，才想起用掌法來，那時他也是不會防備，吃俺一掌將他左脇打傷，當時俺又託出朋友來把鏢車要出，向他告了罪，然後才回到北京，從那一回起，這山西一帶的鏢，俺就托給興順鏢店柯雲龍代走，就算是各不相犯了，這事大概也有十幾年了，誰知他仍是懷恨在心，不肯放鬆於俺，恰

恰今天便在此相遇！這一來倒越鬧越深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依我說這件事沒有什麼難辦，現在把他先扛到您的家裏，然後我自有法子，總可以讓您把這事化沒了，您看如何？」

「婁廷玉道：「如果能夠那樣，是再好沒有，不過，俺的住處太小，恐怕諸位受了委屈！」

「王先生道：「您說那裏話，我們現在已至窮無可歸，只要有個地方安身，就感激不盡了，還說什麼避屈不避屈，實在您是過謙了！」

大家過去把黨明拉了起來，給李大勇背在背上，大家這才跟着婁廷玉走去，走了不遠，前面有一座破廟，婁廷玉道：「這裏就是俺的住家了。」

過去把門推開，大家來到裏面一看，原來是座關帝廟，北殿三間，供着佛像，東西各三間配殿，院子裏頭，擺着許多刀石之類，婁廷玉道：「請諸位到東間去坐吧！」

大家進了東配殿，一看裏面神像已然不見，正中間牆上掛着一對雙鉤，屋裏除去幾張長板凳之外，並沒有什麼擺設。婁廷玉正在讓座之際，只聽院裏撲咚的響了一聲，急忙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大個兒李大勇把黨明已然扔在地下，婁廷玉急忙叫他把黨明抗進屋裏，婁廷玉便向王先生道：「這姓黨的想是受了毒藥傷，不知你們那位所打，身上可有解藥？」

小芳聽到這裏，向前搭話道：「老前輩，那人是俺用藥針所傷，俺這裏隨身帶有解藥，請你老給找一碗涼水來吧！」

婁廷玉叫李大勇出去找來涼水，才待往裏頭灌時，只見王先生上前一把攔住道：「且慢！」

婁廷玉急忙問道：「不知王爺為何

「攔住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方才我看他那神氣，似乎合您有勢不兩立之意，倘若這時把他救醒，他要是還和您決鬥，或是他自行短見，您可有什麼法子麼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不知你老打算怎樣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要依我說，這位朋友，既不是什麼下路不法之徒，不過和您全是意氣之爭，最好能夠想個法子，把他勸好，能夠讓他和咱成了一氣，這件事就好辦了。」婁廷玉點了點頭，就見苗二侉子搶了過來道：「這件事全在俺的身上，最好你們大家此時全都走了出去，屋裏只賸下苗二侉子，苗二侉子拿過解藥和涼水，替黨明送了下去，不一時，只聽他肚腹之內，一陣作響跟着一翻身，坐了起來，抬頭一看，不由臉上現出一種驚愕之色，便向苗二侉子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的把落子弄到此地？」苗二侉子笑了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先別着急，聽俺慢慢告訴你，俺姓苗，名子叫作正義，你方才不是和姓婁的在樹林子爭強來嗎？俺是從此路過，看見你鬥那姓婁的不過，正在拔刀自了的時候，俺見你實是一個英雄，所以俺才叫俺徒弟在你手背上打了一毒藥針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俺又向那姓婁的問，俺才知道你們當先結仇始末，俺一聽他所說，你所做所為，全不失漢子所為，俺一生只好交個血性男子，所以才把你救了過來，但是不知你現在的意思是怎樣？」黨明聽了，急忙站起向前一揖道：「俺實不知這條命是你老所救，這裏當面說過？俺與姓婁的，原無深仇宿怨，只是爲了正氣，現在既

是有了你老來了結，俺是無不依從。」苗二侉子聽了大喜，便急向窗外叫道：「你們諸位都快進來吧！」大家聽了，便急忙從外邊走了進來，苗二侉子便向婁廷玉道：「老爺，你老快來吧！」婁廷玉搶一步，上前就是一恭到地道：「黨兄，恕俺前番冒昧無禮！」黨明哈哈一笑道：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先前還是俺洛子不是，要是碰在別人手裏，俺老早不交代了嗎？今天言出無毒，從今以後，不准誰再題從前之事，誰要一說從前之事，誰就是婦人女子。」大家聽了，全都十分歡喜，苗二侉子，又和大家介紹過，然後才落坐談話，婁廷玉道：「這位黨朋友，雖然和俺從前有些嫌隙，如今已然成爲我道中人了，有什麼話，也無妨直說，大家也可以想個辦法，不知王爺此次到這裏來，可有什麼事嗎？」王先生這時還想不說，苗二侉子在旁邊却早已耐不住，便不等王先生說話，站起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有什麼話，只管說吧！」苗二侉子便把王先生怎樣由宮裏出去，怎樣到山東，結識大家，大家怎樣計劃，怎樣昨天住在三元店，怎地去探慶王府，怎的失去周大成，一一說了一遍。婁廷玉道：「這件事依俺看時，今晚最好再有一人夜探慶王府便可知道端的，這個人總要找一個熟識京城情形的才好，不然恐怕又出了差錯，」說到這裏，大家全都不語，只見黨明站起道：「俺姓黨的今天不知自量，要在衆位跟前，討這個沒臉，京城的地方，雖然不十分熟習，却也還來過幾次，此事俺想去一遭

，不知衆位可信得及不？」婁廷玉不待大家答言便應道：「如果黨爺願去，那是再好沒有，就請辛苦一趟吧！」大家當下見婁廷玉已然答應他，便也不好再說什麼。於是婁廷玉向大家道：「這件事總算全說知了，俺却有一句話要問在當面，不知衆位可肯說出原委嗎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其實這話俺不當說，老英雄既和王先生是這樣的交情，有話只管說出，其實又何必這樣問哩？」婁廷玉道：「既然如是，俺便要斗胆了！諸位此番入京，究竟打算怎樣？無妨說出，俺也可以拿個主意。」王先生聽了，不好作聲，却把眼睛望着大家，苗二侉子便代答道：「你老要問，這件事你老還有什麼不明白嗎？當今這個主兒，他那個座兒怎麼來的，大概你老也必有個耳聞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倒不曾聽說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然你老不曾聽說，俺不妨再向你老說一遍。」遂把宮內傳詔，和改鐵詔之事說了一遍。婁廷玉道：「原來這裏面，還有這許多曲折，不過這件事與諸位進京，有何關係？可否再爲說知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位王爺就是從宮裏走出的皇十七子，只要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，別無話說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這件事雖是難辦，却還可以進行，只是有一件，倘若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，你可敢保你們便不再想旁的道路嗎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件事我却敢保，准保事成以後，全都急流勇退，決不致有別的希望。」婁廷玉道：「既然如是，俺願幫忙到底，就連這位黨朋友，想也一定協助的了？」黨明

道：「衆位大義在先，俺洛子自當追隨在後，如有用俺洛子之處，絕無推辭！」婁廷玉和大家聽了全都十分歡喜，婁廷玉叫李大勇預備酒飯，大家吃喝已畢，二次到屋裏落坐談話，苗二侉子道：「今夜黨爺入王府，探聽舉動，固然是大事，還有一件不大吃緊的事，也求黨爺格外留神，就是俺有一個徒弟，名叫周大成，只因前天暗探王府，到現在不見，倘若是王府遇見這樣一個人，可以把他調出，告訴他俺等現在此處，叫他速到此處來找，」苗二侉子話猶未完，王先生急忙攔住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說法，依我看時，大成這孩子，似乎已歸對方，倘若此時告訴清了你我我的住處，那豈不是自找其苦？最好如果碰見這孩子，不必說明你老是從那裏來的，更不必說清和我等相識，且看清楚方向再說。」婁廷玉在旁邊聽了道：「王爺不是俺說，你的心也忒多了，自己的徒弟，這樣這般信任不及，還是聽苗爺的爲是！」黨明道：「俺自有理會得，」大家又互相談了些各地風土人情，不覺已至黃昏，復又飲酒吃飯，酒飯已畢，黨明收拾好自己東西，向大家告辭，大家都說完偏勞小心，黨明點頭答應自去。再說婁廷玉一見黨明一去，這才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這樣這般心直口快，令徒周某，依俺看時，也一定歸附對方，不過此時不必言明，要知那姓黨的，和俺結仇已深，豈肯便這樣輕輕的言歸於好，一定是因爲自己力量不及，才肯這樣屈心俯就，此去如果見着令徒，俺想今夜此處定不得安生，

見不着令徒，此地也不會平安過去，王爺還真去和他說心腹，那豈不是替他打算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果然老英雄明見，只是這時候，除去這個地方，那裏還有地方可去？如果他們來時，豈不連累了老英雄師徒？」婁廷玉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却不妨事，俺若怕連累，也就不讓諸位來了，今天正好趁着這機會，正好在諸位跟前獻醜，只是要屈尊衆位，恕俺斗胆要調動一切了！」說着先叫李大勇把廟門關了，這才向大家道：「今天夜晚，便是緊要關頭，俺却有個意見，如果不嫌俺造次時，俺便要斗胆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有話只管請講，我可替大家答應全無二意。」廷玉道：「如此俺便要斗胆了！」俺想黨明此去，必不肯爲俺等所用，定然要去告密，說要逃個去處，也不是沒有，不過俺想紙裏包不住火，既是打算在京城裏做一番大事，就不能這樣躲躲藏藏，俺想大家又都有藝業在身，也不怕他人多勢衆，不如大家一齊埋伏好，做個備而不用，倘若他們竟不來時，俺等只當在院裏歇一宵，等待黨明回來，再作計較，倘若他們來時，大家一齊便努力把他們全都拿住，斬草除根，便把他們全都殺了，以便再舉大事！不知諸位以爲如何？倘若不幸竟敗在他人手內，那時俺自有逃生之路，絕不連累衆位吃苦！」苗二棒子道：「如此就好，便請你老吩咐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此地名叫海子大紅門，在這前邊，名叫小紅門，他們如果夜裏出來，必定要從此處經過，這裏最好去兩位，一位要力大，一位要腿

快，力大的可以帶一根絆馬索，一頭拴在樹上，一頭用手揪好，倘若有人從此路過，便用力將他兜翻，腿快的便跑回來送信，這裏大家便可作一準備，但不知那二位願意前去？」大家尚未答言，旁邊大個兒李大勇跑過來道：「師父我去行嗎？」苗二侉子不等婁廷玉說話便道：「行！你的力氣俺是領教過的了，」婁廷玉道：「苗二爺誇獎，還要一位步下能行的？陶定邊道：「小可足下一個時辰，可以走七十多里，不知可以去得嗎？」婁廷玉道：「足以去得，事不宜遲，大勇快些取那絆馬索隨陶爺一同前去！」大勇答應，從東殿裏找出一根大井繩，拉了一拉，不糟不朽，便同陶定邊急急忙忙去了。婁廷玉又道：「這是第一撥，已經安排好了，這就該說預備裏面了，這裏至大方圓不到五畝地，倘若他們來的人多團圍一圍，那時可不好對付，依俺之見，這廟燈燭依然可以不滅，却不要全在廟內死等，最好大家分開，各自防備緊密，總叫他們得到廟前爲是！現在大家便請聽俺支配才好！苗二侉子道：「不勞囑咐，俺等自理會得。」婁廷玉道：「今夜他們來時，不見得一定便會全由正門進廟，也許會從旁處進廟，俺等便可取一個四面八方式，一方有事，只要聽見動靜，四面一齊動手，此處俺最熟，俺願獨當頭面……」婁廷玉話猶未完，只聽華梁向前深深施了一禮道：「你老人家願意自當頭面，自是百無一失，不過俺是小孩子，初來這裏，入地生疎，惟恐一時迷了路徑，現在打算央求你老

人家，把俺放在身邊，一則省却俺臨時心慌，二來也可跟你老人家長點見識，不知你老人家可肯使俺小孩子在旁邊嗎？」婁廷玉道：「便是這樣吧！」苗二侉子道：「且慢，這件事要依俺說，還是俺和華梁站在前邊的爲是！一則婁老英雄雖然地熟究竟年歲大了，不如俺的眼睛好使，二則俺在前面，倘若……苗二侉子話猶未完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：「你老二位不必爭競，依俺說還是俺和華師兄在此爲是！」大家看時，原來正是小芳。婁廷玉把眉頭一皺道：「這正中間是他們來的必由之路，倘若被他們搶了進來，這座廟就不能守了，俺若在此，雖不能說他等絕過去不得，究竟能夠抵擋一陣，你等如何抵得住？」苗二侉子見說使道：依俺說時，可叫華梁跟着你老，俺同小芳另去別路如何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這便是了！苗爺可同小芳姑娘和張姑娘去到廟西樹林藏了，如果聽見這邊有什麼響動，萬不可來，這邊自有俺一人承當。」苗二侉子答應，帶了張靈姑和小芳自去了。婁廷玉道：丁立，金威，你們二位同韓光可到東邊樹林藏起來，如果聽見俺吹起哨子，便從後邊迎頭截住，不可有誤。丁金兩個答應，同了韓光去了。婁廷玉道：「東方德，鄧叔寶你們二位可同吳七爺藏在廟角坎後，倘若俺等敗下，衆位可速來接應。」東方德，鄧叔寶答應帶了吳七往廟後去了。婁廷玉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，這四面已然安排妥了，請王爺隨着俺來！」說時一拉王先生：走入正殿裏來，婁廷玉一指佛像道：

「王爺你看，這佛像後面有一股地道，倘若聽見外面事急，王爺可從此地道出去，這地道原是一口乾井，直通後面坎地，俺等可以在那裏見面，他們見不着王爺，也就沒有題目了。」又向張興霸，尤俊英道：「你們兩個，可以保定王爺，不可距離此殿，下地道之時，海燈旁有火種，可以打亮下去，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却有累你老一人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件事原算不得什麼，只願今夜能夠平安渡過，也好再行別事，王爺千萬緊記，外頭怎樣亂法，千萬不可出來。」王先生答應了，婁廷玉這才同了華梁走出殿來，到了院裏，把廟門拴好，復又從牆上跳了出去，離開廟門一直奔正北，走出約有一里地，才叫華梁站住，找了一個樹林，把衣裳和用的東西都預備好，聽聽天已交更，便偷偷向華梁道：「要來也就是時候了，你且預備好！」華梁答應。這裏暫時不提。單說苗二倖子和小芳張靈姑一直來到廟西，苗二倖子向小芳道：「你的意思打算獨當前面，俺却有幾分明白，你可是爲了大成師兄嗎？」小芳笑道：「二叔說的是，俺總覺得俺師兄不致於那般糊塗，所以俺打算是在前面等他真個來時，俺打算當面問個究竟，倘若他要不像他們所說那樣，豈不冤枉了他，俺的心思原是如此，不想老頭子，偏不使俺在那裏等，却又使俺到這裏來，這時如果周師哥來時，豈不要鬧出別事，只是現在已經沒了辦法。」苗二倖子道：「俺也是這樣說，俺總說他不至於這樣無禮！」剛剛說到這裏，只聽張

靈姑在旁邊道：「二位且慢說話，聽那旁有了脚走之聲向這邊來了！」苗二侉子急忙一攔小芳，才要往樹林裏躲時，只見一條黑影，早已由前面跑了下來，苗二侉子定睛一看，久在一起已然認清來的這個，正是探府未回的周大成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急忙搶一步劫住去路道：「前面來的敢是大成。」那條黑影，立即站住答應道：「正是，你老敢是苗二叔？」苗二侉子一看，果然是周大成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歡喜，急便答道：「正是俺。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？要到什麼去，怎的知道俺等在此？」周大成道：「二叔，這話提起便長了，俺一時也說不清楚，簡略一說吧！俺因為師父差了丁立小芳二位去探王府，獨不差俺等，俺想不如自身去探王府，倘若被俺探出事來，回來也可遮個羞臉，誰知路徑不熟，入府被獲，是府裏再三相問，俺便說出大家踪跡，多蒙那王爺不肯降罪，反向俺說殺官如同造反，而况是背叛王家，豈不要滅門九族？叫俺帶領府裏護衛，到三元店拿獲你老衆位，可以將功折罪，俺一想這話說得也是，倘若辦事不成，牽連在內，將來創坟，鋸樹，罪在不赦，反不如依着他們的話，一則可以減輕自己罪名，二則可以謀個出身，因此便答應了他們，誰知大家到了三元店，已然全都走盡，俺便去回復王爺，王爺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聽其自然，誰知方才俺正從堂簷前經過，聽得上面有人聲響，吃俺一針將他打了下來，誰知把他救醒以後，問起他的來由，他却說是要找俺，俺便把

他推在一間小屋之內，細細盤問，才知道那人姓黨，是師父派他去暗探王府的，俺又從他口內問出師父是在此處居住，便和王爺請了二十名壯兵，六名護衛，來到此地，俺想你老已然這般年紀，還和那姓王的胡亂什麼，反不如隨俺把姓王的拿獲，回去見了王爺，保你老有個官作。」苗二倥子聽到這裏，不由勃然大怒，那裏肯容他往下再說，便惡狠狠的吓了一口道：「我把你這喪盡天良的小畜生！休走吃俺一鉤！」說着一鉤早已當頭劈下，大成往旁邊一閃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苗的，你倒是現鐘不撞撞木鐘，俺向你說，俺所以肯關照你時，不過是因爲擒了你，也沒有好大功勞，所以才不願意拿你，你怎的 reversed 起癡惱來了，真的要不是你在姓王的面前說起俺在天津衛之事，他怎能這般看不起俺？說起來還是壞在你的手裏，你反不依不饒，提鉤便刺，你且休得張狂，且吃俺一鎚去！」說着嘩唧一響，一鎚早到，苗二倥子這時氣得渾身亂抖，恨不得一鉤把他劈死，心裏才覺痛快，躲過一鎚，進步一鉤，用一個刀劈華山勢，向大成頂上劈來，不等大成鎚起，左手鉤用個八方尋蛇勢，向大成頸上掃來，大成剛剛躲過右手鉤，一看左手鉤又到，再想平平躲過那裏能夠，（欲知周大成生死如何請看第四集）



勝國英雄



！翻印！

版權

！必究！

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

逃刑傳 三集

實價國幣一元二角

外埠酌加寄費

著作者 徐春羽
發行者 劉彙臣
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

總發行所

勵力出版社

總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
上海四馬路二〇九號
分社 上海四馬路三〇五號

分售處

上海：四馬路中：百新書局
北京：楊梅竹斜街：新華書局
青島：莘縣路：新明書報社
濟南：西門裏：東海書社

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二年度統一招生試卷

